

第一部

1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一伙子人里面有我，名叫亚历克斯，另有三个哥们，分别是彼得、乔治和丁姆，丁姆真的很笨。大家坐在柯罗瓦奶吧的店堂里，议论着今晚到底要干些什么。这是个既阴冷又昏暗的冬日，阴沉沉的，令人讨厌透了；幸亏没下雨。柯罗瓦奶吧是个奶杂店，弟兄们哪，你们可能忘了这种店铺的模样；如今世道变化快，大家记性也越来越差，报纸也不大有人看了。喏，就是除了奶制品也兼售别的货。尽管店里没有卖酒的执照，但法律还没有禁止生产某些个新鲜东西，可以搀在牛奶中一起喝嘛。比方说搀上速胜、合成丸、漫色等迷幻药，或者一两种别的新品，让人喝了，可带来一刻钟朦胧安静的好时光，观赏左脚靴子内呈现上帝和他的全班天使、圣徒，头脑中处处有灯泡炸开。也可以喝“牛奶泡刀”，这种叫法是我们想出来的，它能使人心智敏锐，为搞肮脏的二十比一做好准备。当晚我们就喝着这玩意儿。故事也就从这儿讲起吧。

我们口袋里有的是叶子，根本没有必要去考虑抢更多的花票子。在小巷里推搡某个老家伙，看他倒在血泊中，而我们则清点捞到手的进项，然后四人平分；也没有必要去店里对全身发抖的白发老太施以超级暴力，然后大笑着，卷着钱箱里的存款扬长而去。俗话说得好，金钱不是万能的。

我们四人穿着时髦的服装，当时时兴黑色贴体紧身服，它缀有我们称为果冻模子的东西，附在下面胯裆部，也能起保护作用，而且把它设计成各色花样，从某个角度可以看得很明白。当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时我的胯裆是蜘蛛形的，彼得的酷似手掌，乔治的很花哨，像花朵，可怜的丁姆拥有一个土里土气的花样，活像小丑的花脸。丁姆待人接物没啥主见，实实在在毋庸置疑是四人中最愚笨的一个。我们的束腰茄克没有翻领，但假肩很大，可说是对同类真肩的一种讽刺。弟兄们哪，我们戴着米色宽领带，料子像土豆泥用叉子扒拉出的花样；头发倒留得不太长，靴子非常坚硬爽快，踢起人来坚强有力。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坐在柜台上的小姐总共才三个，我们倒有四个男的，通常搞成一个为众人服务，大家为一个服务的局面。这些小妞也打扮得非常时髦，格利佛上是紫色、绿色、橘红色假发，每染一次的花费，看样子不低于她们三四个星期的工资，还要配以相应的化妆品，眼睛周围画着彩虹，嘴巴画得又宽又大。她们的黑色连衣裙又长又直挺，胸前别着银质小像章，上面标着男孩的名字：乔、迈克之类。据说那都是她们十四岁不到就睡过的男孩。她们不停往我们这边看，我差一点想说而没出口，只是从嘴角上表示出来：我们三个该过去来一点交欢，让可怜的丁姆留下，只消给他买半升一客的白葡萄酒就可以打发，当然这次要搀点儿合成丸进去，可是那样就不像玩游戏啦。丁姆长相难看，人如其名，笨手笨脚，但是打起臭架来他可是把好手，使起靴子来也很灵巧。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三面墙边都摆着这种又长又大的豪华座位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家伙已经醉酊大醉。他目光呆滞，口中不停念叨着“亚里士多德希望淡淡弄出外向仙客来花变得叉形时髦。”他好像是入了幻境，醉得晕头转向；我知道那情形是什么样子，曾经跟别人一样尝试过；但这次我开始认为那样做太窝囊，弟兄们哪。喝过莫洛可之后就躺倒，心里出现幻象，似乎周围一切都成了往事。的确看得一清二楚，一览无余——有桌子、音响、灯光、男男女女

带发条的桔子

——不过就是似曾相见，如今都已无影无踪了。似乎被自己的靴子或指甲所催眠，同时又好像被老渣滓提起来，像猫咪一样摇动。摇啊，摇啊，直到什么也不剩。丢失了姓名、躯体、自我，却也漫不经心，直等到靴子或指甲变黄，一直黄下去，黄下去。接着灯光开始像原子弹一样爆裂，而靴子、指甲，或者好像是裤屁股上的一点泥巴变成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地方，比世界还要大，当你正要被引荐给上帝时，这一切忽然都结束了。回复到现时现地后仍啜泣着，嘴巴呜呜呜地嘟起。咳，那样很舒服，却很窝囊。人来到世上不只是为了接触上帝的。那种事情会把人的元气、人的潜能统统抽干的。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音响播放着，可以感觉歌手的嗓音从酒吧一端传向另一端，直飘天花板，再俯冲而下，在墙体间飞来窜去。那是伯蒂·拉斯基，沙哑地唱一首老掉牙的旧曲，叫做“你使我的口红起泡”。三个坐台小姐之一，染绿头发的，伴着那所谓的音乐把肚子一挺一收的。我可以感到莫洛可中的“刀”开始刺痛，说明我已经准备好来点二十比一了。于是，我喊道“出去！出去！”，像小狗一样大声地叫嚷，接着挥拳猛砸坐在我旁边的家伙，他烂醉如泥，念念有词的，正好砸在耳朵孔上，但他毫无感觉，继续念叨“电话机，当远远可可变成咚咚呛”。他出幻境酒醒之后，一定感到疼痛的。

“去哪里？”乔治问。

“哎，不停地走，”我说，“看看有什么事会发生，哥们。”

我们跑出门，融入冬夜暮色之中，沿着玛甘尼塔大道走一程，然后转入布斯比街，在那里找到了所期望的东西，一个小小的玩笑，这晚上的生意总算开张了。有一个羸弱的老教师模样的人，戴着眼镜，张着嘴巴，呼吸着寒冬的空气。他手臂下夹着书籍、破伞，正从公共图书馆那边拐过弯来，现在去那里的人已很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少。这年头，天黑之后，很少看到老年中产阶级出门的，本来警力不足，又有我们这批好小伙子神出鬼没的，因此这位教授模样的人，可以说是整条街上惟一的行人。我们于是走近他，毕恭毕敬地，我说，“借光，老兄。”

他看到我们四个那副不声不响、礼敬有加、满脸堆笑的样子，便有点害怕。但他说，“哦，什么事？”嗓门很大，像老师上课，好像要向我们表明，自己并不害怕。我说：

“看到你夹着书本嘛，老兄。如今碰到有人还在看书，真是少有的开心啊。”

“噢，”他浑身颤抖着说。“是吗？我明白了。”他轮番打量我们四个，好像自己闯入了一个笑容可掬、彬彬有礼的方阵之中。

“对，”我说。“请让我看看夹着的是什么书，我很感兴趣的，老兄。这个世上我最最喜欢的就是一本干净的好书啦。”

“干净，”他说。“是干净吗？”此刻彼得夺过这三本书，迅速传阅开了。只有三本，我们每人看一本，除了丁姆以外。我拿到的那本是《晶体学基础》，打开后我说：“很好，真高级，”不断翻动书页。然后我大吃一惊惊地说：“这是什么？这个脏词是什么？看到它就让我脸红。你让我失望，老兄，真的。”

“可是，”他试探着，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。”

“咳，”乔治说，“我看这里是真正的垃圾：一个词 f 开头，一个词 c 开头。”他手里的书是《雪花的奇迹》。

“噢，”可怜的丁姆说，他在彼得的身后瞧，而且像平时一样言过其实，“这里说了他对她做了什么，还有照片什么的呢。嗨，你只不过是思想肮脏的老放屁虫。”

“像你这种年纪的老头嘛，老兄，”我说着开始撕手里的书本，其他人也跟着效仿纷，而丁姆和彼得抓着《棱面晶体系统》在拔河。老教授模样的人开始大喊：“书不是我的，是市里的财产，你们这样无所顾忌，你们在破坏公物……”他试图把书本抢

带发条的桔子

回去，这真是可怜。“应该教训你一顿了，老兄，”我说，“没错的。”我手里的这本晶体书装订得很结实，难以撕破，尽管很旧了；大概是讲究结实耐用的时代的产物，但我还是把书页撕开，一把一把像硕大的雪片一样，向大声疾呼的老头没头没脑地扔过去。其他人依样画葫芦，丁姆则上窜下跳，小丑本性大暴露。“拿去，”彼得说。“玉米片的大鲭鱼，给你！你这个看脏书的下流胚。”

“你这调皮捣蛋的老头，”我说，接着我们开始戏弄他。彼得抓住双手，乔治把他的嘴巴绷得大大的，丁姆把假牙脱出来，上下腭都脱。他把假牙扔在人行道上，我照样用靴子踩踏，可那鬼玩意儿硬得很，是某种高级树脂新材料做的。老头开始咕噜咕噜抗议——“喔哇哇”——乔治也就松开绷嘴唇的手，用拳猛揍了一下没齿的嘴巴，老头顿时狠命呻吟开了。弟兄们哪，血就涌了出来，啊！真好看。我们当时把他的外套扯掉，只剩下背心和长内裤（很旧的，丁姆几乎笑掉了牙齿），然后彼得潇洒地踢了大肚皮，我们随后把他放了。他跌跌撞撞地起步走了，其实上，这次不是什么太狠命的推搡，他发出“哦哦哦”的声音，不知所在，不知所以。我们痴痴地笑着，把他的口袋翻转过来。同时丁姆举着破伞到处乱跳。口袋里东西不多，几封旧信，有的早在一九六〇年写的，上面有“我最最亲爱的”之类的废话；一个钥匙圈，一支漏水的旧钢笔。丁姆中止了他的“破伞舞”，当然，他得大声念信，好像要告诉空荡荡的街道他还识几个字似的：“我的亲爱，”他朗诵道，用这种大嗓门，“你出门在外，我会思念；夜间出去，要注意冷暖。”接着他放声大笑——“哈哈”——假装用信纸去擦屁股。“好啦，”我说，“算了吧，弟兄们哪。”这老头的裤兜里，只有很少的叶子（也就是钱），不超过三个戈里，气得我们把乱糟糟一把硬币撒播得到处都是，因为它跟我们已经拥有的花票子相比，简直微不足道。接着我们摔破了雨伞，撕破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布拉提，迎风播撒开，也算打发了这个教师模样的人。我们所做的，真得算不了什么，但这仅仅是今晚的开场白而已，我并不是向你或你的人辩解这事。此刻加料牛奶泡刀里面的“刀子”开始兴风作浪了。

接下去要做善事，那是卸掉部分叶子的一种手法，以便逼迫自己更有劲头去人店洗劫。况且它也是预先收买人心、洗脱罪名的妙计。于是，我们进了艾米斯大道的“纽约公爵”店。雅座中果然有三四个老太太，在用政府布施款喝黑啤。现在我们成了很好的小伙子，向大家微笑着做晚祷，可这些干瘪老太婆开始不安起来，青筋暴起的双手端着杯子颤抖起来，把啤酒点点滴滴洒在桌子上。“别捉弄我们吧，孩子，”其中一个脸上积有千年的皱纹，她说，“我们不过是穷老太。”但我们只是磨磨牙齿，唰唰唰，坐下，按铃，等待仆欧（仆役）过来。他来了，神情慌张，在油腻腻的围裙上擦手，我们点了四份退伍兵——退伍兵就是朗姆酒掺樱桃白兰地，当时喝它的人很多，有的人还喜欢添加少量酸橙汁，那是加拿大喝法。我对仆欧说：

“给那边的穷老太太来点营养品。每人一客大杯苏格兰威士忌，再弄点东西兜着走。”我把一口袋叶子都摊在桌子上，其他三人也照样做了，弟兄们哪。于是，老太太们得到了双份的高度金酒，她们胆颤心惊，不知道做什么事，不知道说什么话。其中一个放出一句“谢谢小伙子”的话，可以看出，她们以为不吉利的事情就要发生。总而言之，她们每人得到一瓶扬基将军干邑白兰地，可以带回家，我还出钱给她们每人订购一打黑啤，第二天早上送货上门，并让她们把臭婆娘家庭地址留给柜台。剩下的票子嘛，我们把该店家的肉馅饼、椒盐脆棒、奶酪小吃、炸土豆片、长条巧克力全部买下，弟兄们哪，这些也是赏给老太婆们的。接着我们说声“等着，一会儿回来，”老虔婆们还在念叨：“谢谢小伙子；”“上帝保佑你们！”而我们则一文不名地出了店

堂。

“让人觉得特爽快，”彼得说。可以看出，可怜的笨伯丁姆仍然没有弄明白，但他一声不吭，生怕被人称作傻冒的无脑巨人。好了，我们拐弯抹角到了艾德礼大道，却有这家烟糖商店还开着。我们已经将近三个月没管他们了，整个街区总体上比较宁静，所以武装条子、巡警不大来这一带；他们这些日子主要在河北区域活动。我们蒙上面具；这是新产品，非常好使，做得很地道。面具使用历史人物的脸谱，购买的时候店家会告诉你面具所扮演的名字。我戴迪斯累里，彼得戴猫王普雷斯利，乔治戴英王亨利八世，可怜的丁姆戴着一个诗人的面具，叫做什么雪莱；这种面具化装得很逼真，毛发俱全，是用一种特种塑料制成的。而且用完后，还能卷起来，塞进靴统里去。我们三个走了进去，彼得在外边望风，倒不是外边有什么可以担心的。我们一冲进店，就向店主斯洛士扑去，这家伙长得像一个大葡萄酒果冻，一眼看出情况不妙，就直奔里屋，里面有电话，可能还有擦得锃亮的左轮枪，六发肮脏的子弹装得满满的。丁姆如飞鸟一般快捷地绕过柜台，把一包包香烟撞向一大幅广告剪贴，上面是一个乳峰高耸的小妞在宣传新牌子的香烟，满口大金牙向顾客闪耀着。只见幕布后有一个大球在滚动，方向是里屋，是丁姆和斯洛士你死我活地扭打成一团。接着可听到喘气声、哼哼声、踢脚声、东西倒地声、咒骂声，再就是玻璃破碎的咣咣声。斯洛士之妻好父在柜台后被吓呆了，可以想见，她随时会喊杀人啦，因此我飞快地跑到柜台后抓住她，她可真是一个大块头，浑身散发着香气，大奶子上下跳动着。我用手捂住她的嘴，防止她喊死喊活，呼天抢地，但这母狗狠狠咬了我一口，反而轮到我狂喊一声。然后她张开大嘴巴，挣扎着高声报警。嗨，我们想，她必须用台秤砣子好好砸一砸，接着用開箱子的铁撬敲一敲，如此这般，红血老朋友就流出来了。随后我们把她放倒在地板上，把布拉提扯去取乐；轻轻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一顿靴子踢，她就不再呻吟了。看到她躺着，袒露着奶子，我就考虑要不要动念头，但那是后来发生的事。于是清理收款机，那晚上可真是收获不少，每人拿上几包最好的极品烟，就扬长而去了，弟兄们哪。

“真是地地道道的重磅杂种，”丁姆不断念叨着。我不喜欢丁姆的外貌，又脏又乱，就像打过架的人，当然这是没错的，但打归打，吃相还是要的。他的领带就像被人踩过一样，面具也扯掉了，还沾上了满脸的地板灰。于是我们把他拉进小巷，稍微整理一下，用手帕蘸唾沫擦去地板灰。这些都是我们替丁姆代劳的。我们不久就回到了“纽约公爵”店，从我的手表估摸，前后还不到十分钟。老太太们还在，喝我们赏的黑啤和苏格兰威士忌，我们说：“嘿嘿，姑娘们，下面玩什么花样？”她们又开始念叨：“好心的小伙子；上帝保佑你们！”我们按铃，这次来了另一个跑堂，我们点了啤酒掺朗姆酒，我们渴坏了，弟兄们哪，还买了老太婆要点的东西。然后我对老太太们说，“我们没有出去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一直在这儿呀？”她们马上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，说：

“没错，小伙子们。没有离开半步。上帝保佑你们，”接着喝酒。

事实上，那也无关紧要。过了半个钟头才有警察活动的迹象，而且进来的只是两个很年轻的警察，大警帽底下脸色红红的。一个警察问：

“你们知道今晚斯洛士小店发生的事情吗？”

“我们？”我若无其事地说。“怎么？发生什么事啦？”

“偷盗、动粗。两个人送了医院。你们这伙人今晚去哪里啦？”

“我不喜欢挑衅的口气，”我说。“不希罕话里有话，恶狠狠的。这是他妈的多疑本性，小兄弟。”

带发条的桔子

“他们整个晚上都在这里，小伙子们，”老太婆们开始大声宣称。“上帝保佑他们，这些孩子善良、大方，盖帽了。一直呆在这里的。我们没看见他们走动过的。”

“我们只不过是问问而已，”另一个小条子说。“大家都一样，是当差的嘛。”但他们离开小店前狠狠瞪了我们一眼，我们随后报之以唇乐：卜卜卜什。然而，对这些天的现状，我本人不由自主地觉得很不过瘾。没有动真格的奋力抗争。一切都像拍我马屁一样毫不费力。话说回来，这夜色还早着呢。

2

我们出了“纽约公爵”店门，发现灯光通明的主柜台长橱窗边，靠着一个哼哼唧唧的老醉鬼。他干嚎着老一辈们唱烂了的歌，还夹着卜咯卜咯的过门，好像臭肚子里装着一个脏乐队。我无法容忍的就是这种东西，不能容忍一个又脏又醉的人，边唱还边打饱嗝；不论年纪大小，但碰到这样的老老头特别恶心。他好像平贴在墙上，身上的布拉提真败坏风气，皱巴皱巴的，尽是屎尿泥巴什么的。于是我们抓住他，好好揍了他一顿，可他还是唱个不停。歌词道：

我要回到亲爱的身边，
等你，亲爱的，离开以后。

当丁姆对着醉鬼的脏嘴打了几拳之后，他不唱了，大喊：“接着打，干掉我，你这杂种窝囊废，反正我不想活了，这样的臭世界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。”我让丁姆停一下，因为听听这种老朽物谈人生，谈世界，会吊起我的兴趣。我说：“哦，臭在哪里呀？”

他嚷道：“臭就臭在世界上允许以小整老，就像你们这样，没大没小，无法无天。”他大声疾呼，挥舞手臂，遣词造句十分了得；只是肚子里冒出来卜咯卜咯的怪声，就像里面有什么东西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在旋转，或者像某个鲁莽的家伙发出声音想要打断他，因此这老头不断用拳头加以威胁，喝道：“如今不是老人的世界啦，也就意味着我丝毫不害怕你了。老兄，因为我已醉得你打我都不觉得疼，你杀我都乐于死。”我们大笑，狞笑而不说话。他就说：“如今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呢？人类登月，人绕着地球转，就像飞蛾绕着灯火打转，再也不去关心地球上的法律秩序。恶事干脆做绝吧，你们这些肮脏窝囊的流氓。”随后他给我们一些唇乐——“卜卜卜什”，就像我们对待条子那样，接着他又唱开了：

亲爱亲爱的国土啊，曾为汝玩命

奠定汝和平胜利——

于是我们痛快地揍他，笑容满脸；他还是继续唱。接着我们绊倒他，他沉甸甸地倒下，噗噗地呕出一桶啤酒。那样子实在是太恶心了，我们改用靴子伺候；一人一脚，接下去老头儿脏嘴里吐出的就不是歌曲或啤酒了，而是鲜血。我们随后就开路了。

在市政发电厂附近，我们碰到了比利仔和五个哥们。弟兄们哪，这年头，拉帮结伙大多为四五个人；就像汽车帮，四个人坐汽车刚好舒服，六个是帮派的上限。有时帮派间可以纠集起来，组成小部队，打夜间群架，但一般最好是像这样的小股人马出动。比利仔是个令人作呕的东西，他有着似胖似肿的笑脸，始终散发着反复煎炸的底油那种哈喇味道，就算他穿着最好的布拉提，比如今天的穿着那样。他们也同时看到了我们，接着是一阵非常安静的相互打量。这次是真格的，这次是正规的；有刀子，有链子，有剃刀，不仅仅是拳头加靴子。比利仔一伙停下了现有的活计，也就是正准备对截住在那儿的一个泪汪汪的小姑娘动武，她才十岁不到，大声尖叫着，但布拉提还没撕脱，比利仔和他老二雷欧各抓住她的一只手。他们可能正在完成行动前的脏话部分，然后再搞点儿超级暴力。看到我们走近，他们放掉了呜呜哭泣的小妞，反正她所在的地方这种小妞到处都是，她提起细挑

带发条的桔子

白腿在黑夜里闪动，边跑边“噢噢噢”地叫。我咧嘴笑着，很够哥们：“嗨，这不是中毒的又臭又胖的比利淫荡山羊——比利仔吗。你好，你这瓶臭炸土豆底油。把卵袋送过来吃一脚吧，如果你有卵袋的话，你这太监胚子。”随后我们就动起手来了。

我已经说过，我们是四比六，但可怜的丁姆虽然人笨一些，在疯狂恶战中完全可以一个顶仨。他腰间藏着亮晃晃一长条链子，绕了两圈，一解开就可舞动起来，煞是好看。彼得和乔治的刀子也很锋利。而我呢，有一把上好的旧式直柄剃刀，挥动起来闪闪发亮，居然有几分艺术美感。我们两伙人在黑夜里狠斗，已经住人的月宫刚刚升起，星光划破黑暗，就像急于参战的刀子那样闪闪发光。我用剃刀正好划破了比利仔手下人布拉提的前摆，十分干净利落，丝毫没有碰到肉。这个家伙打着打着骤然发现自己就像豆荚一样爆开了，肚皮赤露，可怜的卵袋也给看到了，也就方寸大乱，边招手边尖叫，防守显然疏漏起来。丁姆趁机挥着链子呼啸蛇行，一下子就击中他眼睛。比利仔的这个哥们摇摇摆摆地跑开了，嚎叫得死去活来。我们干得极其出色，不久就把比利仔的老二踩在脚下，他被丁姆的链子打瞎了眼睛，就像野兽一样乱爬乱叫，让一只漂亮的靴子踏着格利佛，他出局出局出局了。

我们四人中，丁姆跟往常一样，面目搞得最狼狈，你看他脸上鲜血横流，布拉提脏兮兮的一团糟，而其他三人仍然镇定自若，未伤皮毛。现在我要直取臭比利仔的胖头，我举着直柄剃刀舞来舞去，活像剃头匠登上了劈波斩浪的船头，想要在不干不净的油脸上砍几刀漂亮的。对方也拿着刀子，是一把长柄弹簧折刀，但动作未免太慢太笨拙了，在格斗中无法真正伤人。弟兄们哪，足踏圆舞曲——左二三，右二三——破左脸，割右脸，每一刀都令我陶醉惬意，结果造成两道血流同时挂下来，在冬夜星光映照下，油腻腻的胖羊鼻子的两边各一道。鲜血就像红帘子般淌下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来，但看起来比利仔丝毫不察觉，他就像肮脏的胖胖熊继续跌来撞去，挣扎着拿刀子捅向我。

这时我们听到警车声，知道条子到了，手枪上膛，从车窗口指出来。无疑是那个哭泣的小妞报的警，报警箱就在发电厂后面，不远的。“很快搞定你的，没问题，”我喊道。“臭比利下作羊，我会漂漂亮亮地把你的卵袋割下来。”他们朝北向河边逃去了，慢腾腾喘着粗气，只留下老二雷欧躺在地上喘气，我们也就向相反方向跑去。下一个拐弯处有一条小巷，黑糊糊空无一人，两头都通的，我们在里面歇脚，呼吸从快到慢，最后变得正常。两边是公寓楼，令人仿佛身处两座高不可攀的大山之麓，公寓的窗户中都可以看到蓝光跳动。这就是电视啦，今晚有所谓的全球转播，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主要是中产阶级的中年人吧，打开电视都能看到同一个节目。有某个傻乎乎的著名喜剧大演员或黑人歌手出场，都是通过外太空的转播卫星反射回来的。我们喘着气等候，只听得警车向东开，我们便知道没事了。可怜的丁姆不时抬头看星星，看月宫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就像从没看到过这些的小孩子，他问道：

“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在这种东西上会发生什么事呢？”

我猛地推了他一把说：“呵，你这个笨杂种，别想那种东西了。很可能像这里一样有生命，有人挨刀子，有人捅刀子。趁现在天色尚早，我们上路吧，弟兄们哪。”其他人哈哈一笑置之，但可怜的丁姆一本正经地看看我，接着又抬头看星星，看月宫。我们向小巷那头走下去，全球转播在两边放着蓝光。现在就缺一辆汽车，因此出小巷后我们往左拐，一看到那古代诗人的铜像就知道，是到了普里斯特利广场，诗人的上唇像类人猿，耷拉的老嘴里含着烟斗。我们朝北来到了肮脏的旧电影场，因为很少有人光顾，外墙正在剥落倾颓，只有我和小兄弟们倒常去，只不过是為了叫喊一阵，挖砖刨墙，要不就是在黑暗中与小妞来点抽送的

带发条的桔子

勾当。电影场正面有扔烂泥巴造成的斑斑点点，从上面的海报上，可以看到常见的牛仔狂欢场面，天使长们站在美国马倌一边，向地狱战斗队派出的盗马贼开枪，这种土玩意儿是当初由国家电影公司推出的。电影场旁边停放的汽车没什么高档的，大部分是破烂老爷车，但有一辆八成新的杜兰哥九五型，我看可以行驶。乔治的钥匙圈上别有所谓的万能钥匙，我们很快上了车，丁姆和彼得坐后座，学大老爷们的样子猛抽致癌品。我点火发动，马达很动听地轰鸣着，一种温暖震动的好感觉立马贯穿肺腑。接着我踩下油门，很舒服地倒车，周围没有人看到我们把汽车开走。

我们在人们称为偏僻的地段盘桓周旋，吓唬穿过马路的老人和妇女，或者扭来扭去，追赶猫啊狗啊。然后我们往西边飙车，路上车辆不多，我踩足油门，差点把车底板都踩破了，杜兰哥九五型就像吃面条一样吞噬着马路。很快看到了冬日的一片树林，黑糊糊的；弟兄们哪，那可是乡下的黑暗哟。有一次，我压到一个大家伙，车头灯光中只见一张嗷嗷叫的满口牙齿的大嘴，它尖叫着嘎啞一声扑倒，后座上的丁姆“哈哈”大笑，简直要笑掉大牙。接着，我们看到一个小青年带着小妞，在树下面办那档子男女之事，就停下来为他们喝彩，然后半心半意地推搡了他俩几下，把他们打哭后，我们接着上路了。下面去寻求的是老套套，做不速之客。那个实在够刺激的，简直可向超级暴力者提供充实的笑料和大打出手的机会。

我们终于来到一个村落，村外有一个独门独户的小屋，还有一小块花园。这个时候，月宫已经高高升起，我驾车慢慢减速，刹车后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个小屋。另外三个人发狂似的咯咯地大笑不止，但见大门上写着的大字是“家”，一个傻乎乎的名字。我下了汽车，命令手下人不许笑，严肃点，我打开小小的大门，走向前门。我文质彬彬地敲门，没人来，又敲了一下，就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听见有人来了，接着是拉门闩，门打开了约摸一寸，可以看到这一个眼睛在观察我，门上有链条拉着。“哎，是谁呀？”是小妞的声音，听音色是年轻姑娘，我就用绅士的措辞，以非常优雅的口吻说：

“对不起，夫人，很抱歉打搅您，我朋友和我是出来散步的。不曾想朋友突然间发病，很麻烦，他在外边路上，昏迷不醒，呻吟不止。请问，您能否发发慈悲，让我借个电话叫救护车？”

“我们没装电话，”这小妞说。“对不起，没有电话。到别处去打吧。”我听到小屋里面传来“啪嗒啪嗒啪嗒啪嗒”的声音，有人在打字呢，这时打字停止了，这人的声音喊：“什么事，亲爱的？”

“唉，”我说，“您能否发发慈悲，请他喝杯水呢？您看，好像是昏厥呢。想必是头晕病发作了。”

小妞迟疑了一下说：“等等。”接着她走开了，三个手下都已悄悄下车，偷偷摸近小屋，且已经戴上了面具。此刻，我也戴上了面具。以后的事就易如反掌了。我伸手脱开了锁链条。由于我用绅士的措辞软化了小妞的警惕性，她没有照常规把门关死。我们可是夜闯民宅的陌生人哪。我们四个一哄而入；丁姆照例装疯卖傻，上蹦下跳，高唱淫辞滥调。我要说明，这小屋里边可是挺优雅的房间呢。众人大笑着进入了点灯的房间，只见小妞退缩着，这个年轻漂亮的小妞拥有一双真正的乳峰。旁边的人是她的男人，也比较年轻，戴着角质边眼镜。桌上有一架打字机，各种文件散得到处都是，但有一小沓纸头，想必是他刚刚打好的，所以这里又来了个聪明模样的读书人，很像若干小时前唬弄过的那个，不过，此人是作者，不是读者。只听他说：

“这是干啥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怎敢不经许可就闯进我家呢？”他的声音不停地颤抖，手也是。我说道：

“别害怕。若是心中恐惧，兄弟呀，请速速加以排遣吧。”

带发条的桔子

乔治和彼得去找厨房了，丁姆站在我身边待命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

“这是干啥的呢？”我从桌上拿起那沓打字纸，戴角质边眼镜的战战兢兢地说：

“这正是我要知道的。这是干啥？你们要什么呢？立刻滚出去，免得我撵你们走。”戴雪莱面具的傻丁姆听罢大笑不止，就像野兽的吼叫。

“是书啊？”我说道。“你正在写的是书啊？”我把嗓音弄得很沙哑。“我对会写书的人始终十二万分地钦佩。”我看了看顶上的一页，上面有书名《发条橙》，然后说：“这书名非常傻冒。谁听说过上了发条的甜橙？”接着我以牧师布道式高亢的嗓音朗读了片断：“——硬是强迫生机勃勃、善于分泌甜味的人类，挤出最后一轮的橙汁，供给留着胡子的上帝嘴唇，哎哟，生搬硬套只适于机械装置的定律和条件，对此我要口诛笔伐——”丁姆听着又发出了唇乐，我也忍不住笑了。于是我撕破纸头，把碎片播撒在地板上。戴眼镜的作家大为恼火，他紧咬牙关向我冲过来，露出黄板牙，把利爪般的指甲戳过来。这就是丁姆的行动信号，他狞笑着呃呃啊啊地直扑这家伙颤抖的嘴巴；啪啪，先是左拳，再是右拳，是我们亲爱的老哥们红色——是桶装红葡萄酒，随要随放，处处质地相同，就像同一个大公司出产的——流了出来，沾污了干净的地毯，染红了我仍在拼命撕开的书本的碎片，撕啊撕。整个过程中，那小妞——他忠诚的爱妻，都目瞪口呆地站在壁炉边上，此刻她发出一丝丝尖叫，像是合着丁姆的老拳所发出的节奏。这时，乔治和彼得从厨房出来了，他们同时在大声咀嚼，虽然还戴着面具，戴面具吃东西是没问题的。乔治一手抓着一只冷腿，一手拿着半条面包，上面涂着大块黄油；彼得手拿口吐白沫的啤酒瓶，还有满满一把葡萄干蛋糕。他们喊着嗬嗬嗬，看丁姆跳来舞去，揍那个作家；作家开始大声疾呼，仿佛毕生的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心血都被毁掉了，张开血盆大口号啣着。但回答他的是满嘴食物的啣——啣——啣——，可以看见他们吃着的碎块。我不喜欢那样，觉得口水横流肮脏无比，就训斥道：

“把东西吐掉。谁批准你们这样做？快抓住这家伙，让他看个明白，不许他逃跑。”于是他们取下嘴里的肥肉，放在桌上飞扬的纸堆里，撞向作家，这小子的角质眼镜撞破了，但还是悬挂着，那丁姆还在跳舞，震得壁炉台上的摆设东摆西晃，我过去把它们统统撸下地去，就再也晃荡不成了，小弟兄们。他继续戏弄《发条橙》的作者，搞得他面孔红得发紫，像某种特殊的果汁滴个不停。“好啦，丁姆，”我说。“现在打发另一个啦，上帝保佑大家伙儿。”他对小妞行大力士礼，把双手反扣起来，小妞始终在以优美的每小节四拍的节奏尖叫尖叫尖叫着。我随即撕破这个，撕破那个，撕破别的，另外两个继续喊啣啣啣，那真是一对上乘的好奶，还展示出了她们嫩红色的眼睛，弟兄们哪。我脱掉裤子，着手冲刺；随即听到惨厉的喊叫声，那乔治和彼得押着的作家淌血货狂叫着，差一点挣脱，骂出肮脏不堪的詈词谗语，有的我听到过，有的是他生造的。我后面理所当然轮到丁姆，他野兽般地哼哧嗥叫着，而雪莱面具依然是那般不动声色，我则抓住她。接着换防，丁姆和我押住淌口水的作家，他已经无力挣扎，只是像在奶吧入幻境似的，说些有气无力的话，任彼得和乔治去干他们的事。此后颇为安静。我们愤恨不已，便去砸剩下没砸的东西——打字机、电灯、椅子。丁姆老毛病复发，打水扑灭了壁炉，正打算在地毯上拉屎，大便纸多得很，但我大声喝住了。“出去出去出去，”我咆哮道。作家夫妇已经人事不醒，皮破血流，呻吟不息，但死不了。

我们跳上久候的汽车，我身体感到有点乏，就让乔治驾驶；我们一路碾过尖叫着的怪物，回到了城里。

我们向城里驶去，弟兄们哪，可就在城外，离人们叫做工业运河的不远处，我们看到油箱指针塌下了，就像我们下身的哈哈指针，汽车在吭哧吭哧吭哧地抗议。但是，不要着急，因为火车站已经邻近，站台上蓝灯闪烁，忽明忽暗。问题是，要么把汽车抛下，让警察拉走，要么让我们的仇恨凶杀心理占上风，把它精彩地推下河里去，在夜晚逝去前来一个漂亮的噗通大水漂。我们商定搞第二方案；我们下了车，松开刹车，四个人把汽车推到河边，河水脏极了，活像糖蜜加人粪拌出来的，接着奋力一推，车子就下去了。我们得快步奔开，免得脏污泥水溅到布拉提；车子噗通啾咯沉下去，那副样子真好看。“告辞了，老哥们，”乔治喊道，丁姆则报之以小丑般的傻笑——“哈哈哈哈哈”。随后我们直奔火车站，坐一站去市心，那是对城市中央的称呼。我们规规矩矩地买好票，像绅士一样安静地等在月台上，丁姆在摆弄投币售货机，他口袋里小分币多得很，必要时准备向穷人、没饭吃的人分发巧克力条，可惜周围没有这种人；蒸汽快车隆隆进站了，我们登上车，里面空无一人。为了消磨三分钟的旅行，我们摆弄着人们所谓的椅子垫，把座位的填充物好好扒出来，丁姆用链子打窗户，直到玻璃开裂，闪烁寒光。大家都感到精疲力尽，很烦躁，整个夜晚支出了些许能量嘛。只有丁姆，就是那种小丑野兽，能够乐此不疲，但他全身肮脏，汗臭逼人，这是我看不惯丁姆的地方。

我们在市心站下车，慢慢走回到柯罗瓦奶吧，都有点跌跌撞撞的，向月亮、星星、灯光展示着我们的背脊内容，因为我们尚处于生长期，白天还要上学。我们进得店堂，发现比刚才离开时还要挤，那个念念有词的家伙，靠吃白粉、合成丸什么人幻境的，还在念叨着，什么“顽童死抛喂啉啉滑出柏拉图式时间天气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抱”。也许这已是他当晚喝的第三、第四份了，因为他脸色苍白，不像个人样，俨然成了没有生命的物件，面孔真像用石膏雕出来似的。其实，如果他喝那么多，打算人幻境这么长，早该进后面的包厢里去，而不是呆在店堂内丢人现眼的。这里会有人戏弄他一下子，当然也不会太过分，因为奶吧内养着大力伤痕仆欧，可以制止任何骚乱。反正丁姆已经挤到这家伙旁边，小丑式大嘴巴一喊，露出倒挂葡萄，用肮脏的大鞋踩了他的脚，但那家伙一点也没听见，看来此人的灵魂已全部凌驾于躯体之上了。

大多数客人是纳查奇（我们曾经管青少年叫纳查奇），在喝牛奶、可乐，寻开心，但也有几个老一点的，男女均有，在吧台边嬉戏说笑，没有中产阶级，他们是从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的。从他们的发式和宽松布拉提（大多为起球的大毛衣），可以判断他们刚在隔街的电视台演播室排演过。其中姑娘们的脸蛋神气活现，大嘴巴红彤彤的，龇牙咧嘴、旁若无人地大笑，一点也不在意周围的世界里充满了邪恶。此刻唱片声戛然而止（是俄国猫强尼·日瓦戈唱的“仅仅每隔一天”），在换歌的短暂安静中，一个姑娘——年近四十了，十分漂亮，红色大嘴巴微笑着——突然放开歌喉，只唱了一两个小节，好像是提示一下他们刚才的谈论内容。就在那时刻，弟兄们哪，活像某只大鸟飞进了奶吧，我全身的汗毛都倒竖起来，冷颤就像慢慢爬动的小蜥蜴，上来又下去。因为我懂得她唱的东西，那是费里德里克·格特奋斯特所作的歌剧《床上用品》，是她喉咙被割快死去的那段，歌词是“也许最好像这样”。反正我全身颤抖了。

丁姆一听到这歌声像滚烫的肉啪地掷下餐盘，便放出下流动作，先是口哨，再是狗嗥，接着是两指刺天两次，最后是小丑般的狂笑。我听到、看到丁姆撒野，感到浑身发烧，热血沸腾，就喊道，“狗杂种。肮脏、不懂规矩的杂种。”我绕过隔在中间的乔治，快速出拳，揍了胡闹的丁姆一嘴巴。丁姆大惊失色，嘴巴大

张，用手擦了擦唇上的血，惊奇地轮番看着流出的血，和我。“你打我做什么？”他笨拙地问。四周没几个人看见我出手，即使看见，也像没看见。音响又响了，播送着很恶心的电吉它曲。我回答说：

“没礼貌的东西，一点不懂得公共场所的规矩，兄弟呀。”

丁姆换上土里土气的邪恶脸色说：“那我不喜欢你刚才的打人。我不再是你的兄弟啦，也不想做兄弟啦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沾满鼻涕的大手帕，困惑地擦着血，皱着眉头端详着，就像认为流血是别人的事，而不是他的。好比是姑娘唱歌，丁姆是靠唱血来弥补自己的下流动作。但那姑娘现在与哥儿们一起，在吧台边哈哈大笑，红嘴巴翻动，牙齿闪烁，并没有注意到丁姆撒野。丁姆所作践的其实是我啊。我说：

“假如你不喜欢这个，不想要那个，你是知道怎么办的，小兄弟。”乔治说，尖刻得令我侧目：

“好吧，我们不要起头嘛。”

“那完全要看丁姆啦，”我说。“丁姆不能一辈子做小孩子的。”我逼视着乔治。丁姆说，流血已经慢慢停止了：

“他凭什么天然权利，认为他可以指哪打哪，随意打我？去他的卵袋吧，一眨眼链子就可以把他眼睛掏出来。”

“看看，”我尽可能压低声音说；我们当时处在音响满墙满天天花板乱撞，丁姆身后入幻境者越来越响亮地念叨“近点闪光，超优者”的嘈杂环境中。“看看哪，丁姆啊，如果你还想活下去。”

“卵袋，”丁姆冷笑着说，“去你的大卵袋包。你打人，有什么权利！我可以随时用链子、刀子、剃刀会会你的，不吃你毫无缘由打我，理所当然我不吃你这一套。”

“刀子对挑吗？好！随你定个时间，”我厉声回答。彼得说：

“好啦，别这样，你们两个。我们不是哥们吗？哥们这样做是不对的。看，那边有嚼舌头的家伙在嘲笑咱呢，或许是别有用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心的吧。我们不能内部自相残杀。”

我说，“丁姆得懂得自己所处的地位。对不？”

“等等，”乔治说。“这地位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人们要懂得地位。”

彼得说：“如果事实没搞错的话，亚历克斯，你不该没来由打丁姆一下的。我只讲一遍。听我直说，假使我吃了你的拳头，你得交代清楚的。我不说了。”他把面孔埋到奶杯里去了。

我感到心烦意乱，但还想加以掩饰，便平静地说：“总得有人领导吧。纪律是不能少的。对不？”他们都不说话，连头也不点。我内心更加烦乱了，外表也更加平静，说，“我已经牵头很久了。我们都是哥们，但总得有人牵头的。对不？对不？”他们都点点头，小心谨慎的。丁姆正在把最后一点血迹擦去。现在是丁姆说话了：

“对，对。杜比杜布。可能有点累，大家都是。最好不要说了。”我一惊，听到丁姆说话这么明智，就是有点害怕。丁姆说：“现在睡觉是上策，我们最好回家。对不？”我大吃了一惊。另外两个点点头说，对对对。我说：

“你对嘴巴上挨的那拳要理解，丁姆。是音乐造成的，知道吧。好像是有人干扰小妞唱歌的时候我发怒了。事情就是这样。”

“最好我们回家，睡一会，”丁姆说。“对于长身体的孩子，晚上玩得已经太久了。对不？”对对，另外两个点头。我说：

“我想最好回家吧。丁姆的主意实在是妙极了。如果我们白天碰不到，弟兄们哪，好吧——明天老时间老地方？”

“好的，”乔治说。“我想可以那样安排的。”

丁姆说，“我可能会稍微晚到一步。当然明天是老地方，差不多老时间吧。”他还在拼命擦嘴唇，但现在血已经止住了。“还有，希望这里不要再有小妞唱歌了。”然后，他发出丁姆式傻笑，小丑般大笑，哈哈——哈哈。好像他愚笨得无法大受伤害。

带发条的桔子

我们分头离开了，我喝过冰可乐，正在呃得呃得地打嗝。我检查了藏匿的长柄剃刀，以防比利仔一伙有人在公寓楼附近等候，或者偶尔发生混战的什么团伙、帮派、战斗队从天而降。我和爹妈住在市政公寓十八 A 幢，在金斯利大道和威尔逊路之间。我没费事就来到大门口，就是路上经过一个小家伙，在排水沟里爬动，嗥叫呻吟着，身上砍得一刀一刀的，还在路灯下看见东一摊血迹，西一汪血水，弟兄们哪，活像当晚胡耍后留下的签名。就在十八 A 幢边上，我看见一条姑娘的内裤，毫无疑问是在激烈的场面中硬扯下来的。进去吧。在走廊的墙上，贴有高尚的公益画——男女青年体格健全，表情严肃，发育良好的躯体一丝不挂，在作业台和机器旁工作着，体现了劳动的尊严。当然啦，本幢某些好事青年不免要用随身携带的铅笔、圆珠笔，在大画上修饰加工一番，添上毛发、肉棒，让裸体男女有格调的嘴巴放出气球轮廓，里面写满淫辞滥调。我走到电梯跟前，根本不需要摁按钮来判定它是否在运行，因为今晚电梯显然被像模像样地踹过了，金属门瘪掉了，真是少有的大力士的干活，所以得爬十层楼梯了。我一路骂骂咧咧，气喘吁吁，就算精不那么疲，力总是尽了。今晚我十分渴望听音乐，奶吧里姑娘的高唱也许点化了我。弟兄们哪，在梦乡的边界把护照盖印，木栏升起接纳我之前，我还要饱餐一顿音乐宴席呢。

我用小钥匙打开十一八号的门，我们的小家内静悄悄的，P 和 M 都已深入梦乡。妈妈在桌上留了一点点晚饭——几片罐头海绵布丁，一两片涂黄油的面包，一杯冰冷的牛奶。啍啍啍，冷奶没有掺过刀、合成丸、漫色之类的迷幻药。弟兄们哪，无辜的牛奶现在对我来说永远是多么邪恶啊。但是，我嘟哝着吃了喝了，肚子比开始预想的还要饿，另外从食品架上拿了水果馅饼，扒下几大块填进馋嘴。然后我洁齿，啧啧地用舌头把嘴巴弄干净，接着进了我的小房间，宽衣脱衫。这里有我的床铺和音响，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是人生的骄傲，唱片放在橱子里，墙上贴着各种旗帜，都是我从十一岁以后进教养学校生涯的纪念，闪闪发亮，印有名称或数字：“南四”、“城市科斯可蓝旗处”、“优等男孩”。

音响的小喇叭遍布房间各处，天花板上、墙上、地板上都有，所以躺在床上听音乐，就像身处乐队之网的网点上。今晚我首先喜欢听的是这首新的小提琴协奏曲，作曲者是美国人杰弗里·普劳特斯，演奏者是奥德修·乔里洛斯，由佐治亚州梅肯爱乐乐队伴奏。我从整齐的唱片架上取下它，打开开关静候。

弟兄们哪，来啦。啊，快感，幸福，天堂。我赤条条地躺着，也没盖被子，格利佛枕着手靠在枕头上，双目微闭，嘴巴幸福地张大，倾听着清音雅乐的涌流。啊，分明是美仑美奂精灵的肉身显现。床下有长号赤金般清脆地吹响，脑后有小号吐出三声道银焰，门边是鼓声隆隆震透着五脏六腑，复又跑出，像糖霹雳一样清脆。啊，真是奇迹中的奇迹。此刻，小提琴独奏声仿佛珍稀金属丝织就的天堂鸟，或者驾宇宙飞船流动的银白色葡萄酒，地心引力已经不在话下，压倒了所有其他的弦乐器，琴声如丝织的鸟笼笼罩了我的床铺。接着，长笛和双簧管好似铂金质蠕虫钻入了厚厚的金银乳脂糖。弟兄们，我是如闻天籁，飘飘欲仙呀。隔壁卧室的 P 和 M 已经经过启蒙，不会敲击墙体抗议“噪音”震耳欲聋了。是我替他们开蒙的。他们会吃安眠药的。他们知道我对夜乐乐此不疲，可能已经吃过药了。听着听着，我的眼睛紧紧闭牢，以锁定胜过合成丸上帝的那种痛快，那种可爱的图景我是熟悉的：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躺在地上，尖叫着乞求开恩，而我却大笑不止，提靴踩踏他们的面孔。还有脱光的姑娘，尖叫着贴墙而站，我的肉棒猛烈冲刺着。音乐只有一个乐章，当它升到最高大塔的塔顶的时候，双目紧闭、格利佛枕双手而卧的我，切切实实地爆发喷射了，同时登仙似的高喊“啊——”。美妙的音乐就这样滑向光辉的休止。

此后，我听了美妙的莫扎特《朱庇特交响曲》，并出现不同面孔遭到踩踏和喷射的新图景，这时我想，越过梦境前只听最后一张唱片了，我想听古典，强烈而很坚定的东西，因此就选了巴赫的《勃兰登堡协奏曲》，只配了中低音弦乐器。听着听着，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快感，并再次看到那晚撕破的纸上的这个书名，事情发生在一个名叫“家”的小屋，时间已经显得十分悠远。书名讲的是一只上了发条的甜橙。听着巴赫，我开始更深刻地理解个中意义；而心中则充盈着那位德国音乐大师带来的棕色的美感极致。我想到，我愿意更狠毒地推搡那夫妻俩，就在他们家的地板上，把他们撕成碎片。

4

第二天早上，我在八点整醒来，身体依然感到有气无力，很烦恼，像遭到了沉重打击一样，睡眠惺忪，黏糊糊地睁不开。我想，不去上学算了。我思忖，可以在床上多睡一会儿，比如一两个小时，然后随随便便地穿戴好，可能还能在浴缸里泡一会儿，替自己烤面包，听听收音机、看看报纸，多么通遥自在。午饭后，我假如乐意的话，就可以去学校，看看那个练习愚蠢而无用的学问的伟大场所，有什么把戏好玩，弟兄们

我听见爸爸发着牢骚来回跑动，然后去印染厂上班；接着妈妈以恭敬的口吻朝室内喊，因为她看到我长得又高又大了：

“八点了，儿子。你不要再迟到啊。”

我回答道：“格利佛有点疼。别管我，睡睡会好的，然后我会乖乖赶去上学的。”只听她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那我把早饭放在炉灶里热着吧。我自己得马上走了。”这是真话；有这么一条法律，除了小孩、孕妇、病人，人人都得出去上班。我妈妈在人们叫做“国家商场”的地方工作，给货架摆满黄豆汤罐头之类的货品。我听见她在煤气炉里哐当放下一个碟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子，穿上鞋子，从门背后取下外套，又叹息了一下，然后说，“我去了，儿子。”但我假装又睡着了，没有回答，一会儿真的睡着了。我做了一个奇怪而非常逼真的梦，不知怎么回事梦见了哥们乔治。梦中的他年纪变得大多了，非常尖酸严厉，在谈论纪律和服从的事情，说他手下所有的人必须招之即来，像在军队中一样举手敬礼，我跟其他人一起排在队伍里，齐声说“是，长官”，“不，长官”。我清楚地看见乔治的肩上扛着星星，活像一个将军。接着他把持军鞭的丁姆喊上来，丁姆老多了，脸色苍白，他看到我笑了笑，可以看见他掉了几颗牙齿，这时乔治哥们指着我说：“那士兵很脏，布拉提上全是粪便，”事实确实如此。我马上尖叫道：“别打我，求求弟兄们啦，”开始逃跑。我好像在绕圈跑，丁姆追着，笑个不停，军鞭甩得啪啪响，我每挨一下军鞭，就有电铃丁零零，铃声大作，而且还激发出某种痛楚。

我猛地醒了，心脏扑扑扑乱跳，当然真的有门铃声吱吱响着，是我们前门的门铃，我假装没人在家，但铃声吱吱响个不停，然后我听见有个声音在门外喊：“好啦，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在睡觉。”我立刻听出来了，是P. R. 德尔托得的声音，一个真正的大傻瓜，据说是我的教养跟踪顾问。他工作负荷超载，本子上记着数百名学生的事儿。我装出痛苦的声音，高喊对对对，弟兄们哪。我下床披上好看的丝绸睡袍，上面绣着大城市的图案。脚上套好舒服的羊毛拖鞋，梳好虚荣的美发，准备伺候德尔托得。我开门，他一个踉跄跌了进来，面容疲惫，格利佛上顶着破礼帽，雨衣极其肮脏。“啊，亚历克斯同学，”他对我说。“我遇到你母亲了，对吧。她说你好像哪里不舒服，所以没上学，对吧。”

“兄弟，哦先生，是头痛得要命，”我以绅士的声音说：“我想，到下午会好的。”

“或者到晚上一定好，对吧？”德尔托得说。“晚上是好时光，

对不对？亚历克斯同学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”似乎这是他的家，而我倒是客人。他在我爹经常躺的旧摇椅上坐下，开始晃来晃去，似乎那就是他来此的全部目的。我说：

“来一杯热茶吗，先生。有茶叶。”

“没工夫，”他摇动着，皱着眉瞥我一眼，仿佛用尽了世界上的全部时间。“没工夫，对吧？”他傻乎乎地说。我把茶壶炖上，说：

“是什么风吹得你光临寒舍？出了什么毛病？先生！”

“毛病？”他狡黠地问；弓起背瞧我，还是摇动不止。此刻他瞄到桌子上的报纸广告——满面春风的年轻姑娘乳峰高耸，在推销“南斯拉夫海滩之光”。他仿佛两口就把她吞下了，说：“你会怎么会想到出毛病？你有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哪？”

“只是说惯了，先生。”

“呃，”德尔托得说，“我对你也说惯了，小同学，你要注意啊，你非常清楚，下次就不是教养学校的问题喽。下次就是送上审判台了，我嘛是前功尽弃。你若对自己可怕的一生毫不在乎的话呢，至少也该为我稍微想想吧；我为你出过力流过汗的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每改造失败一个人，都会得到一颗大黑星；你们每有一个人进铁窗，我们都要做失败忏悔的。”

“我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啊，先生。”我说。“条子拿不到我什么证据的，兄弟，不，我是说先生。”

“别这样花言巧语地谈论条子，”德尔托得厌烦地说，但还在摇动旧摇椅。“警方最近没有抓你，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做脏事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昨夜打过架，是不是啊？动过刀，还有自行车链子什么的。某个胖墩有个朋友在发电厂附近，被连夜抬上救护车，送医院抢救，全身被砍得非常难看，对吧。已经有人提起你的名字，我的消息，是通过正常渠道传到我这里的。还提到你的几个弟兄，狐朋狗友。昨夜似乎发生过不少杂七杂八的脏事呢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咳，还不是跟往常一样，谁也证明不了谁做了什么。但我警告你，小同学，我始终是你的好友啊，在这个令众人悲愤、戒备、恼火的社区中，我是惟一诚心诚意拯救你的人。”

“我感激不尽，先生，”我说，“心悦诚服。”

“是啊，你不是已经很感谢了嘛？”他近乎冷笑着。“注意一些就是了，对吧。我们所掌握的，比你自已承认的要多，小同学。”接着他以无比沉痛的口吻说，虽然仍然在摇动着旧摇椅：“你们这些人到底中什么邪啦？我们正在研究这个课题，已经搞了要命的近百年了，没有任何进展。你的家庭很不错，父母很慈爱，脑袋瓜也不赖。是不是有什么魔鬼附着你的身？”

“没有人向我灌输任何东西，先生，”我说。“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落入条子之手了。”

“这正是我所担心的，”德尔托得叹息道。“是太久了，还怎么保持健康。据我估算，你快到落网的时候了。所以要警告你，小同学，放规矩点，不要让漂亮年轻的长鼻子蒙尘，对吧。我的意思清楚吗？”

“犹如清澈的湖水，先生，”我说。“就像盛夏的蔚蓝天空一样清楚。包在我身上吧。”我朝他露齿一笑。

他离开之后，我一边泡一罐浓茶，一边顾自笑着，瞧德尔托得一伙所操心的这档子事吧。好吧，我行为不良，打家劫舍、打群架、用剃刀割人、干男女抽抽送送的勾当，假如真的被抓就糟了，弟兄们哪，人人都学我那晚的举止，国家不是乱套了？假如我被抓住，那就是这里呆三个月，那里呆六个月，然后，就像德尔托得所善意告诫的，尽管我的童年充满了和善亲情，下次就得投入没有人情味的兽园中去了。我说：“这挺公正，但很可惜，老爷们，因为牢笼生活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啊。我的努力方向是，趁未来还向我伸出洁白的手臂的时候，好自为之，再也不要被警察捉了去；要提防别人手持刀子追上来刺一刀；不要在公路

上飙车，以免金属件扭曲、碎玻璃飞溅，鲜血喷洒，凝成最终的合唱。”这话很公允，然而，弟兄们哪，他们不厌其烦咬着脚趾甲去追究不良行为的“根源”，这实在令我捧腹大笑。他们不去探究“善行”的根源何在，那为什么要追究其对立的门户呢？如果人们善良，那是因为喜欢这样，我是绝不去干涉他们享受快乐的，而其对立面也该享受同等待遇才是。我是在光顾这个对立面。而且，不良行为是关乎自我的，涉及单独的一个，你或我，而那自我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是上帝的大骄傲、大快乐。“非自我”是不能容忍不良行为的，也就是政府、法官、学校的人们不能允许不良行为，因为他们不能允许自我。弟兄们哪，我们的现代史，难道不是一个勇敢的小自我奋战这些大机器的故事吗？对于这一点，我跟你们是认真的。而我的所作所为，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喜好。

在这喜气洋洋的冬日早晨，我喝着非常浓酽的茶，里面搀了牛奶和一勺一勺的糖，我天性喜欢喝甜的。我从炉灶中取出可怜的妈妈为我做的早餐，是一个煎蛋，别无其他，我又做了土司，煎蛋、土司、果酱裹在一起吃，没规没矩地发出响声，一边拼命地嚼吃，一边还看着报纸。报纸上触目皆是的是，寻常的消息，超级暴力、抢银行、罢工；足球运动员扬言：不加薪，星期六就不踢球，直吓得人人发呆，他们真正是些调皮捣蛋者。他们又搞了太空旅行；还有屏幕更大的立体声电视；用黄豆汤罐头的标签可以免费换肥皂片，惊人的让利，一周内有效等等，直看得我捧腹大笑。有一篇大文章纵论“现代青年”（指我，所以我致以鞠躬，拼命笑），作者是某某聪明“绝顶”的光头。我细细拜读了这篇高论，一边嘟噜嘟噜地喝茶，一杯一杯接一杯，还啃完了黑土司蘸果酱和煎蛋。这位学问渊博的作者说了一些老套套，他大谈所谓的“没爹娘教训”，社会上缺乏真正高明的教师，去狠揍那些无辜的傻瓜，把乞丐式劣根性逐出体外，使他们呜呜哭着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饶。这些傻乎乎的文字真令我喷饭，不过，能在报纸上追踪到自己在夜以继日地制造的新闻，味道真是不错暖，弟兄们哪。每天都有关于“现代青年”的情况，但该报登过的最好内容是一位穿立式领衬衫的大伯写的，他是经过深思熟虑，才以上帝仆人的身份发言的：“原来是魔鬼逃出了地狱”，它如雪貂一般钻进了年轻无辜的肌肤，成年人应该对此负责，因为他们的世界充满了战争、炸弹和胡话。那话说得对。他是半仙，明白事理。因此我们年轻无辜的孩子无可指责。对对对。

我等无辜的肚子吃饱，呃得呃得打了几个嗝之后，就从衣橱里取出白天的布拉提，打开收音机。电台在播送音乐，是很好听的弦乐四重奏，克劳迪斯·伯德曼作曲，这是我所熟悉的。我想起了曾在这种“现代青年”文章中所看到的观点，禁不住一笑，他们认为鼓励“积极的艺术欣赏”可以改良“现代青年”。“伟大的音乐、伟大的诗歌”会抚慰“现代青年”，使其更加“文明”。文明个鸟，生梅毒的卵袋。音乐总是令我表现得更加壮怀激烈，弟兄们哪，使我觉得就像上帝本人一样万能，准备拿起棍棒作闪电进击，令男人女人在我的赫赫威力面前鬼哭狼嚎。我洗好脸和手，净好手，穿好衣，我的日装有像学生服，蓝色长裤，毛衣上织着 A 字，代表亚历克斯。我想，至少有工夫去一趟唱片店，还有音乐刻录店，反正口袋里花票子满满的。要去看看早已预订的立体声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》（即合唱交响曲），是 L. 穆海维尔指挥埃山交响乐团录制的“卓绝艺术”。于是我出发了，弟兄们哪。

白天与黑夜大相经庭。黑夜是我、我的哥们和所有其他纳查奇的天下，老年中产阶级则躲在家里痴迷于傻乎乎的全球转播，但白天是老人们的好时光，况且白天的警察、条子总是显得尤其多。我在街角处坐公共汽车，到市心站下车，再往回走到泰勒广场，我曾光顾无数次的唱片店就在那里。店名傻乎乎的，叫“旋

律”，但地方不错，新唱片一般进得很快。我进入店堂，里面的顾客只有两个小妞，一边吮吸棒冰（注意，现在是隆冬），一边在乱翻新到的流行唱片——“约翰尼烧光”、“史太希·克洛”、“调音师”、“与爱德和伊德·莫洛托夫一起静静躺一会儿”之类的垃圾货。这两个小妞的年龄不可能超过十岁，好像跟我一样，很明显也已决定上午不走进那学问高墙内。可以看出，她们早将自己看做大姑娘了，因为一看见你们的“忠诚叙述者”，她们便扭动着屁股，而且胸脯是垫高的，嘴唇上滥施口红。我走近柜台，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与里面的老安迪打招呼，他自己始终礼貌待人，乐于助人，真正的好人，就是已经谢顶，而且精瘦精瘦的。他说：

“啊哈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好消息，好消息。已经到货了。”他举起乐队指挥般的大手，打着拍子去取。两个小妞开始咯咯笑，终究年纪还小嘛，我瞪了她们一眼。安迪不久就回来了，手里挥动着《第九交响曲》亮闪闪的白色大封套，嗨，上面还印着贝多芬本人那犹如遭到雷击般的浓眉凝结的面孔。“拿去，”安迪说。“要试放一下吗？”但我情愿回家用自己的音响放，闭起门来独自听，真是小气鬼。我摸出钱来付账，一个小妞说：

“你买了谁的？大哥。什么大，只买什么？”这些小姑娘说话方式非常特别。“天堂十七流派？卢克·斯特恩？高格尔·果戈理？”两人都笑了，身体摆动，屁股扭来扭去。突然我有了计策，内心骤然一阵痛苦和狂喜，我几乎跌倒在地，近十秒钟透不过气来，弟兄们哪。我回过气之后，就亮出刚刚清洁的牙齿说：

“小妹妹，你们家里有什么机器，可以放出模糊颤音吗？”因为我看出她们所买的唱片是青少年流行歌曲。“我看只有小型便携机吧，就像野炊时带的。”她们听了便把下唇伸出。“跟叔叔来吧，”我说，“听点正宗的。听听天使小号和魔鬼长号。请赏光。”我鞠躬行礼。她们又咯咯地笑起来，一个说：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哟，我们肚子饿了。哟，我们很会吃的。”另一个说：“对，她说没错，一点没错。”我就说：

“叔叔请客。什么地方你们说吧。”

于是，她们果真把自己当成美食家，真是天可怜见，她们以贵妇人的口吻历数了豪华的里兹饭店、布里斯托酒家、希尔顿饭店和意大利式玉蜀黍酒家。但我都进行了否定，说“还是跟着叔叔走吧”，就带她们来到拐角处的意大利面馆，让她们天真无邪的小口饱餐面条、香肠、奶油松饼、香蕉船冰淇淋、热巧克力酱，直到我腻烦为止。弟兄们哪，我的中饭很简朴，只吃了一片冷火腿和一些令人龇牙咧嘴的墨西哥辣肉羹。这两个小妞尽管不是姐妹，却很相像，她们想法相同，或者同样没有想法，头发颜色也一样，都染成麦秆黄。好啊，她们今天会真正长大的。今天我要玩它整整一天，午饭后不去上学，但教育肯定要搞，亚历克斯做老师。她们说，她们的名字叫玛蒂和索妮达。疯癫癫的，穿着显出幼稚的时髦。我说：

“好啊，好啊，玛蒂和索妮达。大放唱片的时机来了。来吧。”我们出了店门，街上很冷，她们认为，不能坐公共汽车，那不行，要打的，我也就迁就她们了，但心里暗暗觉得好笑。我从市心站停车处招来出租车，司机是个留腮须的老头，布拉提肮脏不堪，他说：

“不要撕座位套。不要破坏座位，刚刚重新换过。”我安抚他，让他别瞎担心。我们直奔市政公寓十八A幢，两个大胆妞咯咯说笑着，耳语着。长话短说，我们到了，我带路爬十一八室，她们一路气喘吁吁，有说有笑。接着她们喊渴，我便打开自己房间的百宝箱，给十岁少女每人倒上一杯地地道道的苏格兰威士忌，当然掺满了令人打喷嚏的麻辣汽水。她们坐在我那还没有叠被子的床上，大腿摆动着，笑着喝高杯酒，一边听我用音响放她们的感伤唱片。好像是喝某种香香甜甜的儿童饮料，盛在漂

带发条的桔子

亮、可爱、昂贵的金杯里，只听她们哦哦哦地喊叫，说着“厥倒”、“高山”等该年龄组内时髦的怪词。我一边放这种垃圾音乐，一边劝酒，再来一杯，而她们来者不拒，弟兄们哪。当她们的感伤流行乐唱片各放两遍（共有两张，一为艾克·亚德演唱的“蜜糖鼻子”，一为“夜以继日，日以继夜”，由两个可怕的太監式人物哼哼出来的，其姓名我忘了）的时候，她们已经接近小妞式歇斯底里的地步，在我的床上上蹦下跳，而我跟她们同室而坐着呢。

那天事实上做了些什么，就无需详述了，弟兄们一猜便知。两个小妞转眼就脱光了，笑嘻嘻的，易于闯入，她们看见亚历克斯叔叔赤条条地站着，挺着肉棒，并且像赤脚医生搞皮下注射一样，对自己的手臂注射了叫春野猫分泌物，两人认为是十二万分的好玩。然后我把心爱的《第九交响曲》从套子里取出，让贝多芬也赤身露体，并把唱针嘶嘶挪到最后乐章，里面尽是快乐幸福。来啦，低音弦乐器仿佛从床底下对着乐队的其他部分倾诉，接着男声加入，告诉大家要欢乐，于是高唱“欢乐”，幸福的曲调随之成了上天之壮丽火花；我油然感到许多老虎在体内跳跃，随之跃到两个小妞身上。这次她们并不认为好玩，于是停止了异常兴奋的喊叫，只得屈服于亚历山大大个子的奇异怪诞欲望；由于交响曲和皮下注射的作用，这种欲望显得十分神妙，值得大书特书，而且要求很过分，弟兄们哪。但她俩已经烂醉如泥，不可能感觉那么多了。

当最后乐章第二次转过来，关于“欢乐欢乐欢乐欢乐”的擂鼓和喊叫登峰造极的时候，这两个小妞再也不能冒充贵妇美食家了。她们醒过来，看到自己幼小的身体横遭作践，就闹着要回家，说我是野兽。她们的外表仿佛刚参加了大战役，这倒是事实，现在是浑身皮肉伤，满脸不快。嗨，她们不愿上学，但教育还是要接受的。她们已经接受了教育。她们穿布拉提时噢噢噢直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叫，小拳头嘭嘭打着躺在床上的我，我还是赤着身，肮脏得很，而且有气无力。小索妮达喊叫着“野兽、畜生，肮脏的捣蛋鬼。”我就让她们理好东西快滚出去，她们照办了，唠叨着叫条子治我之类的废话。她们下了楼，我则睡死过去；那“欢乐欢乐欢乐欢乐”的擂鼓和喊叫，依然响彻四壁之间。

5

那天的情况是，我醒得很迟，看手表快七点半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这样做并不是很聪明。因为，在这邪恶的世界上，事情总是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一报总要还一报的。对对对。音响已经不再高唱“欢乐”和“我拥抱你啊百万遍”，肯定有人把它关掉了，不是P就是M，一听就知道，他俩现在一定在客厅中。杯盘叮当，喝茶的嘟噜声，说明他们一个在工厂，一个在商店里劳累了一天，正在吃饭。可怜的老人。悲惨的老家伙们。我披上睡袍，以爱戴父母的独生儿子的模样，探出头去说：

“你们好哇。休息一天之后好多了。准备上夜班赚那点小钱。”他们说相信我这些日子在上夜班。“啮嚼、啮嚼、啮嚼，好吃，妈，有我的吗？”好像是速冻馅饼，她把它解冻后热了一下，样子不那么诱人，但我必须那样说。爸爸用不悦、猜疑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番，没有说话，谅他也不敢，妈妈有气无力地朝我一笑，冲着身上掉下的肉，我这独子。我欢跳着进了浴室，身上感到肮脏，黏糊糊的，便迅速洗了个澡，然后回房穿上晚上的布拉提。接着，我梳洗得精神焕发，坐下来吃馅饼。爸爸说：“我不是多管闲事，儿子，你到底在哪里上夜班啊？”

“哦，”我咀嚼着，“大多是零工，帮工什么的。东干西干，看情况。”我瞪了他一眼，好像说你自顾自，我也会自顾自的。“我是不是从不要零钱花的？买衣服的钱，玩耍的钱？好啦，还问什么呢？”

带发条的桔子

我爸忍辱求全，嘴里却叽哩咕啲的。“对不起，儿子，”他说。“但我为你担心啊！有时我做起噩梦来，你也许觉得可笑，但长夜梦多着哩。昨夜我就梦见了你，并不是高兴的事。”

“哦？”他勾起了我的兴趣，是梦见了我。我觉得自己也做了个梦，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“什么呢？”我停止嚼那黏糊糊的馅饼。

“很逼真的，”爸爸说。“我看见你躺在大街上，被其他孩子打了。那些孩子活像你送到上次那个教养学校之前，曾经来往的那帮子。”

“哦？”我听了窃笑一下，爸爸真的以为我改弦更张了，或者相信相信而已。此刻我记起了我的梦，那天早上，乔治做将军在发号施令，而丁姆扬着军鞭狞笑着追打。但有人告诉我，梦里的事和现实是相反的。“爸爸哟，不要为独子和惟一的接班人操心哪，”我说。“不要怕。他会自己照顾好自已的，真的。”

爸爸说：“你好像无助地躺在血泊中，无力还手。”真的倒过来，因此我又轻轻窃笑一下，随后把口袋里的叶子统统掏出来，哗地掷到整洁的台布上。我说：

“拿去，爸爸，钱不多。是昨晚挣的。给你和妈妈去哪个酒吧喝几口苏格兰威士忌吧。”

“谢谢儿子。”他说。“可是我们不大出去喝酒了。是不敢出去，街上乱糟糟的。小流氓猖獗。不过，要多谢你。我明天给她买一瓶什么带回来。”他捞起不义之财塞进裤兜，妈妈在厨房洗碗呢。我笑容可掬地出门啦。

我下到公寓楼梯底下时，有点感到吃惊。不止是吃惊，简直是张口结舌。他们早已在等我了，站在乱涂过的公益墙画前。前面讲到过它，就是裸男裸女神情严肃地开机器，表示劳动尊严的裸体画，上面却有调皮捣蛋的孩子用铅笔在嘴巴边上涂了那些脏话。丁姆手持又大又粗的黑色油彩棒，把公益画上的脏话描得很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大，一边描，一边发出丁姆式的大笑——“哇哈哈”。乔治和彼得露出亮闪闪的牙齿向我问候的时候，他回过头喊道：“他来了，他露面啦，乌拉，”并笨拙地玩了半圈足尖舞。

“我们担心啦，”乔治说。“我们在老泡刀奶吧，边等边喝，你可能为什么事生气了，所以我们迫到窝里来了。彼得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一点也没错。”彼得说。

“对——不——起，”我小心谨慎地答对。“我格利佛有点痛，只得睡觉了结。我吩咐叫醒，却没有叫。还好，大家都来了，准备去看夜晚的礼物，对吧？”我好像从教养跟踪顾问德尔托得那里学来了“对吧？”那个口头禅。真的很奇怪。

“头痛好些了？”乔治好像很关切地问。“也许是格利佛使用过度。发号施令，严肃纪律什么的。想必不痛了吧？想必不是更乐意回去睡觉吧？”他们都笑了一下。

“等等，”我说。“让我们把头绪理个清清楚楚。原谅我的措辞，这种挖苦口气跟你不相配的，小朋友们哪。也许你们在我背后说过悄悄话吧，开点小玩笑什么的。作为你们的哥们和头头，想必我有资格了解事态的发展吧？好啦，丁姆，那阵傻笑预示着什么呢？”因为丁姆张开大嘴，无声地狂笑着。乔治迅速插话道：

“好吧，不要再欺负丁姆啦，兄弟。那是新姿态。”

“新姿态？”我问。“这新姿态是什么东西？在我睡觉的时候，肯定搞过什么大鸣大放。快点一五一十地说吧。”我抱起手臂，松弛地靠在破楼梯栏杆上倾听，我站在第三级楼梯上，比他们高出一头，尽管他们自称哥们。

“别生气啊，亚历克斯，”彼得说，“我们想要把事情搞得更民主一些，而不是统统让你说了算。不要生气嘛。”乔治说：

“有什么生气不生气的，主要看谁的主意多。他出了什么主意呢？”他大胆地逼视着我。“都是小玩意儿，就像昨晚的小儿

科。我们长大了，弟兄们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我若无其事地问。“我还要听听呢。”

“好吧，”乔治说，“想听就听吧。我们游来逛去，入店抢劫什么的，每人捞到一把可怜巴巴的票子。在‘保镖’咖啡店，有个‘英国威尔’，说什么任何人只要愿意去搞到任何东西，他都可以出手销赃。要闪闪发亮的东西，珠宝，”他说，依然冷冰冰看着我。“大把大把大把的钱准备着呢，英国威尔就这么说的。”

“啊，”我内紧外松地说。“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与英国威尔打交道的啊？”

“断断续续地，”乔治说，“我独来独往，比如上个礼拜天。我可以独立生活的，对不，哥们？”

我不怎么喜欢这一套，弟兄们。我问：“你准备拿这大把大把大把的金钱去干什么呢？真是夸大其词。你不是什么都有的吗？需要汽车，就到树上去摘；需要花票子，就去拿。对吧？为什么突然热衷于做脑满肠肥的大资本家啦？”

“啊，”乔治说，“你有时想问题、说话就像小孩子。”丁姆听了哈哈大笑。“今晚，”乔治说，“我们要搞大人式抢劫。”

于是，梦境成真了。将军乔治在指手画脚，丁姆手持军鞭，像没头脑的喇叭斗牛狗狞笑着。但我小心翼翼地应付着，字斟句酌，绝不马虎，露着笑容说：“很好。真不错。主观能动性专找等待的人。我教会你不少东西，小哥们。把想法告诉我吧，乔治仔。”

“哦，”乔治狡黠、奸诈地笑着，“先去原来的奶吧，不赖吧？热身用的，小子，尤其是你，我们比你先开始的。”

“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，”我不停地笑。“我正想提议亲爱的老柯罗瓦呢。好好好。带路吧，小乔治。”我假装深深一鞠躬，拼命微笑，但心中盘算着。到了街上，我发现事前盘算是蠢材的做法，而大脑发达的人则使用灵感和上帝送来的东西。此刻，可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爱的音乐帮了我的忙。有汽车开过，车载收音机播送着音乐，我刚好听出一两个小节的贝多芬，是小提琴协奏曲，最后一个乐章。我马上明白该如何去做。我用深沉沙哑的声音说：“对，乔治，来，”并嗖地拔出长柄剃刀。乔治“啊？”了一声，快速拔出弹簧刀，刀刃啪地弹出刀柄。我们两人对峙着。丁姆说：“不不，那样不对。”试图从腰间解开链子，但彼得伸手紧紧摀住丁姆说：“别管他们。那样是对的。”于是，乔治和鄙一声不吭玩起了追猫游戏，寻找可乘之隙。其实两人都对对方的打法太熟悉了，乔治不时用闪亮的刀子一冲一冲的，但一点没有触及到对方。与此同时，过路人看到我们打斗，却不加理睬，也许这已是街头常景了。此刻我数“一二三”，挺剃刀咔咔直刺，不是刺面孔、眼睛，而是刺乔治的挥刀之手。小兄弟呀，他松手了。一点没错，他把弹簧刀当啷丢到冻得硬邦邦的人行道上。剃刀刮到了手指，路灯下，他看到了血滴冒出，红红的扩展开来。“来呀，”是我在起头，因为彼得规劝丁姆不要把链子解开，丁姆听从了。“来呀，丁姆，你我来一场，怎么样？”丁姆一声“啊啊啊咳”，就像发疯的大野兽，神速地从腰间甩出链子，如蛇一样舞动，令人佩服不已。我的正确套路是如蛙跳一般放低身体，以保护面孔和眼睛，我这么一来，可怜的丁姆就感到有点吃惊，因为他惯用直线正面的啪啪啪。我承认，他在我背上狠狠啣了一下，火辣辣地疼痛，但这个痛感唤起了我，要决定性地快速冲击，把丁姆了结掉。我挺起剃刀直刺他穿紧身裤的左腿，割破两寸长的布料，拉出一点点鲜血，令丁姆暴跳如雷，正当他像小狗一样嗷嗷直叫的时候，我尝试了对付乔治的同样套路，孤注一掷——上、穿、刺，我感到剃刀刺入丁姆手腕肉中足够的深，他就扔掉了蛇行的链子，像小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。接着他一边嗷叫，一边想喝掉手腕上的鲜血，太多了喝不完，嘟噜嘟噜嘟噜，红血血就像喷泉一样好看，但不久就止住了。我说：

“对啦，哥们，现在真相大白了。对吧，彼得？”

“我什么也没说过的，”彼得说。“我一句话没说。看，丁姆快流血流死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，”我说。“一个人只能死一次。丁姆出生前就死了。那红红血很快会止住的。”没有刺中主动脉。丁姆嗥叫呻吟着，我从自己口袋掏出干净手帕，包扎在可怜的垂死的丁姆的手上，正如我说的，果然止血了。这下他们知道谁是老大了吧，绵羊们，我心想。

在“纽约公爵”的雅室，过了一会儿就把两个伤兵安抚好了，大杯的白兰地（用他们自己的叶子买的，我的钱都给了老爸），再加手帕蘸水一擦就解决了。昨晚我们善待过的老太太又在那里了，喋喋不休地喊“谢谢小伙子们”，“上帝保佑你们，孩子们”，但我们并没有重复做善事。彼得问：“玩什么花样呢，姑娘们？”为她们叫了黑啤，他口袋里好像花票子不少，所以她们更加响亮地喊“上帝保佑你们众人”，“我们绝不把你们捅出去的，孩子们”，“天底下顶好的小伙子，你们就是的”。我终于向乔治开口：

“现在我们已经回复原状了，对吧？跟从前一样，全部忘记，好吗？”

“好好好，”乔治说。但丁姆还是摸不着方向，他甚至说：“我原本可以逮住那大杂种的，看，用链子，只是有人挡着罢了，”好像他不是跟我打，而是跟其他什么人打。我说：

“呃，乔治仔，你刚才打算怎么样？”

“咳，”乔治说，“今晚算了。今天请不要考虑吧。”

“你是强壮的大个子了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大家一样。我们不是小孩子了，是不是，乔治仔？你究竟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我原本可以好端端用链子勾他眼睛，”丁姆说。老太太们还在念叨“谢谢小伙子”。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喏，是这么一所房子，”乔治说。“门外有两盏路灯的。名字傻乎乎的。”

“什么傻乎乎的名字？”

“‘大厦’之类的废话。有一个年迈老太婆，与猫儿陪伴同住，还有那些个贵重古董。”

“比如说？”

“金银珠宝啦，是英国威尔说的。”

“知道了，”我说。“我是非常熟悉的。”我知道他指什么地方——“老城区”，就在维多利亚公寓后面。嗨，真正的好领导总是懂得何时对下属表示大度。“很好，乔治，”我说。“好想法，应予采纳。我们马上出发。”我们出门时，老太太们说：“小伙子，我们什么也不说。你们一直在这里的，孩子们。”因此我说：“好姑娘。十分钟再回来买东西吃。”我带领着三个哥们，去找我劫数难逃的归宿去了。

6

过了“纽约公爵”向东，有几幢办公楼，破旧的图书馆，再就是高大的公寓楼，称为维多利亚公寓，意思表示什么事胜利了，此后是所谓的“老城区”，是旧房屋集中区。这里有一些顶呱呱的古居，弟兄们哪，里面都住着老人，瘦巴巴的老上校们，拄着拐杖，咳嗽不停；寡妇老太婆们；养猫的老处女们，耳朵聋了，弟兄们哪，她们一辈子纯洁无邪，没有感受过男子的触摸哪。的确，这里有的古物在旅游品市场颇值钱，比如绘画啦，珠宝啦，那种塑料发明之前做的废旧物品啦。我们愉快地来到这幢叫做“大厦”的古居，门外有球形路灯，架在铸铁灯柱上，仿佛大门两边的门卫。底楼有一个房间点着暗暗的灯，我们跑到街头暗处窥探进去，看窗子里面有什么。窗户装了铁包笼，房子就像一所监狱，但我们把里面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。

带发条的桔子

原来，这个白发瘪嘴老太婆正拿着奶瓶倒牛奶，接着把几个碟子端到地板上，可以想见下面有不少雄猫雌猫在喵喵拱动着。还可以看见一两只又大又肥的猫婆，跳到桌上，张开大嘴“喵喵”。只见老太婆喃喃回答着，好像在责骂着她的猫咪们。房间墙上有很多旧画、精巧的旧钟，还有看上去像值钱古董的花瓶和摆设。乔治耳语说：“东西可以换大钱的，弟兄们。英国威尔会眼红的。”彼得问：“怎么进去？”这下要看我了，要快，省得乔治抢先吩咐我们怎么办。“首先，”我耳语说，“要试试正常的办法，从前门进。我要非常礼貌，诉说一个哥们在街上奇怪地昏倒了。她开门时，乔治要准备那样表演。然后讨水喝，或者打电话找医生。然后进去就容易了。”乔治说：

“她可能不开门的。”我说：

“我们试试，对吧？”他耸耸肩，清清嗓子。我对彼得和丁姆说：“你们两个哥们把住大门两边。好吗？”他们在黑暗中点头称好好好。“来，”我对乔治示意后，直奔房屋的大门。门旁有一个门铃按钮，我就摁下去，大厅里铃声“丁零、丁零”大作。里面出现有人听见的动静，仿佛老太太和猫们听到铃声都竖起耳朵，脸上出现了诧异的表情。于是我略带紧迫地摁门铃。接着我俯身到信报投入口，以文雅的声音喊道：“太太，请帮帮忙。我朋友在街上突然发了怪病，劳驾让我打个电话找医生吧。”然后我看见大厅里的灯点亮了，然后就听见老太太脚踏平底拖鞋踢嗒踢嗒地走近前门；不知为什么，我感到她的胳肢窝各搂了一只大胖猫咪。此刻，她以令人惊讶的深沉的声音喊道：

“走开。不走开就开枪了，”乔治听到后想要笑出来。我那绅士的嗓音充满了痛苦和紧迫：

“帮一把吧，太太。朋友病得很重。”

“走开，”她大喊。“我知道你们的诡计，哄我开门，兜售不需要的东西。走开，真的。”那真是可爱的天真。“走开，”她又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说，“否则我放猫咪咬你们。”可以看出，她有点疯劲，可能是一辈子独身的缘故吧。此时，我抬头一看，发现前门上面有一个上下推拉窗，只要搭搭人梯，从上面走，就快多了。否则争论一晚上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因此我说：

“好吧，太太。你不肯帮忙，我只好背着落难朋友到别处去了。”我眨眼让哥们都悄悄离开，只顾自喊叫着：“好吧，老朋友，在别处肯定能遇到好心肠的人。夜间有这么多的流氓地痞出没，也许难怪老婆婆要起疑心的。不，不能怪她的。”然后，我们又在黑暗中窥伺；我耳语道：“对。回到门边去。我踏了丁姆的肩膀，开窗户进去，哥们。然后把老太太关起来，打开大门放进大家。没问题的。”我在表明谁是头头，谁是出主意的。“看哪，”我说。“那门上面的石匠活做绝了，脚踏上去正好。”我想他们都看见了，也许很钦佩，都在黑暗中点头称对对对。

因此大家踮脚回到门前。丁姆是重量级壮汉，彼得和乔治把我推上成人一般的肩膀。在此期间，多亏了傻乎乎的电视全球转播，特别是由于夜晚警力不够人们产生夜惧，所以街头一片静寂。我站在丁姆的肩头，发现门上石条很容易勾住靴子，膝盖搭上去，人也就上去了。不出所料，窗户关着。我掏出剃刀，用硬骨刀柄灵巧地砸破玻璃。与此同时，我的哥们在下面无法呼吸，所以我把手伸进砸破处，让下半片窗户平稳地升起打开。我就像爬进浴缸一样进去了。我的绵羊们在下面抬起头，张开嘴，弟兄们哪。

我在暗夜里踉踉跄跄，到处都有床铺、碗橱、大马桶、箱子和书堆，但我大模大样地向该房间的门走去，只见门下面有一道亮光。门吱嘎一声，我到了积满灰尘的走廊，还有别的门呢。弟兄们，这么多的房间，给一个老太养猫咪真是太浪费了，大概雄猫、雌猫有各自的卧室，就像女王和亲王一样，并以奶油和鱼头为生。我听到楼下老太太压低的声音说：“是是是，就这样，”可

能她是在跟那叫着“妈——”侧身挨近要奶吃的猫咪对话吧。接着我看到了下到大厅去的楼梯，心里想，让这些一无定性、一钱不值的哥们看看，我一个抵仨还不止呢。我打算独自一人去搞定。必要时，对老太婆和猫咪实行超级暴力，然后抓取大把的貌似实用的物品，蹦跳着去打开前门，把金银财宝撒向翘首以盼的哥们。他们得学习做领导的各种素质啊。

我缓慢优雅地下楼，在楼梯上还欣赏着蒙尘的旧画——长发披肩、衣领高竖的姑娘啦，树木苍翠、马匹放牧的乡间啦，赤身吊在十字架上的胡子圣人啦。房舍内有一股子猫咪和猫食鱼、积年尘封的浓烈霉味，与公寓完全不同。我到了楼下，看到前厅的灯光，她是在这里喂猫咪的，更看到吃得脑满肠肥的大猫婆，挥着尾巴走进走出，在门座上擦毛。昏暗的大厅中有一只大木箱，上面可以看到一座漂亮的小雕像，在前厅透过来的灯光中闪闪发光，我就顺手牵羊地归为己有了，这雕像好像是单腿独立、双臂伸展的细腰小姑娘，看样子是银子打成的。我拿着它进入灯光通明的前厅，嘴里说着：“嗨嗨，你好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我说，我们在信报投入口的短暂谈话不够过瘾，对吧？还是承认吧，老实点吧，你这个臭老太婆。”我眯起眼睛看亮光中的前厅和里面的老太婆。地毯上爬满了雌猫、雄猫，东奔西跑，低层空气中飘浮着软毛，肥猫婆形状各异，色彩多样，黑的，白的，虎斑纹的，姜黄色的，玳瑁色的，年龄也有大有小，有猫仔在相互戏耍，也有成年猫咪，还有脾气暴躁、淌着口水的老猫。它们的主人，这个老太太犹如壮汉一样逼视着我说：

“你怎么进来的？离开远一点，你这恶少癞蛤蟆，别逼我出手打你啦。”

我听了大笑不止，看到老太太青筋暴起的手里，竟拿着一根木头文明棍，她扬起那破手杖威胁我。我张开亮闪闪的牙齿，悠悠地靠近她，沿墙壁看到餐具柜上有一个小玩意儿，那是任何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像我一样酷爱音乐的孩子所能亲眼看到的最最可爱的东西啦，这就是贝多芬的连肩头像，他们叫半身像的，是石雕，石头长发，眼睛深藏，飘垂的大领带。我立刻去那里取，一边说：“真可爱，是专为我雕刻的。”但我眼睛盯住它向它走去，贪婪的手伸了过去，却没有看见地板上有牛奶碟子，便踩了上去，几乎摔倒。“哎哟，”我试图站稳，但老太太已经狡猾地以老年人少有的快捷来到我背后，用手杖啪啪打我的格里佛。我用手和膝盖支撑，想要爬起来，嘴里说着：“淘气淘气淘气。”她又开始打了，还说：“可怜的贫民窟小臭虫，竟敢闯进体面人家来。”我讨厌这种啪啪游戏，就在手杖打下来的时候抓住其一端，她于是乎很快失去了平衡。她想要抵住桌子让自己站稳，可是桌布松动了，它连带着牛奶罐子和奶瓶像醉汉一般摇摆着，并向四面八方撒下白花花的牛奶，她随之跌在地上哼哼，一边还唠叨着：“该死的小孩，你要吃苦头的。”此刻，所有的猫儿就像遭了猫类恐慌，仓惶地到处逃窜，有些在相互责难，爪子打着猫拳，嗒嗒嗒，咯咯咯，啦啦啦的。我站了起来，这个卑鄙刻毒、一心报复的老妪抖着垂肉，哼哼地想要从地上支撑起来，我飞起一脚踢她的面孔，她不高兴，高喊：“哇——”，只见踢到的地方，顿时起了一个发紫的肿块，包裹在皱纹寿斑之中。

我踢腿后，往回走时，肯定踩踏了尖叫着互殴的猫咪的尾巴，只听响亮的一声“吆——”，一团软毛、牙齿、脚爪紧紧抱住了我的腿，我一边咒骂，一边想甩掉它，一手拿着银像，一手还要越过老太婆，去抓取那可爱的贝多芬凝眉石雕。正在这时，我又踩到了一个满是牛奶的碟子，几乎又要飞跃起来，假如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，而不是叙事者鄙人，那么整个事情倒是挺滑稽的。此时，地上的老太婆跨过所有的战斗猫咪，抓住了我的腿，还在向我喊“哇——”，由于我本来就立足不稳，这次真的跌倒了，压住了泼出的牛奶和乱抓的猫儿，两个人都倒在地上，老妪开始

拳打我的面孔，她一边还尖叫：“打他，揍他，拔指甲，这个小毒蟑螂，”只对着猫咪讲，几只猫竟然听从老太婆的吩咐，跳到我身上，乱抓一气。于是我也气急败坏地还击，但老妪说：“癞蛤蟆，别碰我的猫咪，”并抓伤我的面孔。我尖叫起来，“你这老虔婆，”举起小银像狠狠砸在她格利佛上，这下总算让她乘乘地闭嘴了。

当我从地上爬起，摆脱嗥叫的猫咪们时，耳中真真切切地听到了远处的警车警报，我马上醒悟，养猫老妪刚才打电话是报警，而我却以为她在跟猫咪打交道呢。我摁门铃求救的时候，她已经疑团丛生了。

听到可怕的警车声，我马上飞奔到前门，费了好大的劲才打开那些锁啊，铁索啊，门闩等防护物。门打开了，等在门阶上的正是丁姆，我刚好看到另外两个所谓的哥们飞也似的逃跑了。“快走，”我向丁姆喊道。“条子来啦。”丁姆说：“你留下来会他们吧，哈哈，”只见他取出链子挥起来，链子嗖嗖蛇行，优雅而富有艺术性地打在我的眼皮上，幸亏我眼睛闭得快。我嗥叫着，忍着剧痛想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丁姆说：“我不喜欢你刚才的行为，哥们。像你以前那样攻击我是不对的，兄弟。”接着我听到笨重的靴子离开声，他哈哈地冲进黑暗中，只过了七秒钟左右，就听见警车刹车声，让人恶心的警报声嗥叫着停歇，犹如疯狂的野兽要死了。我也在嗥叫，活像没头的苍蝇，啪一头撞到大厅的墙上，我的眼睛紧闭，流着汗水，疼痛万分。警察到的时候，我正在走廊里摸索，当然看不见他们，只是听见，贴近地闻到这些杂种的气味。不久可以感到他们动粗，拧住我双臂架出去。我还可以听见一个条子的声音，方向是我刚才出来的猫咪成灾的房间：“她被砸得厉害，但还有气，”与此同时，猫咪的高叫声不绝于耳。

“这次真是太兴奋，”我听到另一名条子说，同时被推搡着塞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进警车。“小亚历克斯全归我们管了。”我尖叫道：

“我眼睛瞎了，上帝惩罚你们，放你们的血，狗杂种。”

“脏话，脏话，”一个声音大笑道，接着我的嘴巴挨了戴戒指手背的一耳光。我说：

“上帝宰了你们，臭狗杂种。其他人呢？我那些臭叛徒哥们哪里去了呢？一个天杀的臭朋友打了我的眼睛。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。都是他们出的主意，弟兄们。是他们强迫我做的。我是无罪的，上帝宰了你们。”此时他们都漫不经心地嘲笑我，并把我塞进警车的后座，我继续念叨这些所谓的哥们，后来发现是徒劳的，因为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回到“纽约公爵”的雅座内，强迫来者不拒的臭老太婆灌下黑啤和双份苏格兰白兰地，她们就报之以：“谢谢小伙子们。上帝保佑你们，孩子们。一直在这里的，小伙子们。没有离开半步。”

此刻，我坐的车拉着警报向警察所开去，我被夹在两个条子之间，他们欺负人惯了，笑嘻嘻地不时揍我打我一下。后来，我发现自己可以略微睁开眼睛，就像透过眼泪一样，瞥见城市房屋流水般闪过，那些灯光仿佛在相互碰撞。通过刺痛的眼睛，可以看见两个在后座看管的嘻嘻哈哈的条子，以及细脖子司机，旁边是粗脖子的杂种，他以嘲讽的口吻对我说：“嘿，亚历克斯仔，大家都期待着一起度过愉快之夜，是不是啊？”我说：

“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，欺负弱小的人？愿上帝把你打下地狱，你这个脏杂种，淫棍。”他们听了大笑不止，后面有一个臭条子拧了我耳朵一把。粗脖子副驾驶说：

“人人都知道小亚历克斯团伙的。我们的亚历克斯已经成为声名远扬的小伙子啦！”

“是其他几个呀，”我喊道。“乔治、丁姆、彼得。他们不够哥们，是杂种。”

“嗨，”粗脖子说，“整个晚上你有的是时间，你还是老老实

实地讲那些年轻绅士的英雄事迹，他们怎么把天真可怜的小亚历克斯引入歧途的。”这时有另一辆拉着警报的车交会过去的声音。

“那警车是抓这些杂种的吗？”我问。“你们这批杂种准备去抓他们吗？”

粗脖子说，“那是救护车。肯定是去接你的老太受害人的，你这卑鄙无耻的恶棍。”

“都是他们干的，”我大声喊道，眨眨刺痛的眼睛。“那些杂种正在‘纽约公爵’里狂饮呢。去抓他们呀，该死的臭淫棍。”又一阵大笑，我可怜的刺痛的嘴巴又挨揍了，弟兄们哪。此刻，我们来到了臭警察所，他们把我连踢带拉弄下警车，推搡着上了台阶，我心里明白，不可能从这些臭狗杂种这里得到公平的对待，天杀的。

7

他们把我仿拖到这灯光通明、粉刷一新的审讯室，味道非常浓烈，是呕吐、厕所、酒气、消毒剂的混合物，都来自附近的牢房。远处隐约可以听见一些囚犯在咒骂和唱歌，我想还听到了一个人起劲地唱道：

“我要回到亲爱的身边，
等你，亲爱的，离开以后。”

但有条子在喝令他们住嘴，甚至可以听到有人遭到痛打，嗷嗷地大叫不止，听起来倒像醉酒的老太太，不是男人。有四名条子跟我一起来的，都在大声地喝茶，桌上放着一把大茶壶，他们把茶水倒在肮脏的大茶缸里啜饮、喷吐。他们没有请我喝，只是给我弄了把破镜子瞧瞧，果然，我不再是你们的帅哥叙事者啦，而是丑八怪，嘴巴肿起，眼睛通红，鼻子也碰歪了。他们看到我的沮丧模样，都哈哈大笑，其中一个说：“爱就像年轻的噩梦。”这时，一个警官进来了，肩上的星星说明警衔很高很高，他看见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我就“唔”了一声。于是审讯便开始了。我说：

“我不会说一句话的，除非有律师在场。我懂法的，狗杂种。”当然，他们又是一阵子哄堂大笑，警官说：

“对的，弟兄们，一开始就要给他看看，我们也懂法的，但懂法不能万事大吉。”说话声像绅士，但疲倦得很，接着他以哥们的笑容朝一个胖大杂种点点头。胖子脱掉上衣，只见他真是大腹便便，不紧不慢地靠近我；他张开嘴，疲惫而怀疑地对我狞笑着，喷出刚才喝过的奶茶味。作为警察，他胡子刮得不大干净，衬衣胳膊窝下有汗渍，靠近时可闻到耳屎的气味。他捏紧红色的臭拳，直捅我的肚子，真不公平，其他条子看了笑得前仰后合，只有那警官还是那样疲惫地狞笑着。我被迫倚靠着粉刷的白墙，布拉提沾了一身白，尽力回过气来，肚子疼痛不已，不由得想呕出晚上行动前吃进去的黏糊糊的馅饼。但我不能忍受那满地乱吐的行为，所以就咽回去了。接着我看见胖彪形大汉转向条子哥们，对自己的工作业绩夸耀哄笑一番，我便伺机提起右脚，没等其他警察来得及警告他小心后面，就狠狠踢中他的胫骨。他尖叫杀人啦，来回跳动着。

此后，他们每人轮流着，把我当做断命的球，弹来弹去，弟兄们哪，同时揍我的卵袋、嘴巴、肚子，拳打脚踢，我终于忍不住呕吐到地板上，就像情急发疯的人一样，我甚至说：“对不起，弟兄们，那件事是我做错了。抱歉抱歉抱歉。”但他们交给我旧报纸，命我擦干净，接着又令我用锯末擦。然后，他们差不多就像老哥们一样说，我可以坐下，大家伙平心静气地谈谈。此时，德尔托得进来看了看，他就在本大楼里办公，显得很疲惫，肮脏不堪，说：“还是出事了，亚历克斯仔，对吧？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，对吧。”他转向条子说：“晚上好，督察。晚上好，巡佐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大家好。嗨，我该歇业了，对吧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，这孩子看上去真的脏乱差，是不是？看看

他的面目吧。”

“暴力滋生暴力，”警官以神圣的口吻说。“因为他违法拒捕来着。”

“歇业啦，对吧，”德尔托得又说。他冷眼看看我，似乎我已变成物件，不再是精疲力尽、惨遭毒打的人。“看来我明天得到庭吧。”

“不是我，兄弟，先生，”我说，有点想哭。“为我辩护吧，先生，我还没那么坏。我中了奸计，先生。”

“说得跟红雀唱得一样好听，”警官冷笑着。“几乎可以把屋顶唱飞喽。”

“我会说话的，”德尔托得冷冷地说。“我明天到庭，别担心。”

“如果你喜欢打他的排骨，先生，”警官说，“不用顾忌我们的。我们来摠住他。他可能是你的又一个扫兴鬼吧。”

德尔托得接着做了一个我竟想不到的动作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本该把我们坏蛋改造成真正的好人才是，尤其是四周有那些个警察呢。他凑近来啐了一口。他啐了一口。他对准我的面孔啐了一口，然后用手背擦擦湿嘴。我用带血的手帕将挨啐过的面孔擦啊擦啊擦啊，说着：“谢谢你，先生，十分感谢，先生，你真好，先生，谢谢啦。”德尔托得一声不响就走了。

条子现在着手搞了个长篇材料让我签署。我自忖，你们统统见鬼去吧，如果你们这些杂种都站在“善行”的一边，那我很高兴去另立门户。“好吧，”我对他们说，“狗杂种，臭淫棍，拿去吧，统统拿去。我不再准备趴着爬来爬去，臭杂种。你们想要从哪里讲起呢？狗屎野兽？从最后一个教养所？好的，好的，就这个吧。”我和盘托出，让这速记员写了一页一页又一页，他不声不响，谨小慎微，一点都不像做警察的。我讲述了超级暴力、抢劫、打架、抽送抽送，统统讲了，直讲到今晚与养猫咪富家老太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婆的事情。我确保把那些所谓的哥们也牵涉进去，脱不了干系。我讲完时，速记员有点头脑发胀的，可怜的老头。警官以友善的口吻对他说：

“好啦，小子，你下去好好喝杯茶，然后把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打印出来，注意用衣夹夹住鼻子，一式三份。然后再拿来请我们英俊的小朋友签署。你呢，”他对我说，“可以去看看结婚套间，自来水等设施样样俱全。好吧，”疲惫的声音对两个非常严厉的警察说，“带他走。”

我被连踢带揍威逼着来到牢房，与十一二个囚犯关在一起，其中很多是醉鬼。有些真是可怕的野兽，一个人鼻子全被吃掉了，嘴巴像大黑洞一样张开；一个躺在地上打鼾，嘴巴一直在淌粘液；一个好像裤子里拉满了屎；还有两个同性恋，都看上了我。其中一个跳上了我的背脊，我与他的气味好一阵斗争，那味道像脱氧麻黄碱兴奋剂和廉价香水，我简直要再次呕出来，只是腹中空空如也才作罢，弟兄们哪。接着另一个同性恋开始伸手摸我，随后两个人嗥叫着扭打起来，两人都想接触我的身体。声音搞大了，引来两个条子，用警棍捅他们，才使他们安静地坐下来，目光茫然，其中一个的面孔滴滴淌着血。牢房中有高低床，全是满满的。我爬到一擦四层床的上铺，发现有一个醉老汉在呼呼大睡，很可能是条子给举抛上去的。不管他，我又把他托下来，其实他并不怎么重。他摊垮在地板上的一个胖醉鬼身上，两个人同时醒来，喊叫着，笨拙地对打起来。我在臭烘烘的床上躺下，精疲力竭地忍痛睡着了。但这哪里是睡觉啊，分明是昏厥中来到了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在这里，弟兄们哪，我身处鲜花盛开、树木丛生的田野，那里有一头人面山羊在吹长笛，而贝多芬暴雷般的面孔像太阳一样升起，戴着领带和狂风吹乱的怒发，接着就听见了《第九交响曲》最后乐章，歌词有点混杂；这是梦中，仿佛歌词本身不得不混杂起来似的：

孩子，你这苍天的喧闹鲨鱼，
乐园的屠杀，
燃烧之心，唤起了，着迷了，
我们要打你的嘴巴
踢你的臭屁股。

但曲调正确，我被叫醒的时候是知道这一点的；由于手表被抄走，不知道是两分钟、十分钟，还是二十小时，几天，甚至几年后把我叫醒的。下边数里开外，有一个条子在用铁钉头的长杆戳我，嘴里说：

“醒醒，小子。醒醒，我的美人。来看看现世的烦恼。”我说：

“为什么？谁？哪里？什么事？”心中《第九交响曲·欢乐颂》的曲调依然唱得非常动听。条子说：

“下来自己看。你有非常兴奋的消息呢，小子。”于是我爬了下来，身体僵硬疼痛，不像真正的苏醒；这个警察身上散发着浓烈的奶酪洋葱味，他推着我离开了肮脏且鼾声四起的牢房，穿过重重走廊，与此同时，“欢乐，你这苍天的光辉火花”的曲调仍在心中不停地闪耀着。我们来到一个整洁的写字间，办公桌上是打字机和花瓶花束。老板桌后面坐着警官，神情严肃，冷冷眼神盯着我睡眼惺忪的面孔。我说：

“好好好。不错呀，兄弟。有什么好事，在这亮堂堂的半夜？”他说：

“给你十秒钟，把脸上那愚蠢的奸笑抹去。然后要你仔细听着。”

“哦，什么？”我笑着说。“几乎把我打死、啐死，让我连续几小时坦白罪行，再把我投入肮脏的牢房，睡在疯子、变态狂中间，难道不满意吗？狗杂种，又有什么新花样折磨我呢？”

“是你的自我折磨，”他言正其辞地说。“我对着上帝祈求，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这事能把你逼疯。”

他话还没说出口，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养猫咪的老太婆已经在一家市立医院进入了那美好的世界。我显然下手太狠了一点。好好，那说明了一切。我想到了那些个猫咪，嗥叫着要牛奶而不得，老太婆女主人再也不能喂它们了。这事具有决定性。我已经输个精光。而我才十五呢。

第二部

1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我接着讲下去，这是第八十四 F 号国监的故事中催人泪下的悲剧部分。弟兄们，我惟一的朋友们，你们不会愿意听那些龌龊可怕的、令我父母痛心疾首的惊愕之事，爸爸把伤痕累累、血迹斑斑的手砸向天上不公平的上帝，妈妈嘟起嘴哇哇哇、哇哇哇、哇哇哇地哭，悲叹独养儿子、心肝宝贝居然这样没出息，令大家失望。低等法院严厉的老治安法官说了些很难听的话，来叱责鄙人，即你们的朋友，尽管德尔托得和警察们此前已经含血喷人、极尽龌龊肮脏的诽谤之能事，天杀的。接着是在臭变态狂和肮脏罪犯中间的羁押，然后在高等法院接受审判，有法官和陪审团参加，用十分庄严的方式说了一些地地道道的脏话。此后是“有罪”的宣判，他们说“十四年徒刑”时，我妈妈放声大哭。我现在就在这里，被踢着眶当关进八十四 F 号国家监狱刚好两个年头了，身穿囚服，那是肮脏的粪黄色上下连身号衣，号子缝在胸部，肚脐眼上面，背上也缝了，来来去去我都是六六五五三二一号，再也不是你们的小哥们亚历克斯啦。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我关在这个地狱洞、人类兽园长达两年，被凶残成性的看守踢打、推搡，与色迷迷的臭罪犯打交道。其中有一些罪犯是真正的性变态，随时随地打算把口水流到像叙事人这样面容姣好的小伙子身上。坐牢并不是教化，一点都不是；而且国监强迫犯人在车间里糊火柴盒，在院子里一圈一圈一圈地放风出操，有时晚上还来个老教授样子的人，讲解甲壳虫、银河系、《雪花的光辉奇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闻》，这最后一课曾使我捧腹大笑，我想起了冬夜里的那次，对图书馆出来的老头进行推搡和破坏公物，当时我的哥们还没有叛变，我自己又快活又自由的。

提起从前那帮哥们，我只听说过一件事，有一天，P和M来探监，我便得知乔治死了。对，死了，弟兄们。就像路上的狗屎堆一样。据说乔治带领着另两人进了一个豪富家庭，把主人打翻在地，拳打脚踢，然后乔治开始撕开坐垫和窗帘，丁姆去碰一件价值连城的摆件，像雕像什么的，那蓬头垢面的富人怒气冲天，拿起一根沉重的铁棍，冲向他们。老实人发怒产生了蛮力，丁姆和彼得吓得跳窗而逃，但乔治被地毯绊倒，让可怕挥动的铁棍直砸到格利佛，这就是叛徒乔治的结局。老头杀人犯以正当防卫轻易开脱，真是合乎情理。乔治被杀了，尽管发生在我被条子抓住一年多之后。世道似乎是合情合理的，这才像一报还一报的命运呢。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这是星期天早晨，我在羽翼教堂，听狱中教诲师宣讲主的福音。我的任务是管理旧音响，在唱赞美诗的前后、中间播放严肃音乐。羽翼教堂在八十四F号国监有四处，我站在教堂后面，靠近看守持枪站岗的地方，警卫们还手持肮脏的大青柴棍；可以看见众囚徒坐着倾听福音，身穿可怕的粪黄色囚服，他们身上腾起一股肮脏之气，倒不是没洗过，不是污物，而是一种特殊的恶臭气，只有囚徒才有的，弟兄们哪，尘土飞扬、油腻腻、无可救药的气味。我想，大概自己也有这种气味的，已经沦为真正的囚犯了嘛，尽管年纪还小。所以，要尽快跳出这个臭烘烘的肮脏野兽园，弟兄们哪，这对我来说关系重大。你们只要读下去就会知道，时间离我出去也不太久了。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狱中教诲师第三次问。“是这样进进出出、进宫多于出呢，还是听从神的福音，认识到除了现世，还

带发条的桔子

有来世，惩罚在等待着死不悔改的罪人？你们是一伙该死的白痴，大多数人把与生俱来的权利卖掉，去换一杯冷粥。偷盗、暴力的刺激，过快活生活的冲动，值得以身试法吗！我们有不可否认的证据，对对，无可争议的证据，证明地狱是存在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朋友们，我在梦境中得到信息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比监狱要黑暗，比人间的火焰要热，像你们这样死不悔改的罪人的灵魂——不要斜看我，要命，不要笑——你们这样的人，听着，在无穷无尽、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尖叫着，鼻子里堵满了污物的气味，嘴巴里塞满了燃烧的粪便，皮肤在脱落腐烂，一个火球在尖叫的内脏中转动。对对对，我知道。”

此刻，弟兄们，后排某处的一个囚徒放出唇乐“卜——勒”；残忍的警卫马上就出动了，迅速地冲向他们认准的发声地点，狠命地打棍子，左右开弓地点名揍人。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浑身发抖的可怜囚徒，不过是一个干瘪老头而已，并把他拖出来了，一路上他不断喊着：“不是我呀，是他，看哪，”但却无济于事。他被打得皮开肉绽，押出教堂，一边还在大声疾呼。

“好啦，”教诲师说，“接着听福音。”他拿起大书本《圣经》翻动着，啧啧地舔指头蘸口水。他是个大块头壮杂种，面色通红，对我倒很喜欢，我年纪小，而且对大宝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根据狱方安排，我要精读此书，作为继续教育，同时特许我一边读书一边在教堂听音响，弟兄们哪，这倒真是妙极了。他们把我反锁在里面，让我聆听巴赫和韩德尔的圣乐，同时读大宝书讲的古代犹太人的故事：他们自相残杀，狂饮希伯来酒，接着同妻子的侍女上床，真不错哇。这种内容吸引我读下去，弟兄们。我不大理解大宝书后半部，它好像全是说教讲道，而不是行军打仗和抽送纵欲。有一天，教诲师粗壮的手臂紧紧抱住我，对我说：“啊，六六五五三二一号，想想基督受难吧。孩子，反思受难会大有好处的。”他身上始终散发着苏格兰酒那种吗哪神粮般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的浓烈气味，说着说着他又跑到自己的小室去喝几口。于是，我细心阅读了鞭打耶稣、加套荆冠，然后是钉十字架之类，更加看清了其中的道理。音响放出心爱的巴赫音乐，我闭上眼睛，能看到自己在协助，乃至主持折磨耶稣和钉十字架的刑罚，身上俨然披着古罗马服饰——托加袍。因此关在八十四 F 号国监，倒也不是完全浪费时光了；典狱长听说我喜欢上了宗教，异常高兴，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。

这个礼拜天早晨，教诲师从书本上念到，有人听到了福音，却一点也听不进去，就好比在沙子上建造住宅，大雨哗哗下，雷声隆隆在天顶炸响，住宅就此玩完。但我想，只有极端愚蠢的人，才会把住宅建造在沙滩上，而且他所拥有的哥们实在是一帮子愤世嫉俗的货色，邻居也是长着坏心眼儿，看他搞这种建筑那么愚蠢，也不去指点一下。这时教诲师喊道：“对呀，你们大家伙儿。大家翻开《囚徒赞美诗集》第四三五首，唱完赞美诗就结束。”一阵嘭啪、噗落、哗哗的声音，囚徒们拿起、放下书本，舔指翻动肮脏小诗集的页面，恶狠狠的看守高叫：“不准讲话，狗杂种。我看到你啦，九二〇五三七号。”我当然预备好了唱片，专放简单的风琴音乐，劲头十足的“格哇哇、哇哇哇”，囚徒糟糕透顶地唱道：

我等是淡淡的茶水，刚刚泡出，
多捣捣就浓酽了。
我们吃不到天使的神粮，
磨难的岁月正久长。

他们干嚎着，哭诉着愚蠢的歌词，而教诲师在鞭策他们，“响一点，要命的，唱起来”；看守们在尖叫：“你慢点，七七四九二二二号”，“吃萝卜的人来抓你啦，狗屎。”唱完以后，教诲师说：“愿圣父圣子圣灵永远加持你们，使你们向善，阿门，”大家踉跄而出，伴奏着阿德里安·施万克塞尔巴的《第二交响曲》

选段，是鄙人精选的噢。我想，人可真的不少哇；我站在音响旁边，目送他们拖着脚，犹如牲口一样哞哞哞、咩咩咩地叫喊着离开了，脏指头指指点点，要求放响一点，因为我看上去备受特殊照顾。最后一个人懒洋洋地出去了，他的手臂像猿猴一样垂着，仅剩的看守在他后脑勺响亮地拍打一下；我关掉音响，教诲师吸着烟走近来，教士服还没换掉，上面有很多的白色花边，就像姑娘的布拉提。他说：

“再次谢谢你，小六六五五三二一号。今天有什么消息告诉我呢？”我知道，这位教诲师正力争成为监狱宗教界的大圣人，他需要典狱长给他出具刮刮叫的证明文件，因此他不时地去典狱长那里，悄悄汇报囚徒中正在酝酿什么样的阴谋，而他是靠我才得到一大堆的这种类似废话的狱中新闻。其中大多数东西是我瞎编乱造的，也有少部分是查有实据的，比如有一次我们牢房水管上传来笃笃笃、笃笃笃的敲击，说大个子哈里曼打算越狱。他准备在出粪时间打倒看守，再换上看守制服出逃。还有一次，因为食堂里吃食恶劣，他们准备大闹一场，把饭菜扔来扔去，我知道后就报告了。教诲师上报后，典狱长表彰了他的“公益精神和灵敏耳朵”。所以这次我说，没有根据地：

“呃，先生，从水管暗号看，一批可卡因通过不正当渠道到货了，第五排有一个牢房将作分发中心。”我一边走，一边编造着，像这样的故事我已经编造了很多很多，但教诲师非常感激，连连说：“好好好，我亲自上报大人，”“大人”是他对典狱长的称呼。我说：

“先生，我是不是已经尽力而为了？”我对上级总是用很礼貌的绅士口吻。“我正努力着，是不是啊，先生？”

“我想，”教诲师说，“总的来说，是这样。你非常帮忙，我认为，已经表现出真正悔改的欲望。如果能保持下去，就可顺顺利利地减刑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可是，先生，”我说，“人们正在讨论的这新鲜玩艺儿是怎么回事？可以立刻出狱，并确保永不入狱的新疗法？”

“哦，”他立刻警觉地说，“你从什么地方打听来的？是谁跟你说这种东西的？”

“这种东西传来传去的，先生，”我说。“好像是两个看守在讨论，总免不了要有人听见的。还有人在车间里拣到一张报纸，上面什么都说了。你帮我申请怎么样？先生，请恕我冒昧地提出。”

可以看到他一边抽烟，一边在思考，琢磨着就我提到的这件事，他应该把多少自己知道的东西透露出来。过了一阵子他说：“我想你是指‘路多维哥氏技术’吧。”他还是极其谨慎。

“不知道叫什么，先生，”我说。“只知道可以把人迅速地弄出去，并确保再也不入狱。”

“是这样，”他说，俯视着我，眉毛蓬松而悬垂。“差不多吧。当然，眼下还在试点。非常简易，但非常猛烈。”

“这里在试行的，对不对，先生？”我说。“南墙边的那些新白楼，先生。我们看到新楼造起来的，先生，是出操的时候看到的。”

“还没有试行吧，”他说，“本监狱没有。大人对此满腹疑重啊。我得坦白，我也有疑虑。问题是这种技术是不是真的能使人向善。善心是发自内心的，六六五五三二一号。善心是选择出来的事物。当人不会选择的时候，他就不再是人了。”他本来会继续讲一大堆这样的废话，然而这时我们听到下一拨囚徒咔咔走下铁楼梯，来听讲道了。他说：“我们改日再谈这个。现在最好放开始曲吧。”我走到音响边，放上巴赫的《觉醒吧》合唱序曲，肮脏的臭杂种，罪犯和变态狂们，像一群垮掉的猿猴摆摆晃晃地进来了，看守、警卫们在对他们咆哮，鞭打着他们。只听教诲师问他们：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这是你们所熟悉的。

带发条的桔子

我们那天早上一共搞了四场讲道，但教诲师再也不提“路氏技术”，你们随便怎么称呼它吧，弟兄们哪。我干完放音响的活儿，他只是稍微谢了谢，我就被带回到第六排的牢房，那就是我的又臭又拥挤的家。警卫实际上并不太坏，开门后也没有推搡我，踢我进去，只是说，“到了，小子，回到酒馆了。”我与新的一批哥们朝夕相处，他们都是犯了大罪，判了重刑，但谢天谢地没有性变态狂。睡在床上的左发，黑瘦黑瘦的，烟鬼的嗓音，喜欢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，所以大家都不大去细听他的。此刻，他好像在自言自语“当时你是没法抓住壮丁呀”（谁知道是什么东西呢），“因为你要交出一千万门高射炮呀，那我怎么办呢，我去土耳其店，说第二天就有那壮士了，你看，他能怎么样呢？”他说的都是旧时的囚犯黑话。还有一个是“城墙”，他是独眼龙，正在抠脚趾甲，迎接礼拜天。另外有犹太大个，很会出汗的胖子，正在床上挺尸。其他有乔约翰和“大夫”；乔约翰难看，热心，瘦削却筋骨强壮，其专业是“性攻击”；“大夫”自称能医治梅毒、淋病、后淋，却只给人家注射水，还有他曾答应帮助两个姑娘消除掉多余的负担，结果却把她们杀掉了结。他们真是一群可怕的社会渣滓，我与他们为伍很不痛快，弟兄们哪，这种心情你们是可以理解的，幸亏这已为时不多了。

你们应该知道，这牢房建造的时候，是准备三个人住的，而今里面却塞满了六个，统统汗渍渍地挤在一块。当时，所有的监狱，所有的牢房都是这种情形的，弟兄们，真是肮脏，丢人现眼啊！哪里有什么体面的空间给人伸展手脚。说起来你们不相信，这个礼拜天，当局又扔进了一名囚徒。对，我们刚刚吃完无法咽的面疙瘩和臭闷菜，正各自躺在床上静静地抽烟，这家伙就被推了进来。他是个瘦巴巴的老头，我们还没有机会看清形势，他倒开始高声抗议了，他一边摇着铁栏杆，一边不停地尖叫：“我要求行使他妈的权利，这间牢房满溢出来了，该死的迫害，真是眼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见为实，一点不错。”但一名警卫回过身来说，他必须好好适应，跟哪个愿意的人拼用一张床，不然的话就要睡地铺。看守说，“情况还会越来越糟，不可能有所改善的。谁让你们这帮人去营造肮脏的犯罪世界呢！”

2

呃，正是这个新来的家伙，才真正引发了我的出狱，因为他是个讨厌的斗嘴型囚徒，思想肮脏，居心险恶，居然一来就惹起了麻烦。他老是喜欢吹牛，对待同室难友竟然满脸不屑一顾的样子，傲慢的嗓门吼得震耳欲聋。他声称自己是全野兽园中惟一的模范罪犯，还说自己干过这个，惹过那个，一拳就宰了十个警察，……诸如此类的废话。可就是打动不了大家，弟兄们哪。因此他就向我开刀了，因为我最小嘛，说什么最小的家伙应该睡地上，而不是他。但其他人都向着我，高喊：“别动他！你这狗杂种，”接着他哭诉开了，世上怎没人喜欢他。这天夜间，我醒过来，发现这可怕的囚犯竟然跟我同床睡着，床在第三排底铺，狭窄得很，他还一边说着淫辞脏话，一边摸摸摸呀。我怒气冲天，虽然只有外面楼梯根装了一盏小红灯，看不大清楚，还是对他乱打一气。我心里知道，必定是这个臭杂种；等把事情真的闹大了，电灯点亮，我才看清他的凶险面孔，发现被我手指抓坏的嘴巴，鲜血直流。

后来发生的事是可想而知的，难友们都醒过来了，纷纷加入了朦胧中的混战；打架声似乎吵醒了一整排囚室里的人，只到处是尖叫声，铅皮茶缸敲击墙壁声，仿佛所有牢房里的全体囚徒产生了共识，一场监狱大暴动正在酝酿，弟兄们哪。于是，电灯亮了，警卫们挥动大棍，身穿衬衣、长裤，戴着帽子冲了进来。只见打架的双方面色通红，拳头挥动，尖叫声、咒骂声不绝于耳。

接着我申诉，但每个警卫都说，可能是鄙人挑起的，因为我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，而这个可怕的囚犯却嘴里流着红红的鲜血，是我用指甲抠的。这使得我非常发火，我说，假如监狱当局继续容忍可怕的臭变态狂，在我睡着不能自卫的时候跳到我的身上的话，我就绝不在那牢房里睡一夜。“等天亮再说，”他们说。“阁下是不是需要一个带浴室、电视机的单间呢？好啊，天亮后可以解决的嘛。但现在，小哥们，快把狗格利佛放到麦秆枕头上，谁也不许再闹了。好吗好吗好吗？”他们严正警告了大家之后都走了，等电灯一关，我便说自己准备坐一个通宵，先告诉那可怕的囚犯：“去吧，假如你喜欢就睡我的床，我不喜欢它了。你这个臭躯体睡过之后，床已经脏了。”但其他人插嘴了，犹太大个经过刚才的黑夜搏斗，还在出汗呢，他说：

“我们不吃那个，弟兄们。不要向自命不凡的小子屈服。”新来的就说：

“砸碎你的牙齿，犹太佬，”意思是闭嘴，但这是侮辱话。于是犹太大个准备发威了。“大夫”说：

“别闹了，先生们，我们不想惹麻烦的，是不是？”他以上等人的口吻说，但新囚犯还巴不得打一架呢。可以看出，他自以为身材高大，想想与六个人关在一起，却要睡地铺，直到我做出姿态，这实在有损他的身份。他嘲笑地模仿“大夫”说：

“喔——，侬不想惹麻烦的，对不对，高射球？”接着，难看、热心、瘦削却筋骨强壮的乔约翰说：

“既然大家睡不好，就来点教育吧。我们的新难友最好接受一顿教训。”虽然他看来擅长的是“性攻击”，说话方式倒不错，平静而准确。新囚犯嘲笑道：

“奇—扣—酷，小讨厌鬼。”这下真的起头了，却是以一种奇怪的温文尔雅方式，谁都不提高嗓门。新囚犯最初还尖叫几声，但犹太大个把他摠抵在铁栏杆上，让外面的微弱红灯一照，就看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得见他，“城墙”拿拳头揍他的嘴巴，他就只能噢噢噢了。他这人不是很强壮的，还手的时候有气无力，我想，他是靠大嗓门和说大话来虚张声势、弥补不足的。无论如何，看到红血血在红灯下流出来，我感到肚子里的欢乐又升腾起来了。我说：

“把他交给我吧，先走吧，现在让我来对付他，弟兄们。”犹太大个说：

“对，对，小伙子们，那样公平。来打吧，亚历克死。”他们都站开了，让我在朦胧中揍这个囚犯。我穿着靴子，没有系鞋带；上蹦下跳，把他全身打遍了，然后一个扫堂腿，他噗通一声倒在地上。我对准他的格利佛狠狠踢一脚，他噢噢一阵，好像哼哼唧唧地昏睡过去了。“大夫”说：

“很好，我想这样教训就够了，”他眯眼看着倒在地上那被揍扁的老头。“让他梦见在将来做个好孩子吧。”于是，我们都爬回到自己的铺位，此刻已经累坏了。弟兄们哪，我所梦见的是，身处某个偌大的乐团当中，人数成百上千，指挥像是贝多芬和韩德尔的混合，看上去又聋又哑，非常厌世的样子。我位于管乐器部，但所演奏的却是白里透红的巴松管，由血肉铸成，从我的躯体上生长出来，正好在肚皮中间部位；吹巴松管的时候，我憋不住哈哈大笑，因为它在挠痒痒。贝多芬/韩德尔见状十分不安，气愤不已，他来到我的面前，对着耳朵尖叫，我就浑身大汗地醒来了。实际上，响声来自监狱电铃，吱吱吱、吱吱吱地响。那是冬日的早晨，我的眼睛尽是眼屎，睁开眼睛，看见整个场所电灯通明，就感到刺痛。我朝下面一看，发现新囚犯躺在地上，鲜血淋漓，伤痕累累，依然昏迷不醒。我这才想起昨晚的事情，不由得笑了笑。

我下了铺位，赤脚踢蹬他时，却有一种冷冰冰硬邦邦的感觉，于是我走到“大夫”的铺位摇醒他，他在早上总是醒得很晚。可他这次迅速下床来了，其他人也闻风而动，只有“城墙”

还睡得死死的。“真不幸，”“大夫”说。“心脏病发作，肯定没错的。”然后他环视我们一圈说：“你们真的不该那样狠打的，非常不明智。”乔约翰说：

“得了得了，大夫，你对他偷拳也是不甘落后的呀。”犹太大个逼住我说：

“亚历克死，你太性急了。那最后一脚实在太厉害了。”我开始为此忐忑不安，说：

“谁挑起的呢？我只是最后进来的嘛，是不是？”我指着乔约翰说：“是你的主意。”“城墙”的鼾声响起来，我就说：“把那个臭杂种叫醒吧，犹太大个摁住他靠栏杆的时候，是他不断揍他嘴巴的。”“大夫”说：

“谁也不要否认轻度攻击过此人，就算是教训他吧，但是很显然，好孩子，年轻力壮，可以说不知天高地厚吧，是你把他置于死地的。真可惜。”

“叛徒，”我说。“叛徒加骗子，”可以想象，两年前的事情又要重演了：所谓的哥们把我撇下，使我落入条子的毒手。从我的眼里看，弟兄们哪，世上没有一个是值得信赖的。乔约翰去把“城墙”叫醒，“城墙”忙不迭地赌咒，鄙人是真正凶狠毒辣的施暴者。警卫来了，警卫队长也来了，接着典狱长到了，牢房内的哥们一齐响亮地编造着，我为了杀死地上这个血肉模糊的酒囊饭袋、一钱不值的性变态狂，究竟是怎样大打出手的。

那是非常奇怪的一天，弟兄们哪。死尸抬走了，全监的囚徒被迫锁闭在牢房里待命，也没有分发食物，连一杯热茶都没有。我们大家只是坐在那儿，看守或警卫在来回巡逻，不时高喊“闭嘴”、“封上屁眼”，哪怕只是听到任何牢房有一点点的耳语音。大约早晨十一点钟光景，透过来一阵僵挺和激动的气氛，就像恐惧的气息从监外弥漫进来，随后我们看见典狱长和警卫队长，跟随着几个不可一世的大个子快捷地走过，拼命讲话。他们好像一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直跑到了过道尽头，接着只听到他们又往回走，这次比较慢，金头发的胖典狱长大汗淋漓，可以听到他在说着“可是，长官”、“唉，有什么办法呢，长官？”之类的话。一拨人在我们牢房前站住，警卫队长打开牢门。谁是真正的要员，一眼可以认出的，个子高大，眼睛碧蓝，布拉提真考究，是我所见过的最最可爱的西服，绝对时髦的。他的目光扫过我们这些可怜的囚徒，以极有教养的漂亮嗓音说：“政府再也不能墨守过时的监狱管理学理论不放了。把罪犯都圈在一起，然后坐观其变；你们就开始集中犯罪，在刑罚中犯罪。不久以后，我们可能要把所有的监狱腾空给政治犯了。”我根本听不懂这些内容，但终究这不是在对我训话。他接着说：“普通的罪犯，像这批讨厌的人（这不仅指我，而且指其他人，他们是真正的罪人，十分危险）最好以纯粹的治病救人法来处理。扼杀掉犯罪反射就可以啦。一年后全面铺开。刑罚对他们已无济于事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他们喜欢所谓的刑罚，并开始自相残杀了。”他那严肃的蓝眼睛转向我。我壮起胆说：

“恕我冒昧，长官，我强烈反对你刚才说的话。我可不是普通的罪犯哪，先生，我并不令人讨厌。别人可能令人讨厌，我可不令人讨厌。”警卫队长脸色发紫，高声喊道：

“闭上断命的臭嘴。难道不认识这位大人是谁？”

“好啦好啦，”大人物说。他转向典狱长：“可以让他当试点的嘛。他年轻、胆大、罪大恶极。明天由布罗兹基来处理他，你可以旁听的。很灵验的，用不着担心。这个刻薄的小流氓一定会被改造得焕然一新。”

这凶巴巴的话就像我获得自由的序幕。

3

当天傍晚，我被残酷、喜欢推推搡搡的警卫轻缓地拖下去，到典狱长神圣之至的办公室见他。他疲倦地看看我说：“我想，

今天早晨那人是谁你不知道吧，六六五五三二一号？”我还来不及回答，他就说：“此人的来头绝不亚于内政部长的，他就是新任内政部长，他们说三把火烧得正旺呢。呃，这种稀奇古怪的新想法终于开始实行了，命令总归是命令，尽管我私下里实话对你说，我是不赞成的。我坚决不赞成。要以眼还眼的嘛。有人打你，你就要还击，对不对？那么，国家遭到你们这些残酷成性的流氓的重创，为什么就不该也加以还击呢？但新的观点是说不，要我们化恶为善，这一切我看是太不公平啦。唔？”我装作毕恭毕敬、刻意迎合地说：

“长官。”魁梧的警卫队长站在典狱长的椅子后面，他立即脸色通红地大喊：

“闭上脏屁眼，社会渣滓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”疲惫不堪的典狱长说。“六六五五三二一号，你要接受改造。明天你去找这个布罗兹基。他们认为，你只消两个礼拜多一点就可脱离国家关押了。两个礼拜多一点之后，你就可以出去了，再次回到自由大世界中去，不再是一个号码，我想。”他说到这里哼了一下，“这个前景你满意的吧？”我没有说话，警卫队长大喊：

“回答呀，小脏猪，是典狱长问你话呢。”我说：

“是的，长官。十分感谢，长官。我在这里尽力而为了，真的。我对全体有关人员都感激不尽。”

“不必啦，”典狱长叹气道。“这又不是立功受奖。远远不是立功受奖。拿去，这个表格要签名画押，说明你愿意把剩下的刑期减短，同时参加所谓的矫正疗法，真是荒谬的名称。你愿意签字吗？”

“当然愿意签字的，”我说，“长官，非常非常感谢。”我拿到一支墨水铅笔，写下极其潇洒的签名。典狱长说：

“好的。我想就这样吧。”警卫队长说：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教诲师想找他谈谈，长官。”我被押出去，穿过过道，向羽翼教堂走去。一名警卫一路上推搡着我的格利佛和背脊，但他懒洋洋的，哈欠连天。我被押解着穿过教堂，到了教诲师小室后，被推了进去。教诲师坐在办公桌边，浓烈而清晰地散发出高价烟和苏格兰酒的神粮般的气味。他说：

“啊，小六六五五三二一号，请坐。”对警卫说：“在外面等好吗？”他们出去了。然后，他诚恳地对我说：“孩子，有一件事我要你领会，就是这一切和我无关。如果是权宜之计，我会提出抗议，但这绝不是权宜之计呀。事关本人事业的问题，事关面对政府中某些高官的嗓门，我的声音无足轻重的问题。我把事情说清楚了吗？”不清楚哇，弟兄们，但我还是点头称是。“这牵涉到非常困难的道德问题呀，”他接着说。“你要被改造成好孩子啦。你再也不会有从事暴力行为的欲望了，也不管怎样不会扰乱国家的治安了。希望你能心领神会，希望你对此要有所准备。”我说：

“哦，向善做好人是美妙的，先生。”可是我在心里对此哈哈大笑，弟兄们。他说：

“向善做好人不一定是美妙的，小六六五五三二一号。向善做好人也许很糟糕的。我跟你讲这个，当然意识到其中的自相矛盾。我知道，自己要为此度过许多不眠之夜。上帝想要什么呢？上帝是想要善呢，还是向善的选择呢？人选择了恶，在某个方面可能要比被迫接受善更美妙吧？深奥难解的问题呀。可是，我现在所要跟你讲的是，如果你在未来某时刻回顾这个时代，想起我这个上帝最最卑贱的奴仆，我祈祷，你心里请千万不要对我怀有恶意，认为我与即将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任何联系。说到祈祷，我悲哀地认识到，为你祈祷意义不大。你即将进入超越祈祷力量的领域。事情想起来非常非常可怕。可是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你选择被剥夺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，也就是已经变相选择了善。我喜欢这样想。愿上帝保佑，我喜欢这样想啊。”接着他哭

了起来，而我却并没有太在意，只是在心中暗暗一笑，因为弟兄们，你们可以看到，他一直在猛喝威士忌，现在又从办公桌的架子上取下一瓶，给油腻腻的酒杯倒满酒，好大的一杯哟。他一饮而尽，说：“一切可能会好的，谁知道呢？上帝的运作是很深不可测的呀。”接着他以十分饱满响亮的声音唱起了赞美诗。门打开了，警卫们进来，把我押回臭牢房，而那教诲师还在大唱赞美诗。

嗨，第二天早上我就得告别国监啦！我感到有些悲哀，一个人要离开已经习惯的地方时，通常都是这样的。但我并不是远走高飞，弟兄们哪。我被拳打脚踢着押解到出操的院子外边的白色新楼，大楼非常新，散发着一种新的、阴冷的、涂料黏胶的气味，令人不寒而栗一阵颤栗。我站在可怕的、空荡荡的大厅里，竖起那敏感的鼻子猛一吸，闻到了新的气味。颇像医院的气味。同警卫办移交的那个人穿着白大褂，想必是医院的人。他帮我签字接收，押解我的凶狠警卫说：“你们要看住这家伙，先生。他是凶神恶煞，顽劣脾性不会改的，虽然他很会拍教诲师的马屁，还读《圣经》呢。”但这个新家伙的蓝眼睛真不错，说话的时候也像在微笑。他说：

“噢，我们并不预期任何麻烦。我们会成为朋友的，是不是？”他的眼睛和满口是闪光白牙的大嘴巴微笑着，我似乎立刻喜欢上了他。不管怎样，他把我转交给穿白大褂的一个下级；这位先生也很好，我被领到一间上好的白色干净卧室，装有窗帘和床头灯的，只有一张床铺，是专为鄙人准备的。我内心好好笑了笑，自忖真是交了好运。我奉命脱掉可怕的囚衣，并得到一套极漂亮的睡衣，弟兄们哪，纯绿色的，是当时的时髦式样。我还得到了暖和的晨衣，可爱的拖鞋，不必赤着脚走路了。我想：“嗨，亚历克斯仔，从前的小六六五五三二一号，你可是交大运了，的确如此。你确实会喜欢这里的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我领受了一杯上好的纯正咖啡，一边喝还一边看报看杂志。之后，这第一位白大褂进来了，就是为我签字的那人，他说：“啊哈，瞧你，”说话的内容真傻，但口气一点不傻，这人还不算差。“我叫布拉农大夫，”他说，“是布罗兹基大夫的助手。请允许我给你作简短的例行体检。”他从右边口袋里掏出听诊器。“我们得确保你身体健康，是不是啊？对了，要确保。”我脱掉睡衣上衣躺好，他按部就班地进行着，我说：

“先生，你们准备的疗法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”

“哦，”布拉农大夫说着把冰冷的听诊器顺着我的脊背送下去，“很简单，真的。我们光给你放电影。”

“电影?!”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；弟兄们，你们可以理解的嘛。“你是说，”我问，“就像是去电影院？”

“是特殊的电影，”布拉农大夫说。“很特殊的电影。今天下午放第一场。对的，”说着，俯身检查的他挺起身，“你看上去是健康的。也许有点营养不良。一定是牢饭给闹的。把上衣穿好吧。每次饭后嘛，”他坐在床沿上说，“要给你的手臂打一针，一切会好起来的。”我对好心的布拉农大夫感恩戴德。我问：

“先生，是不是维他命？”

“差不多，”他非常善良友好地笑着。“饭后只要注射一次。”随后他走了。我躺在床上想，这里真是天堂啊！我看了些他们给的杂志——《世界体育》、《电影院》、《球门》。我在床上躺平，闭上眼憧憬着，能再次出去有多好啊。亚历克斯在白天干些轻松愉快的工作，我现在已经超出读书年龄了，晚上则要聚集起新的帮派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丁姆和彼得，假如他们还没有被条子抓去。这次我要谨慎小心，省得被捉。他们在我犯了谋害性命的事之后，居然要再给一次机会，而且他们还不厌其烦，给我看了促使改弦更张的大批电影，再次被捉就不公平了呢。我对众人的天真哈哈大笑，他们用托盘端来午饭的时候，我还在哈哈大笑。端

托盘的是带我来到小卧室的那个人，他说：

“知道有人很开心，真好。”他们摆在托盘上的食品真是令人开胃——两三片烤牛肉，还有土豆泥和蔬菜，外加冰淇淋，一杯热茶。甚至有一支香烟，火柴盒里有一根火柴。这样看，倒真是生活的样子，弟兄们哪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我在床上迷迷糊糊的，女护士进来了，一位面容秀丽的姑娘，乳峰挺拔，我已经整整两个年头没看见了，她带着盘子和打针器具。我说：

“啊，是维他命吧？”我向她咂咂嘴，但她却不加理会。她只顾把针头捅进我的左臂，那维他命什么的就嘶嘶注射进去。随后她出去了，高跟鞋咔咔地发出一阵响声。活像男护士的白大褂进来了，推着轮椅，我见了颇为吃惊。我说：

“出了什么事呀，兄弟？我肯定能走路，不管去什么地方。”但他说：

“最好我推着你去。”真的，弟兄们哪，我下床以后，发现自己有点虚弱。这就是布拉农大夫所说的营养不良，都怪糟糕的牢饭。然而，饭后打的维他命针会把我医好的。这个是毋庸置疑，我想。

4

我被推去的地方，比毫也不像以前见过的电影院。的确，一面墙为银幕所覆盖，对面的墙上是几个方孔，供放映之用，整个地方挂满了立体声喇叭，但另外两堵墙的右边一堵则排满了小仪表。地板中间面对银幕的，有一把牙科椅，各种各样的电线拖出来，我只得从轮椅上爬出来，由另一个白大褂男护士扶着坐上了牙科椅子。此刻我注意到，放映孔下面遮着毛玻璃，隐隐约约有人影在后面移动，还听见有人咳嗽，咳咳咳。但当时我特别留意的是，身体显得非常的虚弱，我把这归咎于从牢饭到新的丰盛饭食的转变和维他命针的缘故。“好啦，”推轮椅的家伙说，“现在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不管你了。等布罗兹基大夫一到，电影就开映。希望你能喜欢。”说实话，弟兄们，今天下午我并不希望看电影的，就是没有心情看。我倒更喜欢在床上静静睡一觉，静悄悄的，就我一个人。我感到全身软绵绵的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一个白大褂一边哼唱着臭狗屎般的流行歌曲，一边把我的格利佛用皮带扎在头托内。“这是干什么？”我问。这家伙稍微中断一下哼唱，回答说，头托可以固定我的格利佛，使我保持直视银幕。“然而，”我说，“我愿意看银幕的呀。既然被带来看电影，我就看呗。”室内一共有三个白大褂，其中一个姑娘，坐在仪表板那边调节旋钮。听到我的话，另一个男的嘻嘻笑着说：

“不可预料的。世事难料哇。信任我们吧，朋友。这样更好些。”接着我发现，他们在把我的双手扎在椅子扶手上，而双脚则像粘在搁脚板上一样。这在我看来有点疯狂，但我任由他们摆布着。假如能在两个礼拜之后成为自由自在的小伙子，在此期间再苦也忍着吧，弟兄们哪。不过，一件事情我不喜欢，那就是他们把夹子夹住我的额头皮肤，使上眼皮提拉得吊起来，无论怎样都不能闭上眼睛。我苦笑着说：“你们这么希望我看这部电影，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好片子吧。”白大褂笑着说：

“好片子是对的，朋友。真正的恐怖戏啦。”接着在我的格利佛上套了一顶帽子，只见上面引出大量的电线，他们还在肚皮上贴吸盘，有一个贴在肚脐眼上，我刚刚能看见电线引出来。随后有开门的声音，从下属白大褂拘谨的样子，可以看出要员的来临。接着，我见到了这位布罗兹基大夫，个子不高，很胖，鬈发披头，粗短的鼻子上架着厚厚的眼镜。我眼角刚好能看到，他的西装很有品位，绝对的时髦，身上还散发出手术示范教室特有的微妙气味。布拉农大夫紧紧地跟在后面，笑容可掬，似乎要给我以信心。

“一切就绪了？”布罗兹基大夫喘着粗气问。只听远处几个人说，对对对，然后附近也有人答应。此后，出现轻轻的嗡嗡声，好像开关打开了。电灯熄灭，你们的小说叙事者兼朋友——鄙人孤零零地坐在黑暗中，心中万分恐惧，身体无法动弹，眼睛闭不上，什么都不能动。此时，电影开始放映，喇叭里传出响亮的背景音乐，十分猛烈，充满了不和谐音。银幕上的画面出现了，没有片名和演职员名单。场景是大街，可以是任何城镇的任何街道，是个黑夜，点着路灯。电影的质量是符合专业标准的，不像偏僻街道居民家中放映的那种肮脏电影，会出现闪亮和色斑。音乐不停地轰轰送出，令人不寒而栗。画面上出现一个老头子，非常衰老，在街上踉跄，而两个穿着时髦的家伙扑上去，这时依然流行细腿裤，当然宽领带已经让位于真正的领带了。两个人开始戏弄老头，可以听见尖叫和呻吟，非常逼真，甚至能听清两个拳打脚踢者的喘气声。他们把老头揍成了肉饼，拳头噼里啪啦地打个不停，布拉提撕开后，赤膊的老头还领受了一顿靴子踢，直到血淋淋的躯体躺倒在明沟的污泥中才作罢，两个流氓迅速逃走了。下面是挨揍老头的头部特写，流淌的红血真漂亮。真有趣，现实世界的色彩，只有在银幕上看到时才显得真真切切。

在观看电影的整个过程中，我渐渐感觉到不那么受用的味道，而我把这归咎于营养不良，肠胃还不适应丰盛饭食和维他命针的缘故。不过，我尽力加以忘怀，凝神观看迅速接上的第二部电影；弟兄们哪，一点休息时间都不给呀。这次，镜头直接跳跃到正遭轮奸的小姑娘身上，先是一个男孩，接着又是一个，又是一个，又是一个，透过喇叭，她大声尖叫着，同时播放着异常伤感的悲剧音乐。很真实，栩栩如生，但只要好好想想，是无法想象有人会真的同意在电影里让别人对自己这样干的，如果电影是善者或国家监制的，也无法想象会允许拍这些镜头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予干涉。因此，肯定是聪明的剪辑搞出来的，所谓的蒙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太奇手法罢了。确实是栩栩如生啊。轮到第六七个男孩睨视、淫笑、抽送的时候，小姑娘在狂叫，我就感到恶心了。好像是全身疼痛，感到既想呕吐，又不想呕吐；我开始感到荒野遇险一样，而身体却固定在椅子上无法动弹，弟兄们哪。这部电影结束后，只见布罗兹基大夫的声音从配电盘那边传来：“反应是接近十二点五吗？有希望，有希望。”

接着我们直奔另一部电影，这次只讲一张面孔，一张非常苍白的人脸，保持不动，对着它做各种各样的恶心动作。我肚子疼痛，浑身流汗，口渴难忍，格利佛在噗噗噗跳动；我觉得，要是能不看这镜头，也许就不会那么恶心了。但我无法闭上眼睛，即使转动眼球，仍然无法摆脱画面上的火线。我不得不继续观看着那些动作，倾听这面孔发出的恐怖嗥叫。我知道这不可能是真实情况，但那也无济于事。我看到剃刀先是挖出一只眼睛，然后划下面颊，接着哗哗乱割一气，鲜血喷射，溅到摄影镜头上，我于是拼命喘息，却无法呕吐。其后是老虎钳把所有的牙齿拧下来，尖叫和流血令人不忍卒睹。此时，只听见布罗兹基大夫非常满意的声音：“妙极，妙极，妙极。”

下面一部电影是关于开店老太的故事，一伙男孩一边大笑，一边把她踢来蹬去，他们先砸了店铺，然后放火烧掉。只见可怜的老太婆尖叫着，拼命想从火海中爬出来，但一条大腿已经被强盗们踢断，根本挪动不了。熊熊大火卷到她的周围，只见痛苦的面孔透过烈焰哀诉着，最终被火舌吞噬，随后听到一阵人类发出的最最响亮、最最痛苦、最最揪人心肺的喊叫。这次我自知一定要呕吐了，所以喊道：

“我要吐。请让我呕吐吧。请送呕吐脸盆来。”但布罗兹基大夫回答：

“想象而已。你不必担心什么。下面的电影要放了。”那可能是开玩笑吧，因为我听见黑暗中有人偷笑。下面我被迫观看了极

其恶心的日本式折磨镜头；关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的二战，有士兵被钉在树上，在下边点火，有士兵被割下卵袋，甚至有士兵的头被人用剑砍下来，在地上打滚，嘴巴和眼睛还会动，无头的躯体还在跑动，头颈鲜血如喷泉一般倒出，然后才倒地；与此同时，日本人在哈哈大笑。现在我感到肚子痛、头痛，口渴难忍，而且发现那恐怖的场面像要从银幕上跑下来似的。于是我喊道：

“电影停放！拜托了，停放了吧！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。”这时，布罗兹基大夫的声音说：

“停放？你是说‘停放’？嗨，我们才刚刚开始呢。”他和众人哈哈大笑着。

5

那天被迫观看的其他可怕镜头，弟兄们，我实在不愿继续描述了。这挖空心思的布罗兹基大夫、布拉农大夫、其他白大褂哟，记得还有这转动旋钮、观察仪表的姑娘，肯定比国监内的任何囚犯更加肮脏不堪、臭不可闻。我做梦也没有料到，有人甚至会想得出将强迫我看的東西拍成电影，而且把我绑在椅子上，眼睛绷得大大的。我无计可施，也就是大声呼叫，请他们关掉，关掉，这稍微掩盖了打斗和戏弄的声音，压低了背景渲染音乐。我终于看完了最后一部电影，布罗兹基大夫不停地打着哈欠，以厌烦的口吻说：“我看第一天就到此为止吧，你说呢，布拉农大夫？”此刻，你们可以想见我的解脱心情。电灯亮了，我坐在那儿，格利佛就像制造痛苦的庞大发动机在噗通噗通直跳，嘴巴干涩，唾沫横飞，感到可以把断奶以来吃过的每一口食物呕出来，弟兄们哪。“好吧，”布罗兹基大夫说，“可以把他送回铺位了。”然后他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很好的开端，”满脸笑容啊，接着他摇摇摆摆地出去了，后面跟着布拉农大夫；可是，布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拉农大夫朝我很哥们而同情地笑笑，好像他与这一切无关，跟我一样身不由己。

无论如何，他们把我从椅子上解放出来，放掉了眼睛上方的皮肤，又可以眨眼了，我闭上眼睛，弟兄们哪，格里佛里还在疼痛、脉搏悸动；随后，我被抬上轮椅，送回小卧室，推轮椅的随从在拼命哼唱叽叽喳喳的流行音乐，惹得我咆哮道：“你给我住嘴，”但他只是笑了笑说：“别介意，朋友，”唱得更响了。我被抬到床上躺好，仍然感到恶心，睡不着，但心里很快开始感到，很快我就可以开始感到，我可能不久会开始感到略微好一些。这时，热气腾腾的好茶端来了，还有大量的牛奶和白糖，一喝上那个，我知道那可怕的恶梦过去了，结束了。然后，布拉农大夫进来了，满面笑容。他说：

“嗨，根据我的计算，你应该开始感到恢复正常了。对吗？”

“先生，”我不无警惕地说。我实在不明白，他提起“计算”是什么意思？我认为从恶心到恢复是个人的事情，与“计算”有什么关系？他在床沿上坐下来，十分友善且够哥们似的说：

“布罗兹基大夫对你很满意。你的反应很积极。当然，明天有两个场次，上午和下午，我猜你一天下来会感到有点精疲力尽。但我们不得不严格要求，一定要把你治好。”我说：

“你是说，我不得不耐心看完——？你是说，我不得不看——？不行啊，”我说。“非常可怕的。”

“当然可怕啦，”布拉农大夫笑了笑。“暴力是很可怕的东西。你正在学习这一点，你的身体在学习。”

“可是，”我说，“我不懂啊。我不懂刚才那样的恶心感。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到恶心过。我过去的感觉恰恰相反。我是说，我以前那样做或者看到那样，都感到无比快意。我就是不懂为什么，或者怎么，或者什么——”

“人生是非常美妙的东西，”布拉农大夫以非常神圣的口吻

说。“人生的过程，人类有机体的构造，谁又能充分懂得这些奇迹呢？当然，布罗兹基大夫是个奇才。你身上所发生的，就是健康的人类有机组织注视恶势力、破坏规则运作时的正常反应。你正在被造就得精神健全、身体健康。”

“我不会拥有那个的，”我说，“也压根不会懂得的。你们所做的，会让我非常非常不舒服。”

“你现在感到不舒服吗？”他问，依然一脸友善。“喝茶，休息，与朋友静静地谈心——可能你的感觉只好不坏喽？”

我一边听，一边小心地去体会格利佛和躯体内的痛楚和呕吐感，确实如此，弟兄们，我感觉十分畅快，甚至想吃晚饭了。“我不明白，”我说。“你们肯定做了些什么，使我不舒服。”想起来不由对那事皱皱眉。

“下午不舒服，”他说，“是因为你在好转。我们健康的人对于可恶东西的反应是害怕和恶心。你正在康复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明天这个时候，你会变得更加健康的。”然后他拍拍我的腿出去了，而我尽全力想把整个事情想出个究竟来。看起来，好像搭在身上的电线什么的，造成了我的不舒服，那可全是一场恶作剧啊。我还在盘算这一切，不知明天该不该拒绝扎到椅子上？是不是要跟他们挑起一场恶斗？因为我要人权。突然，另一个人来看我了。他是个笑眯眯的老头，自称是什么释放官，他带来了许多纸头。他问：

“你出去后想去哪里？”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档子的事儿，到现在才突然醒悟，我不久就要自由了。接着我意识到，只有迎合大家的意愿，事情才会那样发展，绝不可挑起恶斗呀，喊叫呀，拒绝呀什么的。我说：

“哦，我要回家呀。回到我的 P 和 M 身边。”

“你的——”他不懂纳查奇话，因此我解释道：

“温馨公寓中的家长呀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知道了，”他说，“上次家长是什么时候来探监的？”

“一个月前，”我说，“很接近一个月。有一阵他们中止了探监日，因为有囚犯透过铁丝网从他女人那里私运了炸药。狗屎恶作剧，跟好人过不去，把大家都连累了，因此离上次探监快个把月了。”

“知道了，”这人说。“你家长有没有得到通知，你已经调动，并即将释放了？”那个“释放”之词，听起来非常悦耳。我说：

“没有。”我接着说：“那对他们可是一场惊喜呀，对不对？我径直从门口走进去看说：‘我回来啦，又自由了。’对，真畅快。”

“对，”释放官说，“我们到此为止吧。只要你有地方住就行。哦，还有你的工作问题，对不对？”他给我看了一份我可以做的工作大清单，但我想，哎，这有的是时间考虑。先来点儿小假期。我一出去就可做个抢劫工作，把口袋塞满花票子，但一定得小心谨慎，而且得单枪匹马地干。再也不信任所谓哥们啦。于是，我告诉那人慢慢考虑工作，改日再谈。他说，对对对，随之准备走了。他的表现十分古怪，现在他咯咯一笑说：“我走之前，你想打我的脸一拳吗？”我想我没有听清楚，于是便问道：

“哦？”

他咯咯一笑，“我走之前，你想打我的脸一拳吗？”我皱皱眉，不无迷惑地问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哦，”他说，“就想看看你进展得怎么样了。”他把面孔凑近，嘴巴笑开了花。于是，我攥紧拳头，朝这个面孔砸过去，但他马上缩了回去，仍然笑嘻嘻的，拳头只打到了空气。真是莫名其妙，他哈哈大笑着离去的时候，我皱着眉。接着，弟兄们，我又感到恶心了，就像下午时一样，但只有几分钟光景，随后就迅速消退。他们送晚饭来时，我发现胃口不差，准备大啃烤鸡了。可是老头的面孔讨打，真是令人发笑。那样恶心的感觉也很好

笑。

那晚我睡着的时候，还要好笑呢，弟兄们哪。我做了恶梦，可以想见，内容是下午看到的电影。睡梦或者恶梦不外是格利佛里面的电影，只不过人仿佛能走进梦境，参与其中。这就是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。那是关于下午临结束时观看的镜头的恶梦，讲述笑嘻嘻的男孩们对一个小姑娘实行超级暴力，她倒在红红的血泊中尖叫，布拉提全部都剥去了，真畅快。我在其中一边大笑，一边戏弄，身着纳查奇时装，充当带头大哥。就在打斗和推搡热火朝天之际，我感到麻痹，很想大吐一番，其他男孩都冲着我哄笑。随后，我挣扎着想要醒过来，踏着自己的鲜血，小桶的，中桶的，大桶的鲜血，最后回到房内的铺位。我想呕吐，所以颤抖着下了床，去走廊另一端的盥洗室。然而，弟兄们看哪，房门上了锁。我转过身去，第一次发现窗户上有保安笼。所以，我去取放在床边小橱中的痰盂，意识到这一切是无可逃避的。更糟糕的是，我不敢回到自己在睡觉的格利佛里去。我很快发现，实际上自己并不想呕吐，但此时已经不敢回铺位睡觉了。不久以后，我啪嗒一声睡着了，此后再没有做梦。

6

“停，停，停，”我不断喊叫着。“关掉啦，狗杂种们，我实在无法忍受啦。”第二天，上午、下午，我竭尽全力迎合他们，在折磨椅上笑眯眯地扮演爽快合作的孩子，任由着他们放映恶心的超级暴力镜头，眼睛被夹起而持久张开，一览无余，身体、双手、双脚固定在椅子上，丝毫不能动弹。现在逼迫我观看的，倒是从前会认为不太坏的东西，不过是三四个男孩洗劫商店，往口袋里塞叶子，同时戏弄开店的老太婆，打得她大声尖叫，让红红鲜血奔流出来。然而，格利佛里的跳动和轰隆轰隆轰隆声、作呕感、干巴巴焦躁的口渴感，都比昨天严重得多。“噢，我受够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了！”我喊道。“不公平啊，臭淫棍们，”我挣扎着想摆脱椅子，根本不可能，简直是粘在上面的。

“一等好，”布罗兹基大夫喊道。“你的表现简直棒极了。再来一次，我们就成功了。”

现在又来老掉牙的二战故事了，影片上尽是斑点划痕，看得出是德国兵拍的。开场是德国的鹰徽章和纳粹旗帜，上面有所有学童喜欢画的字，接着是高傲而不可一世的德国军官穿过弹坑和断垣残壁，走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。然后让你看靠墙壁枪毙人，军官下令开枪，可怕的裸尸横陈于水沟中，满眼的赤膊肋骨和瘦削白腿。接着有人被拖走，一边还在遭到推搡，尖叫声在伴音中是没有的，上面只有音乐声，弟兄们。此时此刻，我虽然痛苦万分，恶心不已，却注意到伴音中噼噼啪啪、嘭嘭嘭嘭作响的是什么音乐，是贝多芬《第五交响曲》的最后乐章啊，我随即拼命喊叫。“停！停，讨厌的臭淫棍。这是罪孽，一点没错，肮脏的、不可饶恕的罪孽，狗杂种！”他们并没有马上停下，因为只有一两分钟时间就放完了——人们惨遭毒打，鲜血淋漓的，然后是更多的行刑队，纳粹旗帜，“完”。电灯点亮，布罗兹基大夫和布拉农大夫站在我面前，布罗兹基大夫说：

“你所说的罪孽是指什么？”

“就是，”我感到极其恶心，说：“那样滥用贝多芬。他可没有伤害任何人的。贝多芬仅仅创作了音乐。”随后我万分恶心，他们只得拿来一个腰形的钵子。

“音乐，”布罗兹基大夫沉思着说。“你原来热衷音乐的。我自己是一点都不懂。它是有用的感情提升剂，这我是知道的。好啊，好啊。你看怎么样，布拉农？”

“这是没有办法的，”布拉农大夫说。“人人都杀戮自己所热爱的东西，正如诗人囚犯所说的。可能这就是惩罚要素。典狱长应该满意了。”

“给点喝的吧，”我说，“看在上帝的分上。”

“给他解开，”布罗兹基大夫命令道。“给他一玻璃缸的冰水。”部下们行动起来，不久我就喝上了一加仑一加仑的冰水，弟兄们哪，就像进了天堂。布罗兹基大夫说：

“你看上去够聪明的。好像也不是没有审美趣味的。天性恰好赋有这种暴力玩意儿，是不是？暴力和盗窃，盗窃是暴力的一个方面。”我一言不发，仍然感到恶心，但现在好点了。这一天糟糕透了。“好了，听着，”布罗兹基大夫说，“你以为这是怎么完成的？告诉我，你认为我们对你做了什么呢？”

“你们使我感到恶心，看了你们放的肮脏变态的电影，我就感到恶心。但事实上也不是电影在起作用啊，只是我觉得，如果你们停止放电影，我就会停止恶心的。”

“对，”布罗兹基大夫说。“这就是联想，是世上最古老的教育方法。是什么才真正使你感到恶心的呢？”

“来自我格利佛和躯体内的这种肮脏淫恶的东西呀，”我说，“就是它。”

“真是奇怪，”布罗兹基大夫微笑着说，“部落方言。你知道它的词源吗，布拉农？”

“零零星星的押韵俚语，”布拉农大夫答道，他已经不那么显得像朋友啦。“还有一点吉普赛话。但词根大部分是斯拉夫语系的。赤色宣传。下意识的渗透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”布罗兹基大夫说，很不耐烦，不再感兴趣了。“喏，”他对我说，“不是电线的原由。跟捆在你身上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。那只是测量你的反应用的。那么它是什么呢？”

我此刻猛然醒悟了，当然喽，真是个大傻瓜，没有注意到是手臂上的皮下注射呀。“噢，”我喊道，“噢，现在我明白了。肮脏的狗屎恶作剧。是背信弃义，操你的，你们休想再得逞了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很高兴，你提出了异议，”布罗兹基大夫说。“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弄清楚了。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，把路氏发明的这种物质送进你的体内。比如口服。但是皮下法是最有效果的。请不要对抗。对抗是没有意义的。你不可能战胜我们的。”

“臭杂种，”我啜泣着说。“我对超级暴力之类的狗屎倒无可奈何。我甘心忍受的。但是对于音乐却不公平。我听到可爱的贝多芬、韩德尔等人的音乐感到恶心，就不公平啦。这一切表明，你们是一批丑恶的杂种，我永远不会饶恕你们的，淫棍。”

他俩都陷入了沉思之中。后来，布罗兹基大夫说：“设定界限总是困难的。世界是一体的，人生是一体的。最最甜蜜、最美好的活动也涉及一定程度的暴力——比如说爱的行为啦；比如说音乐啦。你必须碰碰运气，孩子。选择始终是你作出的。”这些话我没有全部听懂，但此时我说：

“你们用不着再搞下去了，长官。”我狡猾地改变了态度。“你们已经向我证明，所有这些打斗、超级暴力、杀戮是错的错的，大错特错的。我已经受到了教训，长官们。我现在明白了以前所不明白的东西。我已完全康复了，赞美上帝。”我以神圣的方式把眼睛抬向天花板。但两个大夫悲哀地摇摇格利佛，布罗兹基大夫说：

“你还没有康复呢。还有许多事要做的。只有当你的身体像见到毒蛇一样对暴力产生迅捷而强烈的反应，不需要我们进一步帮助，不用药物，只有那时——”我说：

“可是，长官，长官们，我明白那样是错了。错就错在它反社会，因为地球上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，幸福生活不能伴有毒打、推搡、刀刺。我学会了很多，真的很多。”但布罗兹基大夫听了大笑不止，露出一副整齐的白牙，说：

“理性时代的异端邪说，”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话。“我明白什么是对的，并加以称许，但错的东西要照做不误。不不，孩

子，你必须把一切交给我们。而且要愉快从事。很快就会圆满结束的。用不着两个礼拜，你就获得自由啦。”随后他拍拍我的肩膀。

不消两个礼拜。弟兄们、朋友们哪，它长久得就像人生一世一样，就像从世界首日到世界末日。不减刑服完国监的十四年徒刑，也根本不能和它相提并论。天天都是老一套。但是，与两位大夫谈心后四天，那姑娘拿着注射液过来时，我说：“哦，你不能，”一边推开她的手，针筒掉在地上玎玲咣啷一下。那是为了观察他们怎么办。他们呢，就让手下四五个大个白大褂杂种把我摁在铺位上，狞笑的面孔紧贴我的脸，推搡着我，随后这护士小姐说：“你这邪恶顽皮的小魔鬼，”同时用另一管针筒猛刺我的手臂，残酷地把这物质喷进去。最后，我疲力不堪了，同以前一样被轮椅推到地狱般的电影院。

每天，电影都是大同小异，全是拳打脚踢，红红鲜血从面孔和身体上滴下，溅得满镜头都是。通常是穿着纳查奇时装的狞笑着的男孩子，也有嘿嘿窃笑的日本折磨者，或者凶残的纳粹踢人者和射击手。日复一日，恶心、头痛、牙痛，厉害厉害的口渴，生不如死的感觉正在变本加厉。直到有一天早晨，我试图通过掉头撞墙，一撞撞到不省人事，来击败这些杂种，然而结局却是，看到这种暴力颇像电影中的暴力，我感到一阵恶心，所以反而有气无力，听凭他们打针，照样推走了事。

后来有一天早晨，我醒来，吃完了早餐，咽下鸡蛋、土司、果酱、热气腾腾的奶茶之后，突然想到：“现在不会太久了。肯定就快结束了。我已经吃尽苦中苦，也就不再有什么苦可受了。”我等呀等，等女护士拿针筒进来，而她却始终没有出现。出现的是白大褂下手，他说：

“老朋友，今天我们准备让你走着去。”

“走着去？”我问。“去哪里？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老地方，”他说。“是啊，是啊，不要这么紧张嘛。你要步行去看电影，当然由我陪着的。不要再坐轮椅了。”

“然而，”我说，“可怕的晨间注射怎么办？”我对此真的非常意外，他们是多么热衷于把所谓的路氏物质注入我体内啊。“不用再在我可怜痛苦的手臂上注射那可怕又恶心的物质啦？”

“结束了，”这家伙笑笑。“永远永远阿门。你现在可以独立自主了，孩子，步行去恐怖之所。但身体还要扎牢，强制观看。来吧，小老虎。”我只得披上长袍，踏着拖鞋，穿过走廊，去那电影院。

弟兄们哪，这次我不但分外恶心，而且格外迷惑。老套套又来了，那些个超级暴力，人们被打得格利佛开花，鲜血淋漓的姑娘尖声求饶，这是私下的个别戏弄和作恶；另外有战俘营、犹太人、灰蒙蒙的外国街道上充斥着坦克、军装，人们在摧折一切的枪声中应声倒下，这是一般社会的暴力。这次我感到恶心、口渴、疼痛，除了被迫看电影，就什么也不能怪罪了；我眼睛仍然夹住张开，脚和躯体还绑在椅子上，但身体和格利佛上的电线之类统统撤去了。因此，除了正在观看的电影，还有什么在对我起作用呢？当然，除非这路氏物质变成了疫苗，在我的血管里游弋，一看到超级暴力，总是永远永远阿门地使我感到恶心。于是，我张大嘴巴哇哇哭起来，眼泪犹如天赐的银色流动露珠，掩住了强迫我观看的东西。但这些白大褂杂种很快拿来了手帕，擦去泪水说：“好啦好啦，都是些哭哭啼啼的小鬼头。”老套套又来了，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，德国兵在驱赶，犹太人在哀乞哭泣，男女老少都要进毒气室等候毙命。我只得又一次哇哇哇哭开了，他们就过来擦干眼泪，动作神速，不容我错过正在放映的一点点内容。这是极可怕又恐惧的一天，弟兄们，惟一的朋友们哪。

我吃完晚饭，肚子里塞饱了肥腻的羊肉浓汤、水果馅饼、冰

淇淋，就躺在铺位上一个人想心事：“该死该死该死，现在出去，可能还有机会的。”但是我没有武器。这地方不让保存剃刀，隔天有一个秃顶胖子帮着刮胡子，早饭之前到床边来刮，跟着两个白大褂杂种，确保我很乖，不施暴。手指甲被剪掉，锉得光光的，免得抓伤人。我进攻起来依然迅捷，但身体经过软化，比起当初的自由日子来，显得力不从心，徒有其表。于是，我下了床，跑到上锁的门边，使劲地猛击门板，一边大喊：“救命救命啊。我想吐，我快死了。大夫大夫大夫，快点吧。求你了。我要死了，要死了。救命。”喉咙喊干了，疼痛得要命，就是没人来。后来才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，有抱怨的声音，我认出是天天送吃的、陪我去受罪的那个白大褂。他嘀咕道：“什么事？出什么事啦？你在里面又搞什么名堂？”

“哦，我快死了，”我呻吟着。“哦，侧腹剧痛。是盲肠炎。哟——。”

“盲肠个屁，”这家伙嘟哝道；接着，我高兴起来，因为听到了钥匙的咔咔声。“如果你装蒜，小朋友，那么我和朋友们会整夜对你拳打脚踢的。”然后他打开门，给我送来了一股有望奔向自由前途的香气。他推开门，我躲在门后呢，只见他凭着走廊的灯光，迷惑不解地四下找我。于是，我举起两个拳头，狠狠地砸他的头颈。正在此刻，我发誓，我好像预见他倒地呻吟或者昏厥的惨状，正当我心中欣快升腾的一刻，身上的恶心感也忽如浪潮一般涌起，随之感到一阵严重的恐惧，好像自己真的要呜呼哀哉了。我踉踉跄跄地靠近床铺，呃哼呃哼呃哼呻吟着，那家伙并没有穿白大褂，而是披着长睡袍，他把我心中的盘算看得明明白白，脱口而出：

“嘿，什么事都有个教训，是不是？可以说，是每时每刻都在学习呀。来吧，小朋友，爬起来，打我呀。是我要你打的，真的。狠狠揍下巴呀。唉，我渴望挨揍，的的确确的。”可是，我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所能做到的，也就是靠在那里啜泣，哇哇哇。“社会渣滓，”这家伙嘲笑道。“狗屎堆。”他拽住我的睡衣颈背，拖我起来，我已经有气无力地瘫倒了，他抡起右臂甩过来，我的面孔干净吃了一记老拳。他说，“这是为了把我骗出被窝，小畜生。”他嗦嗦搓搓双手走掉了。钥匙在锁眼里咔咔转动。

弟兄们，此刻我要到梦乡去躲避的，是那种可怕而错乱的感觉，即挨打比打人更好。如果那家伙没走掉，我倒会把另一边面孔也凑过去的。

7

接到通知时，我难能置信这是真的。好像我在那个臭地方呆了无穷无尽的时间，以后更要在里面再呆无穷无尽的时间。但那时间彼至终只有两个礼拜，而现在他们说两个礼拜马上就要结束了。他们说：

“明天，小朋友，出去出去出去。”他们伸出大拇指，指向自由。那个揍我的白大褂，仍然给我送饭、陪去例行折磨的人说：“但你面前还有非常重大的一天，那就是你的毕业日。”说着他睨视一笑。

这天早上，我期待着照常身穿睡衣、拖鞋、长袍去电影院。不是的。这天早晨，我领到了那夜穿的衬衣、内衣、布拉提、上好的踢蹬靴子，都好好地洗过、烫过、擦过。我甚至领回了长柄剃刀，那是过去的快乐时光中用于戏弄打斗的。我一边穿衣，一边迷惑地皱皱眉，可那白大褂跟班只是笑，一声不响。

我被客客气气地带到老地方，但那里已经面目全非。银幕前拉了幕布，放映孔下面的毛玻璃不复存在，兴许是像百叶窗、窗帘一样可以拉起拉开的。以前只有咳嗽声和晃动的人影的地方，出现了真正的观众，其中有我熟悉的面孔。有国监典狱长、称做“教诲师”的神职人员、警卫队长，以及那位穿着考究、不可一

世的内务部长（不如叫差劲部长）。其他人我一个都不认识。布罗兹基大夫和布拉农大夫也来了，但没有穿白大褂，而是穿着医务界头面人物会客时要求穿的时装。布拉农大夫站着，而布罗兹基大夫站在那里，向全体与会者作学术报告。他见我进来，就说：“啊哈，先生们，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我们要介绍实验对象跟大家见面。就像你们看到的，他身体健康，营养良好。他刚刚睡醒，吃过丰盛的早餐，没有用药，没有催眠。明天，我们就要信心十足地放他回到世界上，你们完全可以把他当做良辰美景中遇到的普通体面小伙子，谈吐友善，乐于助人。先生们，这里有些什么变化呢？两年前国家判决这个卑鄙的流氓来服徒劳无益的徒刑，两年后一切照旧。我说了一切依旧吗？其实也未必吧。监狱教会他各种恶习，比如皮笑肉不笑啦，假惺惺地扭捏搓手啦，卑躬屈膝地献媚啦；他除了强化以前的恶习，还学会了别的秽行。得了，先生们，闲话少说，事实胜过雄辩。现在让事实说话。请看。”

我被这番话搞得摸不着头脑，正在心中捉摸，这一切是否是讲我的事情。这时，电灯全部熄灭了，放映窗口射出两束聚光灯，一束照着鄙人，即灾难深重的叙事者。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彪形大汉走到另一束灯光里。他一张胖脸，八字胡，近乎秃顶的格利佛上粘着几缕头发；可能三十、四十、五十岁，反正蛮老的。他走到我跟前，聚光灯紧跟着，两束光相会，组成一大片亮光。他轻蔑地对我说：“喂，垃圾堆。呸，好臭，肯定不大洗澡的。”接着，他好像开始跳舞，不断踩我的脚，左脚，右脚，随后他用手指甲捅我的鼻子，疼痛极了，眼泪都流出来了，接着他像开收音机一样拧我的左耳朵。只听观众中传出嗤嗤的笑声，几声畅快的哈哈、哈哈。我鼻子、双脚、耳朵刺痛，痛苦不堪，便问道：

“你干嘛这样弄我？我可没有干对不起你的事，老兄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哦，”这家伙说，“我这样做”——又捅了我的鼻子两下——“那样做”——拧我那疼痛不已的耳朵——“还有这个”——狠狠蹬我的右脚——“就因为看不惯你可怕的德性。不服气的话，来呀，起头，请起头呀。”我知道，拔剃刀的动作一定要非常神速，免得致命的恶心感涌上来，把快乐的战斗变成垂死的感觉。可是，弟兄们，当我伸手到内口袋摸剃刀的时候，心目中出现了这个损人者口吐鲜血呼救求饶的影像，接踵而来的是恶心感、口渴、疼痛；我知道，必须很快地扭转对这个讨厌家伙的看法，因此我在口袋里摸香烟或花票子，弟兄们哪，偏偏就没有这两样东西。我哭喊道：

“兄弟，我想要请你抽烟的，可惜身上没有哇。”这家伙说：

“哇哇。哈哈。哭吧，孩子。”接着他又用大板指甲捅我鼻子，只听黑压压的观众那边传来开心的大笑。我费尽心思讨好这个损人、打人的家伙，以制止翻涌的疼痛和恶心感，并极其绝望地说：

“请让我为你效劳吧，求你啦。”我在口袋里摸索，只有这把剃刀，于是拿出来献上说：“请拿去吧，请求你。一点小意思。收下吧。”但他说：

“留着你的臭贿赂。少跟我来这套。”他击打我的手，剃刀掉地。我说：“求你啦，我一定要效劳一下的，擦皮鞋好吗？嗨，我可以跪下把皮鞋舔干净的呀。”弟兄们，信不信吧，或者拍拍我的马屁吧，我真的跪下，伸出红红舌头一里半长，去舔他的臭皮鞋。可这家伙反而不太狠地踢我的嘴巴。我当时以为，光是双手抓住他的双踝，把这臭杂种拉倒在地上，也许不会引起恶心和疼痛的。我就照这样办了，他遭到真正的奇袭，便沉甸甸地倒地，臭观众哄堂大笑。但我看到他倒地，那可怖的感觉便笼罩下来，因此便伸手迅速把他拉起来。正当他准备向我面孔狠狠地、正经地出拳时，布罗兹基大夫开口了：

“好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”彪形大汉鞠了躬，就像演员一样跳下去。电灯打开，我眯起眼，张大嘴巴喊叫着。布罗兹基大夫对观众说：“请看，我们的实验对象通过被迫趋向恶，反而被迫趋向善。暴力意图伴随着猛烈的切身痛感。为了消除痛感，只得转向截然相反的态度。有问题吗？”

“选择权，”一个浑厚的声音说。我发现这是教诲师呀。“他没有真正的选择权，对不对？他有利己之心，害怕痛感，所以被迫走向自我糟蹋的古怪行为。其虚假性非常明显。他不再无恶不作，同时也不再能够作道德选择。”

“这问题很微妙，”布罗兹基大夫微笑着。“我们所关心的，不是动机，不是高尚的伦理规范，而只不过是减少犯罪——”

“还有，”那衣冠楚楚的大部长插话道，“缓解监狱的人满为患。”

“听啊听啊，”有人说话。

人们窃窃私语，争论得没完没了。我站在那儿，完全被这些无知的杂种冷落了，于是我大喊：

“我，我，我。我怎么样了呢？这一切之中我的位置在哪儿？是野兽，还是狗？”他们听了，越发大声说话，并向我发话。我提高音量喊道：“我只能充当上发条的甜橙吗？”我不知为什么用上了这个措辞，是格利佛里自发冒出来的。众人不由得住嘴了一两分钟。然后一个瘦削的老教授模样的人站了起来，头颈的模样活像电缆，把电力从格利佛送到躯体，他说：

“孩子，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。你已经作了选择，这一切是选择的结果。现在不管发生什么，都是自己选择的啦。”教诲师大喊道：

“暂且相信吧。”只见典狱长瞪了他一眼，好像在说，你在监狱宗教界不能一厢情愿地爬得那么高的。高声争论又开始了，只听到“爱心”一词被抛来抛去，教诲师跟别人一样大喊“完美的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爱心驱走害怕”之类的废话。接着布罗兹基大夫笑容可掬地说：

“先生们，很高兴大家提起了‘爱心’的问题。现在，大家请看，据认为已经随中世纪殉葬的一种爱心，会以实例形式表现出来。”此时，灯光转暗，聚光灯又出来了，一束照着可怜的、受苦受难的朋友兼叙事者，另一束下面，进来了一位平生所能指望见到的最最可爱的妙龄女郎，还扭扭捏捏地侧身挨近，弟兄们哪。也就是说，她的乳峰高耸着，布拉提从肩膀上滑滑滑地垂悬下来，俨然是一览无余。她的大腿就像天上的上帝，她的步态令人大声咽口水，而她甜蜜的微笑着的面孔，显得那么年轻，那么天真无邪。她随着灯光向我走来，好像送来了上天恩典的光芒；因此闪过我格利佛的第一个念头是，当场把她放倒在地，野蛮地抽送，但恶心感飞也似的涌上来，活像在拐弯处盯梢的侦探，随之便来实施肮脏的逮捕。她身上散发的美妙香水味，令我想入非非，胸膛开始起伏，所以我知道，自己得发掘想念她的新方式，免得疼痛、口渴、恶心铺天盖地、天经地义地到来。于是我喊道：

“天姿国色的小姐，我把一颗心抛在你的脚下，请你蹂躏。假如我有一朵玫瑰，我会献给你。假如雨天泥泞，我会脱下布拉提给你垫脚，省得你的秀腿沾上肮脏的泥水。”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弟兄们哪，我便感到恶心感慢慢地缩回去了。“请允许我，”我喊道，“崇拜你，帮助你，呵护你不受邪恶世界的伤害。”接着，我想到了恰如其分的措辞，感觉越来越好：“让我成为你的忠实骑士。”我又一次双膝跪下，弯腰慢慢后退着。

这时我自感愚蠢至极，分明又是演戏嘛，这姑娘微笑着向观众鞠躬致意，蹦蹦跳跳地下去了，灯光亮起，若干掌声响起。某些老头观众带着肮脏的欲望、用亵渎的目光盯住了那个漂亮的小妞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弟兄们哪。

“他会成为你的好基督徒的，”布罗兹基大夫大声说，“准备

转过另外一边脸给你打，准备自个儿上十字架，而不是送人家上十字架；他即使想到捏死个把苍蝇，都会从心底里感到恶心。”这话说得不假，弟兄们，他提起捏死苍蝇的时候，我感到一点点恶心，便尽力使自己想着用糖喂苍蝇，把它当做要命的宠物来照料，也就打退了恶心和疼痛。“改邪归正了，”他喊道。“在上帝的天使面前真欢乐。”

“要点是，”那位差劲部长厉声说，“这办法能办到。”

“唉，”教诲师叹息着说，“但愿能行得通，上帝保佑我们大家。阿门！”

第三部

1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弟兄们，这就是我第二天一早自言自语的话。我站在国监旁边新建的白楼门外，身上穿的布拉提，正是两年前在灰蒙蒙的晨曦中被捕时的晚装，手里抓着一个小白包袱，里面装着若干私人物品，还有少量叶子，算是臭当局善助的，好使我踏上新生活之旅。

昨天，日子过得太累了，表演完了之后就是录像采访，要在电视新闻中播出的，还有闪光灯下拍照，咔嚓咔嚓咔嚓，更像是为了演示我在超级暴力面前趴下，都是些不堪入目的镜头。接着，我疲惫不堪倒在了床上，然后被叫醒。我看主要是为了通知我，可以自由了，收拾回家喽，他们再也不想见到鄙人了，一去不复返啦，弟兄们哪。这样我就出来了。大清早的，左边口袋里只有这点花票子，我把硬币翻得丁零当啷作响，心想着：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到什么地方吃点早饭吧，我想道，除了一杯茶下肚，早上还有什么都没有吃，大家都急着踹我出来，投奔自由。监狱位于城市的黑暗区，但到处都有民工的小饭馆，我不久就踏进了一家。店堂脏乱不堪的，天花板上有一个灯泡，虫屎把灯光遮去不少；有早班工人在呼噜呼噜喝茶，吞着不堪入目的香肠和切片面包，狼吞虎咽地塞进肚子之后，大喊再来几份。侍者是个臭烘烘的小妞，奶子倒很大，几个食客想抓她，嘴里啣啣的，而她嘻嘻嘻笑着；看到这，我几乎要呕吐出来，弟兄们。我还是非常礼貌，用绅士的口吻叫了一些土司、果酱和茶，然后到昏暗的角落里坐

下吃喝。

正吃着，进来一个小矮子卖晨报，是个贼头贼脑的犯罪胚，戴着钢丝边厚眼镜，布拉提的颜色好像久放变质的葡萄干布丁。我买了份报纸，目的是了解世面上在发生些什么，以便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。报纸好像是政府办的，头版全是竞选消息，人人都要确保现政府的连任，仿佛大选两三个礼拜后就要进行了。至于最近一年来政府所做的事情嘛，吹牛的大话倒是挺多，比如出口增加，外交政策创佳绩，社会服务改善之类的废话。然而，政府吹嘘得最多的，是他们认为，最近半年来寻求平安的夜行者上街时安全多了，因为警察的待遇提高了，他们的手段硬了，对付小流氓、性变态、盗贼之类的渣滓已经绰绰有余等等。

这消息颇吊起了鄙人的兴趣。第二版有一个十分熟悉的人的模糊照片，原来就是我。里面的我脸色阴沉，有点害怕，那其实是闪光灯不断噗噗作响的缘故。照片下面的文字说，这是新建的国家罪犯改造研究所的首位毕业生，只花两个礼拜就治愈了犯罪本能，现在是恪守法律的公民，等等等等。接着我看到一篇为路多维哥技术吹牛的文章，政府多么明智，如此等等。还有一张我似曾相识的人的照片，那就是内务部长，我称之为差劲部长。他看上去在夸夸其谈，憧憬着没有犯罪的美妙时代，不必再害怕小流氓、性变态、盗贼进行怯懦的袭击，如此等等。我唉地叹了一口气，就把报纸扔到地上，盖住了使用此饭馆的畜生们泼在上面的茶渍、痰块。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下面要玩的花样呢，弟兄们，就是回家，给爹爹、妈妈来个惊喜，他们的独生子和接班人回到了家庭的怀抱。然后，我可以在自己的小窝躺下，聆听一些可爱的音乐，同时考虑怎样度过一生。释放官头天给了我一大张可以试试的职业一览表，他还给各种各样的人打电话介绍我，但我没有马上找工作的打算。对，先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要休息一下，在音乐声中，躺在床上静静地思考一番。

于是，坐公共汽车去市心站，然后坐公共汽车去金斯利大道，公寓楼十八 A 就不远了。弟兄们请相信，我的心确实激动得怦怦直跳。一切都很宁静，还是冬天的清晨嘛。我进了公寓门厅，空空荡荡，只有壁画“劳动尊严”的光身青少年迎候着。使我大吃一惊的是，壁画已经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庄重的劳动者不再口吐气球，写着脏话，也没有思想龌龊的铅笔少年在裸身上添加有碍观瞻的器官。还令我惊奇的是，电梯在运转了。我一按电钮，电梯便嗡嗡地下来了，我进去后又吃惊了，电梯笼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我到了第十个楼层，看到十八号门还是老样子；从口袋掏钥匙的时候，手不停地颤抖着，但插钥匙转动的时候却很坚定；开门进去，遇到三双惊异、近乎惊骇的眼睛在盯着我，是 P 和 M 在吃早饭，但还有一位我一辈子都没见过，五大三粗的，身穿衬衣和吊带裤，非常随便地喝奶茶，吃鸡蛋土司。是这位陌生人反而先说话：

“你是谁，朋友？哪里搞到钥匙的？出去，省得我把你的脸揍扁。到外边去敲门。说明有什么贵干，快点。”

我爸爸妈妈坐在那里目瞪口呆，很明显他们还没有看报纸；此刻我记起来，报纸要等爸爸上班去之后才送来。但此刻妈妈说：“啊，你越狱了。你逃跑了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要去报警啦，哎哟哟。你这个坏透的孩子，这样给我们家丢脸。”信不信吧，或者拍拍我的马屁吧，她哇哇哭起来。于是我费劲地解释着，他们满可以打电话到国监去打听打听的，同时那陌生人坐着皱眉头，看上去一副准备用毛茸茸的大拳头揍扁我面孔的样子。我说：

“回答几句如何，兄弟？在这里干什么，呆多久？我不喜欢你刚才说话的口气。当心点。来呀，说话呀。”他这人工人模样，

很难看，三四十岁。他坐着张大嘴巴对着我，一言不发。我爸爸说：

“这一切把人搞迷糊了，儿子。你本该告诉我们一声，你要回来啦。我们以为至少还有五六年他们才会放你呢。”他说话的口气非常忧郁，“倒不是我们不高兴见到你，发现你自由了。”

“这是谁？”我问。“他为什么不说话？这里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他叫乔，”妈妈说。“现在住这儿。他是房客呀。天哪，天哪。”

“你呀，”乔说。“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，孩子。知道你干了些什么，把可怜的父母心都伤透了。回来了吧？再次让他们过悲惨的生活，是不是？除非先把我打死算了，因为他们把我当亲生的儿子，而不是房客。”要不是体内的慌乱开始唤醒恶心感，我简直会哈哈大笑，这家伙看上去跟 P 和 M 差不多年纪，他竟然伸出儿子般的手来庇护我哭泣的妈妈，弟兄们哪。

“哦，”我说道，自己差一点痛哭流涕地瘫倒。“原来如此。嗨，我给你整整五分钟，把你的臭东西全部都清理出我的地方。”我向这房间走去，这家伙反应迟钝，没有制止我。我打开门，心脏好似裂开掉到了地毯上：它根本不像我的房间了，弟兄们。我的旗帜都揭下了墙，这家伙贴上了拳击手的图片，还有一队人忘形地抱手坐着，前面是一面优胜银盾。然后我看到别的东西缺少了，音响和唱片橱不见了，还有上锁的百宝箱，里面可是瓶子、毒品、两个锃亮干净的针筒。“这里做过一些肮脏的活计，”我喊道。“你把我的个人物品怎么处理啦，可怕的杂种？”这是冲着乔的，但我爸爸答道：

“那些东西都被警察抄走了。有新的规章，要赔偿受害人的。”

我无法遏制地变得非常恶心，疼痛难忍，嘴巴干燥，连忙抓起桌上的牛奶瓶牛饮起来，于是乔说：“肮脏的猪猡吃相。”我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说：

“可是她死了。那女人死了。”

“是猫咪们，儿子，”爸爸悲哀地说，“律师进行遗嘱理读与执行之前，没人照看猫咪，得请专人去喂食。于是警方变卖了你的东西，衣服之类的，来支付喂食费用。法律规定的，儿子。你从来都是无法无天的啊！”

我只得坐下来，乔说：“坐下以前要请求同意，没有礼貌的小猪猡。”我快速回敬“闭上你肮脏的大屁眼”，并随即感到一阵恶心。于是，我看在身体的分上力图显得通情达理，陪着笑说：“嗨，这是我的房间，你不会不承认吧。这里也是我的家。P和M，你们有什么话说呢？”但他们一副很不快的样子，妈妈浑身颤抖，面孔布满皱纹，淌满了眼泪，爸爸开口了：

“这些都得好好考虑呀，儿子。我们不能把乔一脚踢出去，不能那样随便吧，对不对？我是说，乔在这里打工，签了合同的，两年呢，我们有安排的，是不是啊，乔？我是说，考虑到你长期坐牢，而房间空着也是空着。”他有点害羞，从面孔上看得出的。于是我笑笑，点头称是：

“我知道。你们已经习惯于安宁的生活，习惯于来点外快。世事就是如此。你们的儿子除了调皮捣蛋没有任何用处。”此时，弟兄们，信不信吧，或者拍拍我的马屁吧，我哭了起来，为自己难过。爸爸说：

“好好，你看，乔已经将下个月的房租付掉了。我是说，无论我们将来做什么，我们总不能叫乔出去吧，乔？”乔说道：

“应该重点考虑的，是你们两位呀，你们对我就像父母一样。把你们交给这个压根就不像儿子的小怪兽摆布，这对吗，公平吗？还哭呢，这是阴谋诡计呀。让他走，找地方住去，让他接受作恶多端的教训，这样的坏蛋不配拥有天生的好父母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说着站起身，热泪盈眶。“我知道现状啦，没有

人要我，没有人爱我。我已经落难，吃尽苦头，大家要我继续吃苦。我知道了。”

“你已经使其他人吃苦了，”乔说。“你吃点苦才对呢。我听了你的所作所为，是晚上坐在这家庭餐桌旁听说的，听起来怪惊心动魄的。许多故事令人恶心。”

“我要是能回到牢里有多好，”我说，“还是以前的国监。我走了。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。我自己会出息的，多谢你们。让你们的良心去受罪吧。”爸爸说：

“不要这样嘛，儿子，”妈妈只是哇哇哇的，面孔扭曲得很难看。乔又伸手抱住她，拍拍她，拼命说好啦好啦好啦。我跌跌撞撞地出了门，让他们内疚得断气吧，弟兄们哪。

2

我在街上漫无目标地游逛。人们纷纷驻足凝视我的晚装，而且时值奇寒的冬日，身上感到很冷；我只想抛开这一切，而且什么也不必再考虑。我坐车到了市心站，再往回走到泰勒店，那里有家“旋律”唱片店，我曾经以常光顾它，弟兄们哪。它总是那个老样子，我进门就指望安迪在店里，那个精瘦瘦的秃顶，非常乐于助人，当初从他手上买过唱片的。可是已经没有安迪了，只有叽叽喳喳的纳查奇（即青少年）男女，在听可怕的新流行歌曲，还在随歌曲跳舞呢，柜台里的人也不过是个纳查奇而已，指骨打着榧子，哈哈大笑着。我走近他，一直等到他愿意答理我，我说：

“我想听一张莫扎特第四十。”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想法进入了我的格利佛，但它进来了。掌柜的说：

“四十什么，朋友？”

我说：“交响曲。G小调四十交响曲。”

“噢——，”一个跳舞的纳查奇说，他的长发盖住了眼睛，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好像有趣。难道不有趣吗？他好像要显得有趣呢。”

我感到内心十分烦躁，但我得注意了，于是便笑眯眯地对待取代安迪的人，以及全体跳舞、尖叫的纳查奇。掌柜的说：“朋友，你可以进那个听乐亭，我会播放过来的。”

于是我跑到购片的试听小室，这家伙就为我播放了，但不是莫扎特四十，而是莫扎特《布拉格》。他好像在架子上找到什么莫扎特就放起来了，本来我会大为恼火，可得注意提防疼痛和恶心呀，然而我恰恰忘记了不该忘记的东西，现在害得我要死要活：原来这些医生杂种经过谋划，造成任何撩拨感情的音乐都会使我恶心，就像观看或打算搞暴力一样。因为那些暴力电影全部都配了乐，我尤其记得那恐怖的纳粹电影，配了贝多芬第五，最后乐章。如今，美妙的莫扎特变得恐怖了，我冲出店门，那些纳查奇在大笑，掌柜的在喊：“哎哎哎！”我根本不加理会，犹如瞎子一样跌跌撞撞过了马路，拐弯到了柯罗瓦奶吧。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

这地方空荡荡的，还是上午嘛。看上去也陌生了，画上了大红的奶牛，柜台后面没有熟人。我一喊“牛奶加料，大杯，”刚刚剃刮过的瘦脸汉马上知道了。我把大杯搬到一个小包厢，包厢围在大厅的周围，用帘子隔开的。我在考究的椅子上坐下后，一口一口啜着；喝完之后，渐渐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了。我的眼睛盯着地上一丁点香烟盒上撕下的锡纸，这地方也不是打扫得那么一尘不染的。这片锡纸开始扩大扩大扩大，明亮又灼热，我只得眯起眼睛。锡纸扩大，不但撑满了我闲坐的包厢，而且盖过整个柯罗瓦，整个街道，乃至整个城市。随后它成了整个世界，成了悠悠万物，弟兄们，它就像大海，冲刷着人类创造的一切，乃至想象的一切。我似乎听到自己发出特殊的声音，念念有词，比如“亲爱的死鬼闲野，嘴巴不在多形态伪装”之类的废话。接着感到锡纸上浮现出众多幻象，呈现世人从来没有见过的色彩，只见

遥远遥远遥远的地方有一组雕像，渐渐推进推进推进，由上下齐射的强光所照亮，弟兄们哪。这组雕像原来就是上帝，携着全班天使圣人，都是锃亮的青铜像，留着山羊胡子，巨大的翅膀迎风摆动着，因此绝不可能是石雕、铜雕；真的，眼睛在动，分明是活的。这些硕大的仙体在靠近靠近靠近，几乎要把我压垮，只听自己一声“噫噫噫”。我感到自己抛却了一切——布拉提、躯体、大脑、姓名，统统不要了，心里舒服极了，好像进了天堂。随后有压碎崩溃的声音，上帝、天使、圣人对我摇格利佛，好像在说，时间不多了。我必须再试试，接着一切都在冷笑、大笑，崩溃掉了，温暖的大光源冷却了，我又恢复了老样子：桌上的空杯子、哭喊的欲望、垂死的感觉是绝无仅有的答案。

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我明明白白应该做的事，可如何去做却不甚了了，以前从未考虑过嘛，弟兄们哪。我的小包袱里有剃刀，但一想到向自己捅刀子，红血血流出来，就恶心得要命。我所需要的不是暴力性的，而是会让我缓缓地睡去的东西，就此了结叙事者鄙人，不要再给任何人添麻烦了。我想起，要是去不远处的公共图书馆，也许可以找到讲无痛猝死妙法的书。我想到自己死后，大家会多么难过，P和M，还有那篡位者臭乔，还有布罗兹基大夫、布拉农大夫、差劲的内务部长等等。还有吹牛的臭政府呢。于是，我冲进了冬日的下午，快两点钟了，市心站大钟上看到的，想必我喝牛奶加料人幻境的时间比想象的要长。我走上玛甘尼塔大道，再转入布斯比大道，再转弯就是图书馆了。

这是个破旧的臭地方，从前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最多是六岁吧，以后就记不起有没有再次前往了。馆内分为两个部分，一是外借，一是阅览，堆满了报刊杂志，充满了老头子的气味，他们身上饱含年迈加贫困的臭气。他们分散站在各处的报架前，打饱嗝，喘粗气，交头接耳，翻动报纸，很是悲哀地看着新闻；也有的坐在桌边看杂志，或者装腔作势地翻阅，有人打瞌睡，一两个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鼾声如雷。开始，我忘记到这里来干什么了，接着一惊，原来我是来找无痛猝死妙法的哟。于是走到参考书架。书真多，但没有一本的题目对路。我取下一部医学书，打开一看，全是可怕伤病的图画和照片，足以让我恶心一下的。我把这本放回去，取下大宝书，即所谓的《圣经》，以为这会像在过去（其实并不是过去，但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）坐牢时一样宽慰我，我跌撞着到椅子上坐下看起来。但我只看到痛打七十乘七次，许多犹太人在互相咒骂，自相推搡，那也令人恶心。我几乎哭出来，对面一个寒酸的老头说：

“怎么啦，孩子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想死，”我说。“我完了，就这样。生活实在是让人无法忍受。”

旁边的一个看书老头“嘘——”一声，头也不抬，所看的疯癫杂志里都是些大几何体的图画。就像打开了话匣子，这个老头说：

“你要死，年纪太小了吧。嗨，你前面什么东西都有啊。”

“对，”我没好气地说。“就像垫起的假胸脯。”看杂志者又是“嘘”一声，这次抬了头，我俩都咯噔一下。我看见这是谁了。他厉声说：

“我对形状记得尤其牢靠，上帝作证。什么形状我都忘不了的。你这个小猪猡，可抓住你了。”晶体学，就是它。那次他从图书馆借的就是它。假牙踩烂了，真畅快。布拉提扯掉了。书籍撕破了，都是晶体学。我想，最好赶紧出去吧，弟兄们。但这个老头子站了起来，拼命呼叫四墙边看报的咳嗽者，以及桌边看杂志的打瞌睡者。“抓住他了，”他喊道。“恶毒的小猪猡破坏了晶体学书籍，珍本哪，再也找不到啦，随便什么地方去找。”歇斯底里的，好像这老头发疯了。“这是可鄙的残酷青年中间可以获奖的标本，”他喊道。“现在落在我们手里，听候我们发落了。他

那伙人对我拳打脚踢，剥光衣服，扯掉假牙；还嘲笑我流血呻吟；还逼着我迷糊糊、赤条条地回家。”这也不全对，弟兄们，你们知道的。他穿了一些布拉提，不是赤膊光屁股的。

我回喊道：“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，我后来受到惩处了。我已经接受教训了。看那边——报纸上有我的照片。”

“惩处吗？”一个老兵模样的老头说。“你们这种人应该消灭掉，就像消灭讨厌的害虫一样。还惩处呢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”我说。“人人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的。大家饶恕我吧，我必须得走了。”我开始离开这个疯老头世界。阿司匹林，就是它。吃一百片阿司匹林就完全可以丧命。药店去买阿司匹林。但晶体学老头喊道：

“别放他走。我们要教训他，告诉他惩处的全部意义，谋财害命的小猪猡。抓住他。”信不信吧，弟兄们，两三个羸弱的老头，每个人都有九十来岁了，用颤抖的手抓住我，我被这些行将就木的老头身上发出的老迈疾病气味熏得恶心。晶体老头赶上我了，颤巍巍的拳头在揍我的面孔。我想挣脱逃走，但抓住我的手比想象的更有力。其他看报的老头颤悠悠地过来，对叙事者鄙人一试身手。他们喊着：“宰了他，踩死他，杀了他，牙齿踢掉”等等，而我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意义。是老年在向青年发难啊，完全正确。可是，其中几个老头说：“可怜的杰克，他差一点打死了可怜的杰克，这个小猪猡”等等，似乎都是昨天刚发生的事情。我想，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吧。现在，涕泗横流的臭老头们，举着有气无力的手，伸出尖利的爪子，呼喊喘息着，如潮水一般扑过来，我们的晶体哥们打前锋，一拳拳地进击。我不敢有一举一动，弟兄们哪，这样被动挨打要比恶心和可怕的痛感强多了；当然，有暴力在发生，已经使我觉得恶心感在拐角处窥探，看是否应该出来公开吼叫一番。

这时管理员过来了，他稍年轻些，喊道：“这里吵什么？快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住手。这可是阅览室。”没人理睬，他说：“好吧，我打电话报警。”我尖叫着，八辈子都不会料到自己会那样做的：

“对对对，报警吧，保护我不受这些老疯子的袭击。”我发现管理员并不急于介入打斗，把我从老头们狂怒的爪子中解救出来，而是去了办公室或者有电话的地方。现在，老头子们在大口喘气了，我觉得只消轻轻一拨，他们就会纷纷倒下的。但我还是非常有耐心地听任老头抓着自己，闭上眼睛，感觉着绵软的拳头打面孔，同时听着喘粗气的老迈嗓音喊：“小猪猡、小凶手、流氓、暴徒，宰了他。”此刻，鼻子上疼痛地挨了一拳，我自己说该死该死，随之睁开眼睛，开始挣脱出来，这并不难，我一边喊，一边冲到阅览室外面的大厅。但老复仇者们仍紧追不舍，拼命喘气，畜生般的爪子颤巍巍地抓向你们的朋友叙事的鄙人。然后，我绊倒在地板上挨踢，接着听见一个青年的声音喊叫：“好啦，好啦，住手，”我知道警察赶到了。

3

我头昏脑胀，眼前一片模糊，但确信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些条子。那个在图书馆前门挽住我说“好啦，好啦，好啦”的人，是根本不认识的，但在我看来，他做警察年纪稍微有点小。从另外两个的背影，我敢肯定以前见到过。他们用小鞭子抽打着众老头子，喜笑颜开地喝道：“嘿，调皮的孩子。这样可以教训你们不要闹事，妨碍治安了，你们这些邪恶的坏蛋。你。”随后他们把气喘吁吁、垂而不死的老复仇者赶回阅览室，自己也被逗得哈哈大笑。这才转身看见我，大一点的那个说：

“嗬嗬嗬嗬嗬嗬。这不是小亚历克斯嘛。好久不见了，哥们，情况怎样？”我晕头转向，警服和头盔一戴，就很难识别出人，但面孔和声音再熟悉不过了。我再看看另一个，那咧嘴而笑的疯狂面孔是毫无疑问的。我十分麻木，越来越麻木，回头再

看那个嗬嗬嗬的人。那么，这个人就是胖子比利仔，我的宿敌。另一个当然是丁姆啦，他曾是我的哥们，而且是臭胖山羊比利仔的敌人，现在却是穿警服头盔的条子啦，还用鞭子维持秩序呢。我说：

“不不。”

“意外吗？”丁姆发出了我记得牢牢的狂笑：“哈哈”。

“不可能，”我说。“不会这样吧。我不相信。”

“眼见为证，”比利仔咧嘴笑道。“没有留一手。没有魔法，哥们。两个人到了工作年龄就工作啦。警察工作。”

“你们太小了，”我说。“实在太小了。他们不要这种年纪的孩子当警察的。”

“过去是小，”条子丁姆说。我无法相信啊，弟兄们，实在不能。“我们过去是这样，小哥们。而你始终是最小的。如今我们变成警察了。”

“我还是无法相信，”我说。这时，我无法相信的比利仔，警察比利仔，冲着扶住我的陌生小条子说：

“雷克斯，布施一点当场惩处，好处大概多一些吧。男孩就是男孩，总是顽皮的。不必执行警察所的惯例了。这家伙又玩上老套恶作剧了。我们记得一清二楚，你当然是不知道的。是他攻击了年老无助的人，他们是正当报复。我们必须以国家的名义，给一个说法。”

“这一切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是他们袭击我呀，弟兄们。你们又不是他们一伙的，不可能的。丁姆，你肯定不是警匪一家的吧。喏，是我们过去戏弄过的一个老头，想搞一点报复啊，时间已经隔了那么长久了。”

“长久是对的，”丁姆说。“那些日子我记不起来了。不要再叫我丁姆好不好。要叫我警官。”

“但是，还是记住一些的，”比利仔不住地点头，他已经不那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么胖了。“出手长柄剃刀的孩子——这种人必须严加管教的。”他们紧紧揪住我向馆外押去，外面有巡警车等候，他们称为雷克斯的是驾驶员。他们把我推搡进汽车后车厢，我不由感到，这真像是一场玩笑，早晚丁姆会揭去头盔，哈哈大笑的。但他没有这样做。我竭力压制着心中的恐惧说：

“彼得呢，彼得到底怎么啦？乔治真惨，”我说。“我都听说了。”

“彼得，对了，彼得，”丁姆说。“好像记得这名字。”只见我们的车开出了城。我问：

“我们准备去哪里呀？”

前头的比利仔转过身说：“天还亮着呢。到乡下兜兜风，尽管冬天光秃秃的，但清静可爱。让城里人看见太多的当场惩处不对，不总是对。街道保洁的方式有很多种。”他又转身朝前看了。

“好了，”我说。“我就是不理解这一切。过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不再回来。为以前的所作所为，我已经受到了惩罚。我已经康复了呢。”

“我们传达过这事，”丁姆说。“是警长宣读的，说这是好办法。”

“宣读，”我有点挖苦地说。“你这笨伯还是不识字，兄弟？”

“哦，不是，”丁姆说，一副很和善很惋惜的表情。“不要那样说话嘛。仅此一次，哥们。”他朝我嘴巴猛揍一拳，红红的鼻血开始滴下滴下滴下。

“从来就没有信任感，”我充满怨恨地说，手在擦血。“我始终是独来独往的。”

“这样行了，”比利仔说。我们来到乡下，只见光秃秃的树木，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鸟叫，远方有一台农机突突作响。天色已近黄昏，现在是隆冬嘛。附近没有人，没有动物，只有我们四个。“出来呀，亚历克斯仔，”丁姆说。“领教一点当场惩处吧。”

带发条的桔子

他们动手的时候，驾驶员一直坐在方向盘前，边抽烟边看书。汽车里有灯光可供看书，他压根就不看比利仔和丁姆对叙事者鄙人的行动。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也不想详述了，只听农机马达声、秃枝鸟鸣声衬托着喘气声、捶打声，只见汽车灯光中有烟雾热气，驾驶员平静地翻动书页，而在此期间，他们一直在“修理”我，弟兄们哪。然后，我也不知道是比利仔还是丁姆说：“我看可以，哥们，你说呢？”接着他们每人给我的面孔最后打一拳，我倒下，躺在草地上。天气寒冷，而我一点没有感到冷。他们掸掸袖口，穿戴好刚才脱掉的头盔和上衣，回到了车上。“后会有期，亚历克斯，”比利仔说，丁姆只是发出小丑式大笑。驾驶员看完那页，把书放好，然后发动汽车，向城里开去，我的前哥们和前敌人在挥手。我直挺挺躺着，蓬头垢面，疲惫不堪。

过了一会，我感觉到疼痛万分，天开始下雨，冰冷冰冷的。四周空无一人，连房屋灯光也没有。我去哪里呢？无家可归，口袋里叶子也不多了。我哇哇哇为自己的遭遇哭泣。最后我艰难地站了起来，缓慢地移动着脚步。

4

家家家，我所需要的是家，而我找到的果然是“家”，弟兄们。我在黑暗中前进，不是朝城里，而是朝农机轰鸣的方向。我来到一个村落，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可能所有村落看上去都差不多，特别是在黑暗笼罩的情况之下。这边一堆房子，那边一个酒馆，村尽头有一所孤零零的小房舍，只见大门上有白乎乎的门牌——“家”。我被冰冷的雨水湿透了，服装不再时髦，而是挺寒碜的，可怜透顶；一头秀发变成了脏兮兮黏糊糊一团糟，在格利佛上摊开，脸上也肯定到处是伤口和挫伤，舌头一舔，发现几颗牙齿松动了。我全身酸痛，口渴难忍，所以不断张口喝冰冷的雨水，早晨本来吃的不多，又是一天没吃没喝的，肚子里咕噜咕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噜叫个不停。

门牌上有“家”，也许会有人帮上一把。我打开大门，一路跌跌撞撞，雨水已经结冰了；接着轻轻地、可怜巴巴地敲门，没人应门，我就敲得长一些，响一些，随后听到有脚步声向门口走来。门打开，一个男人的声音问：“是谁呀？”

“噢，”我说，“请帮帮忙吧。我遭到警察的毒打，抛在路边等死。噢，请给我喝点东西，烤烤火，先生，求你了。”

门大开，只见里面有温暖的灯光，壁炉在噼啪噼啪噼啪燃烧。“进来吧，”这人说道，“无论是谁。上帝保佑你，可怜的受害人，里边来，我看看。”我摇晃着走进去，弟兄们，并不是我在装腔作势，我真的感到浑身无力。好心人拢住我的肩膀，拉我进了有壁炉的房间，果然，我立刻认出这是什么地方，怪不得门牌“家”看上去这么熟悉呢。我看看这人，他慈祥地看着我，我记起他了。他当然不记得我了，因为当时的日子过得无忧无虑的，我和所谓的哥们打斗、戏弄、偷盗的时候，都戴着上好的假面具的。他是个矮个中年人，三十、四十、五十都可以看，而且戴眼镜。“壁炉边坐下吧，”他说，“我去拿威士忌和热水。唷唷唷，真有人把你往死里打呢。”他体贴地看看我的格利佛和面孔。

“是警察，”我说。“穷凶恶极的警察。”

“又一个受害人，”他叹息着。“现代受害人。我去拿威士忌，然后必须将伤口稍加清洗。”他走开了。我扫视一眼这舒适的小房间，简直到处都是书，一个壁炉，几把椅子；不知怎么，看得出屋子里没有女主人。桌上有一架打字机，乱堆着大量的文稿，我记得这家伙是个作家。《发条橙》，就是它。它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，真有趣。但我不能泄露出来，我正需要主人的帮助和善心呢。那些可怕的狗杂种在白大楼里就是那样整治我的，迫使我急切地依赖帮助和善心，同时也渴望自己也能提供帮助和善心，假如有人愿意接受的话。

带发条的桔子

“好，拿来了，”这家伙回来了。他给我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提神饮料，我的感觉顿时好多了，接着他给我洗面孔上的伤口。他说：“洗一个热水澡吧，我来放水，趁你洗澡的时候，我会烧一顿热乎乎的晚饭，咱们一边吃，你一边可以原原本本地告诉我，究竟怎么回事。”弟兄们哪，对于他的善心，我真想大哭一场。也许他看见我热泪盈眶，马上说：“好了好了好了，”一边拍拍我的肩膀。

于是，我上楼洗了热水澡，他拿来睡衣、长袍给我穿，都是在壁炉前烤热过的，另外有一双破旧的拖鞋。虽然我仍然周身疼痛，我觉得很快会好转的。我下了楼，看见厨房已经铺好了饭桌，刀叉齐备，有一长条面包，还有一瓶“高档烈酒”。他很快还端出了炒鸡蛋、火腿片、爆绽香肠，还有热气腾腾的大杯甜奶茶。暖融融地坐着吃饭，简直是舒服极了；我发现自己饿极了，吃完炒蛋，又接连吃了一片又一片的面包黄油才饱，同时从大罐中刮出草莓酱涂满。“好多了，”我说。“我如何才能报答恩情呢？”

“我想我知道你是谁，”他说。“如果你就是我想到的那个人，朋友，那你就来对地方啦。今早报纸登的不就是你的照片吗？你是可怕新技术的可怜受害人吗？如果是的，那你就是上天所赐。狱中受折磨，再抛出来让警察折磨。我非常同情你的，可怜巴巴的孩子。”我张开大嘴想回答他，可就是无法插话。“你可不是第一个落难来到这里的，”他说。“警察喜欢把受害人带到这个村庄的野地。但你又是另一种受害人，来到这里就是天意了。可能你也听说过我吧？”

我得小心翼翼说话，弟兄们。我说：“我听说过《发条橙》，没有看过，但听说过。”

“啊，”他说，脸就像灿烂朝阳散发着朝气。“现在讲讲自己吧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没什么可讲的，先生，”我低声下气地说。“是愚蠢的儿戏恶作剧，被所谓的朋友劝诱，应该是被迫闯入一个老虔婆——哦，老奶奶的屋子。实际上并不想加害，可惜那老奶奶偏偏拼老命要把我赶出去，本来我自己就准备出去的，于是她死了。我被控告置她于死地，所以就坐牢了，先生。”

“对对对，接着说。”

“后来，我被差劲部长，即内务部长挑中，在身上试验路氏技术。”

“详细讲讲，”他热切地凑过来，套头衫的臂弯在我推到一边的盘子里蘸起大量草莓酱。于是我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，一点不剩，弟兄们。他还是非常热切地听完，眼睛发亮，嘴唇张开，盘子里的油膩物开始发硬发硬发硬。我讲完后，他站起来，不停地点头，不断发出“嗯嗯嗯”的声音，并从桌上收拾杯盘，端到水槽里洗涤。我说：

“我来洗吧，先生，我非常乐意的。”

“休息，休息，可怜的小伙子，”他打开龙头，热气噗噗涌出。“我想你确是犯了罪，但刑罚实在不相称。他们已经把你变成了非人的东西，你再也没有选择的权力。你已经委身于社会所接受的行为，成了只行善的小机器。这一点我看得清清楚楚——无非是意识域边缘条件反射的营生罢了。音乐、性行为、文学艺术，全都必须成为痛苦的来源，而不是快乐的源泉。”

“对的，先生，”我说，一边吸着这位善人给的软木过滤嘴香烟。

“他们一贯贪多务得，”他说，漫不经心地擦干一个盘子。“但其基本意图是真正的犯罪。不会选择的人，就不再是人了。”

“教诲师就这么说的，先生，”我说。“是监狱里的教诲师呀。”

“是吗？是吗？当然他会说的。他不能不说的，是不是？他

是基督徒嘛。好，听着，”他说，还在擦十分钟以前就擦着的盘子，“我们明天要请一些人来看你。我想可以启用你的，可怜的孩子。我想你可以掀翻这个不可一世的政府的。把一个体面的年轻人变成一个发条机器，肯定不算什么政绩的，除非它是炫耀镇压的。”他还在擦那个盘子。我说：

“先生，你还是在擦那个盘子呢。我同意你关于炫耀的说法。这届政府好像很喜欢炫耀。”

“哦，”他说，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个盘子，便把它放下了。“我对家务活还比较生疏。过去这一切都是我妻子做的，让我潜心写作。”

“你妻子呢，先生？”我说。“她撒下你去了？”我真的想知道他妻子的情况，记忆犹新的。

“是，撒下我了，”他神情悲哀地大声说。“她死了，知道不。她遭到残酷轮奸和毒打。剧烈的震撼，就发生在此屋。”拿着抹桌布的双手在颤抖，“在隔壁房间。我必须硬下心肠，才能在这里生活下去，但她肯定希望我住在她香气犹存的地方。对对对。可怜的丫头。”那遥远的夜晚所发生的惨剧，犹在眼前，弟兄们，看见自己在干那活计，我开始感到恶心，格利佛内的疼痛启动了。这家伙看见了，因为我的面孔顿时血色尽失，苍白一片，他是能够看出来的。“你去睡觉吧，”他和善地说。“空房间理好了。可怜可怜的孩子，你一定是惨透了。现代受害人，跟她一模一样。可怜可怜可怜的丫头。”

5

我畅快地睡了一晚，一点梦魇都没有。早晨天气晴朗，寒森森的，楼下传来煎炸早餐的香气。按常理，我费了一些工夫才记起，自己睡在什么地方；但我立刻就明白过来了，心里感到一阵温暖，一阵得到保护的安全感。我躺在床上，等待下面叫吃早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饭；突然想起，应该打听一下这位如亲娘一般保护我的善人的名字，因此我赤脚踏来踏去，寻找《发条橙》，上面一定写着名字的，是他写的嘛。卧室内除了床铺，一把椅子，一盏电灯，什么也没有，所以我跑到隔壁他自己的房间，在墙上看到了他的妻子，是放大的照片，我记起什么，一阵恶心。那里还有三两个书架，不出我所料，果然有一本《发条橙》，书的背面，书脊上，写着作者的名字——F. 亚历山大，上帝呀，我想道，他也叫亚历克斯啊。我翻了翻，身穿他的睡衣，赤着脚，却一点不感到冷，整个屋子很暖和；不过，我看不出书是讲什么的。它的写作风格好像非常疯狂，充斥着“哪”、“啊”之类的废话，但大概的意思是，如今的人们都变成了机器，他们、你们、我、他，还有拍我的马屁吧——外表却分明是自然生长的水果。F. 亚历山大好像认为，我们都生长在上帝种植的世界果园中他称之为世界之树之上，我们的存在是因为上帝需要我们来解渴，爱的饥渴云云。弟兄们哪，我压根就不喜欢这种噪音，奇怪，F. 亚历山大是何等的疯狂，可能是被丧妻之痛逼疯的。可是此刻，他以精神健全者的嗓音叫我下楼吃饭，充满了快乐、仁爱之心，所以叙事者鄙人下楼了。

“你睡得很久，”他说着，舀出白煮蛋，从烤架下取出烤焦的土司。“都快十点了。我已经起床很长时间了，干活呢。”

“又写新书了，先生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不，现在不写啦，”他说，我们很友好地坐下，笃笃笃地嗑鸡蛋，咔咔咔地咬焦土司，早上煮的大杯奶茶放在一边。“我在给各种各样的人打电话。”

“我以为你没有电话的，”我说，一边在用勺子舀鸡蛋，没有当心说话内容。

“哦？”他问，犹如用蛋勺子偷东西的机警动物一样立刻警觉了。“你为什么会认为我没有电话呢？”

带发条的桔子

“没啥，”我说，“没啥，没啥。”不知他对那个遥远的前半夜的事记不记得了，我来到门口编造故事，说要打电话叫医生，而他说没有电话。他认真地打量了我一眼，然后恢复了慈爱欢快的态度，把鸡蛋舀起。他一边吃，一边说：

“对，我已经打电话给对此案感兴趣的人，你看，你会成为极其有力的武器，保证在下届大选中，不让邪恶的现政府连任。政府炫耀的一大功绩是，近几个月份来已经整治了犯罪。”他再次细细看我，透过鸡蛋的热气；我再次纳闷，我担心他是否在观察，我在他一生中曾扮演过什么角色。然而，他说：“征召野蛮的小流氓加入警察队伍。策划耗损体力、摧残意志的条件反射技术。”他用了这么多的专有名词，弟兄们，而且目光中充满了疯狂的神情。“我们以前见识过的，”他说，“在外国。针尖大的眼透过多大的风啊，我们没来得及摸清自己的处境，完整的极权主义国家机器就将应运而生了。”“啃啃啃，”我想道，一边拼命吃鸡蛋，啃面包。我说：

“我在这一切中起什么作用呢，先生？”

他的脸上仍然是疯狂的表情，说：“你是这种穷凶极恶的策划的活见证。老百姓，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必须看一看。”他从饭桌边站起来，在厨房中来回走动，从水槽踱到储藏室，大声说话：“他们愿意自家子弟步你这个可怜的受害人的后尘吗？政府难道不会擅自判定什么是犯罪，什么不是，并且谁想触犯政府，就把谁的性命、胆量、意志统统抽干？”他平静下来，却没有接着去吃蛋。“我写了一篇文章，今天早晨写的，你还在睡觉呢。一两天以后要登出来，附上你的不幸照片。你要签上名，可怜的孩子，作为他们整治你的档案。”我说：

“你从这一切中又能得到什么收获呢，先生？我是说，除了你所谓的文章带来的稿费花票子？我是说，你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反对现政府？请允许我斗胆问一声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他抓住桌边，咬牙切齿地说，他的牙齿上全是肮脏的烟渍：“我们总得有人参加战斗呀。伟大的自由传统必须捍卫。我倒不是党同伐异，哪里出现可耻行为，我就要想方设法进行清除。党派名称一钱不值，自由传统高于一切。普通老百姓会不闻不问，没错。他们宁可出卖自由，来换取平静的生活。正因为此，必须策动他们，策动啊——”说着，他拿起叉子，在墙上戳了两三下，叉子弯曲了，便丢在地上。他非常慈爱地说：“好好吃，可怜的孩子，现代世界的受害人，”我清楚地看到，他开始忘乎所以了。“吃啊，吃啊。把我的蛋也一起吃了吧。”但我问：

“我从这能有什么收获呢？能治好一身的病症吗？能不能聆听《合唱交响曲》，却不再感到恶心呢？还能恢复正常生活吗？先生，我的结局怎样呢？”

弟兄们，他看看我，好似以前没有考虑过这个碴儿，无论如何，它跟“自由”之类的废话相比又算得了什么。他见我说出那些，面露惊奇，好像我为自己索要什么是自私的行为。他说：“哦，我说过，你是活见证，可怜的孩子。快把早饭吃光，再来看看我写的东西，因为《每周号角》准备让你署名发表，不幸的受害人。”

嗨，他所写的东西十分冗长，催人泪下；我一边看，一边为那可怜的孩子难过。他诉说了自己的苦难，政府怎样抽空了他的意志；为此，不让腐败邪恶的现政府继续统治自己，是全体老百姓的职责。当然，我意识到，这受苦受难的孩子就是叙事者鄙人呀。“很好，”我说。“畅快。写得太好了，先生。”他盯着我说：“什么？”好像从没听过我说话似的。

“噢，”我说，“那是我们纳查奇话，青少年说的，先生。”接着他去厨房洗碗，留下我身穿借来的睡衣拖鞋，等待别人所安排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，因为自己已经没有主张了，弟兄们哪。

伟大的 F. 亚历山大还在厨房，门口便传来丁零零声。

“哎，”他喊道，擦着手出来了，“是那些人吧，我去。”他去应门，放他们进来，过道上一阵唧唧嘎嘎，哈罗，天气太坏了，情况怎么样，然后他们进了有壁炉，有书籍，和有我的控诉在内的文章的房间，来看望我，一见便“啊”个不停。共有三个人，F. 亚历克斯把名字告诉了我。Z. 多林是个喘息得厉害的烟鬼，嘴巴上叼着烟头咳咳咳不停，烟灰喷了一身，并马上用手不耐烦地掸去。他是个矮胖子，戴着宽边大眼镜。还有一个某·某·鲁宾斯坦，高个，彬彬有礼，地道的绅士口吻，很老了，留蛋圆形山羊胡子。最后是D. B. 达·席尔瓦，他动作快捷，身上发出浓烈的香水气味。他们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，对所见所闻感到喜出望外。多林说：

“好啦，好啦。这孩子可以成为绝佳的工具的。说起来，他当然最好能显得更加病态，更加无法理喻。一切为了事业嘛。无疑我们会想到办法的。”

我不喜欢难以理喻的说法，弟兄们，所以我说：“干什么呀，弟兄们？你们究竟要为年轻的哥们想些什么花样呢？”此时，F. 亚历山大插话道：

“奇怪，奇怪，那说话声刺扎着我。我们以前接触过，我确信无疑。”他凝眉沉思着。我得小心注意了，弟兄们哪。达·席尔瓦说：

“主要是开群众大会。在群众大会上展览你，效果肯定不同凡响。当然，报纸的观点统统都对路了。切入点是一生就此毁掉。我们必须唤起民心。”他露出三十几颗牙齿，黑脸白牙，看上去像老外。我说：

“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中有什么收获。监狱里备受折磨，还被自己父母和肮脏傲慢的房客赶出家门，遭到老头的毒打，被条子打个半死——我的结局是怎样的？”鲁宾斯坦说：

“孩子，你会看到，党是不会过河拆桥的。不会的。一切结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束后，你会得到一点点让你惊喜笑纳的东西的。等着瞧吧。”

“我只有一个要求，”我大喊，“那就是要跟从前一样，一切恢复正常健康，与真正的哥们玩点小乐趣，而不是与自封的哥们厮混，他们骨子里更加像叛徒。你们能做到吗？有谁能恢复以前的我吗？这就是我的要求，这就是我要知道的。”

咳咳咳，多林咳道。“自由事业的烈士啊，”他说，“你有所要扮演的角色，别忘了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会照料好你的。”他开始抚摸我的左手，就像我是白痴，同时痴痴地傻笑。我大喊：

“不准把我当做可以凭空使用的东西好了吧。我不是供你们糊弄的白痴，你们这些愚笨的杂种。普通的囚徒很愚笨，可我不普通，并不是笨伯。听见了吗？”

“笨伯，”F. 亚历山大沉思了一会说。“笨伯，丁姆。是哪里的名字嘛。笨伯。”

“嗯？”我问。“丁姆跟这有何干系呢？你知道丁姆什么东西呢？”接着我说：“上帝保佑我们啊。”我不喜欢F. 亚历山大的眼神。我冲向房门，准备上楼取布拉提一走了之。

“我几乎不敢相信，”F. 亚历山大露出污损的牙齿，眼神几近疯狂了。“但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。基督作证，如果是的，我就撕了他。上帝呀，我会撕开他，对对，我会的。”

“好啦，”达·席尔瓦像安慰小狗一样抚摸他的胸脯。“都是过去的事啦，完全不搭界的人。我们必须帮助这个可怜的受害人。这是不容迟疑的事情，要记住‘未来’，记住我们的事业。”

“我去取布拉提，”我站在楼梯根说，“也就是衣服，然后一个人离开。我是说，非常感谢大家，但我有自己的人生道路。”弟兄们，我非得火速离开此地不可。但多林说：

“啊，不要走。朋友，我们有了你，就要留住你。你跟着我们，一切都会好的，你看着吧。”他跑上来抓住我的手。弟兄们，此刻我想到了战斗，但想到战斗会使我瘫倒、恶心，因此我光站

着。随后，我看见 F. 亚历山大眼光中的疯狂，便说：

“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，我在你们手里呢。我们马上开始吧，速战速决，弟兄们。”我现在的打算是，尽快离开所谓“家”这个地方。我开始一点也不喜欢 F. 亚历山大的目光了。

“好的，”鲁宾斯坦说。“穿好衣服，我们马上开始。”

“丁姆笨伯笨伯，”F. 亚历山大低声嘀咕着。“丁姆是谁？丁姆干什么的？”我迅速地跑上楼，两秒钟就穿戴好了。然后我跟着这三个人出去，上了汽车。鲁宾斯坦坐在我的一边，多林咳嗽坐在另一边，达·席尔瓦开车，进城来到离我原来的家不远的公寓楼群。“孩子，出来吧。”多林说，咳嗽使嘴上叼的烟蒂像小火炉一样烧得红红的。“你就先住在这里。”我们走进，门厅墙上又是一幅“劳动尊严”，我们乘电梯上去，进入一套公寓，就像城里所有公寓楼的所有公寓一样的。很小很小的，两个卧室，一个起居吃饭工作室，桌上放满了书本、纸头、墨水、瓶子之类。“这是你的新家，”达·席尔瓦说。“住下吧，孩子。吃的在食品柜里。睡衣在抽屉里。休息，休息，不安的心灵。”

“啊？”我说，无法理解这一切。

“好吧，”鲁宾斯坦衰老的声音说。“我们要离开你了。工作必须做的。以后再回来陪你。尽管忙你自己的吧。”

“有件事，”多林咳嗽道。“你看到我们的亚历山大朋友记忆里的折磨。是不是，万一——？也就是说，你有没有？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。我们不会扩散出去的。”

“我已经付出了，”我说。“上帝知道我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不仅为自己的行为，而且代那些自称为哥们的杂种。”我感到了暴力，因此感到一阵恶心。“我要躺一下，”我说。“我经历了极其可怕时光。”

“是啊，”达·席尔瓦说，露出了全部三十颗牙齿。“你躺下吧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他们离我而去了，弟兄们。他们去干自己的事了，我想是关于政治之类的废话吧。我躺在床上，孤单一人，一切是那么静悄悄。我的鞋子踢掉了，领带松开着，茫然失措，不知道前途将会是怎样。格利佛里掠过各种各样的图片，是在学校和国监里所遇到的各色人等，还有所发生的各种事情；在茫茫大千世界之中，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信赖的。随后，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我醒来时，可以听到墙上传出音乐声，非常响亮，是它把我拖出了那点点瞌睡。那是我非常熟悉的交响乐，已经好几年没有欣赏过了。它是丹麦人奥托·斯卡德里克的《第三交响曲》，是响亮狂热的作品，尤其是第一乐章，正在放的就是这一章。我兴趣盎然、快乐地听了两秒钟，接着疼痛和恶心排山倒海地压过来，我的肚子深处开始呻吟。就这样，当初这么热爱音乐的我爬下了床，一边哎哟哎哟地喊叫，接着嘭嘭嘭地敲墙，一边喊道：“停下，停下，关掉！”但音乐照放不误，而且显得更响亮了。我向墙上击拳，直到骨节全都是红红血和撕脱的皮，喊叫喊叫啊，但音乐没有停止。然后我想，我得逃出去，于是跌跌撞撞地出了小卧室，冲向公寓的前门，但门反锁上了，根本出不去。与此同时，音乐越来越响亮，好像有意折磨我似的，弟兄们哪。于是，我把手指深深地插入耳朵，可长号和铜鼓声透过手指来还是很响。我再次喊叫，让他们停止，捶打着墙壁，但却无济于事。“哎哟，我怎么办呢？”我独自哭泣着。“上帝保佑我吧。”我疼痛而恶心地满公寓摸索，试图把音乐关掉，呻吟好像是发自腹中深处。此刻，在起居室桌上那堆书本、纸头上面，我发现了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，即图书馆里的老头们、假扮成警察的丁姆和比利仔没让我做成的事情，也就是干掉自己，一死了之，永远离开这邪恶凶残的世界。我看到，一份传单封面有“死”字，虽然是《政府去死吧》。就像命中注定一样，另一份小传单的封面有一扇打开的窗户，说：“打开窗户放进新鲜空气、新鲜观念、新鲜的

生活方式。”我知道了，它告诉我，跳窗可以结束一切。可能会有一时的疼痛，然后是永远永远永远的长眠。

音乐仍在透过墙壁，把铜管乐、鼓乐、小提琴从数里外灌上来。我卧室的窗户打开着，走近一看，发现与下面的汽车、行人距离很远。我向世界喊道：“再见，再见，愿上帝原谅你们毁掉了一个生命。”我爬上窗台，音乐在左边轰鸣；我闭上眼睛，面孔感到冷风，于是就跳了下去。

6

我跳下去了，弟兄们哪，重重地跌在人行道上，但我并没有死，没有啊。假如死了，我也就不会在这里写这本书了。好像跳的高度尚不足以致命，但我摔破了背脊、手腕、脚骨，感到无比疼痛。此后，才昏了过去；街上惊慌失措的面孔从上面看着我。在我昏死过去之前，我清楚地发现，这讨厌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同情我的；透墙的音乐就好像由那些假想的新哥们蓄意预谋的，他们正需要用这类事情为其自私炫耀的政治服务呢。这一切都发生在万亿分之一分钟的瞬间，然后我就抛却了世界、天空，抛却了上面盯着我的面孔。

经过又长又黑暗的恍若百万年的间隔，我醒来的地方是医院，一片白色，医院的气味，酸溜溜，整洁。医院的消毒剂本该带上畅快的气味，就像葱油啦，香花啦。我非常缓慢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，绑扎着白色绷带，身体没有丝毫感觉，疼痛啦，知觉啦，一概没有。我的格利佛包扎着绷带，面孔上粘着一簇簇的敷料，双手也是包扎着，指头上捆着棍子，就像花木用木棍绑着防止长歪；我可怜的双脚也捆直了，反正是一团绷带啦，铁丝笼啦，右臂近肩处有红红血在滴下，连着一个倒过来的瓶子。但我感到不到什么，弟兄们哪。床边坐着一名护士，在看书，文字很模糊，可以看出是小说，因为有好多的引号，她看的时候呼吸局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促，呃呃呃，想必是关于性交抽送之类的故事吧。这位护士是个挺不错的姑娘，红红的嘴巴，长长的睫毛，笔挺的制服内，高耸的乳峰依稀可见。我对她说：“怎么啦，小妹妹呀？过来到床上与小哥们好好躺一会儿吧。”话说得含含糊糊，好似嘴巴都僵化了，我用舌头一舔，发现某些牙齿已不复存在了。这护士跳起来，把书掉到了地上，说：

“噢，你恢复知觉了。”

对这样的小妞讲粗话，实在难为她了，我想这样对她说明，但只说出了呃呃呃。她走开了，让我独自一人呆着。我发现自己住单间病房，不像小时候住的长病房，四周全是咳嗽不停垂死的老头，逼着你快些痊愈。我当年得的好像是白喉吧。

我似乎不能长久保持清醒，不一会儿又昏昏睡去了；但一两分钟之后，我肯定，女护士回来了，还带来了几个白大褂，他们皱着眉头看我，对叙事者鄙人呜呜的。我断定，他们旁边还有国监那个教诲师在说：“我的孩子哟，孩子，”向我喷出陈腐的酒气，然后说：“我不愿久留，不不。绝不能赞同那些杂种对其他囚徒采取同样的措施。因此我出来，就这个进行布道，我的爱子基督。”

后来，我再次醒来，围床铺站着的人，除了跳楼地点的三个房东又有谁呢，他们名叫 D. B. 达·席尔瓦、某·某·鲁宾斯坦、Z. 多林。“朋友，”其中一个在说话，但听不清、看不见是哪一个，“朋友，小朋友，老百姓已经怒气冲天，你已经排除了这些可怕的炫耀的坏蛋的连选连任机会。他们要走了，永远永远地走了。你为自由事业立了大功。”我想说：

“假如我死掉了，对你们这些政治杂种就更好了，是不是？！你们这些假惺惺的叛变哥们。”但说出来的只有呃呃呃。其中一个好像拿出很多剪报，只见上面有我血淋淋躺在担架上被抬走的照片，我隐约记得当时灯光闪亮，想必是有人拍照吧。一只眼睛

看到了大标题，拿在那人手里瑟瑟抖动，比如“罪犯改造计划的受害孩子”、“政府是杀人犯”，还有一幅非常熟悉的照片，标题是“出去出去出去”，是内务部长，即差劲部长。女护士说：

“不该这么刺激他的。不能这样使他不安。好啦，可以出去了。”我想说：

“出去出去出去，”发出的却又是呃呃呃的声音。反正三个政客走了。我也走了，只是回到了幻境，回到一团漆黑之中，由似梦非梦的怪梦所照亮，弟兄们哪。比如说，我感悟到整个身体放出好像脏水的东西，然后再注入净水。接着是黄粱美梦，我驾着偷来的汽车，独自闯荡世界，撞翻人群，听见他们喊叫说要死了，而我没有却没有丝毫疼痛和恶心。还梦到与小妞性交，把她们摁倒在地，强迫其就范，大家在旁边拼命拍手称快。接着我醒来，是P和M来看住院的儿子，M呼天抢地的。我现在能够稍微说话了：

“嗬嗬嗬嗬嗬，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以为，自己是受欢迎的？”爸爸羞愧地说：

“你上了报纸啦，儿子。报纸说，他们大大虐待了你。报纸说，政府逼迫你自杀未遂。我们也有错的，有几分。你的家终究是你的家，无论你说出了什么，做了什么。”妈妈不停地号啕着，样子极其难看。我说：

“你们的新儿子乔好吗？健康长寿、兴旺发达吧，但愿如此。”妈妈说：“哎哟，亚历克斯，亚历克斯。呜呜——。”爸爸说：

“真让人不好意思，儿子。他给警察惹了点麻烦，被他们打了一顿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说。“真的？实足的好人哪。我真是大惊失色啊，说真的。”

“他是老实本分的，”P说。“警察说不准在街上停留，而他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在一个拐角等待与女孩约会。他们叫他继续走路，他说他也拥有人身权利的，然后他们扑向他，狠狠揍他。”

“可怕，”我说。“真可怕。那可怜的孩子现在哪儿啦？”

“呜——，”妈妈哭泣着。“回去呜——家。”

“对，”爸爸说，“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养伤了。他们不得不把他的工作给了别人。”

“所以，”我说，“你们愿意让我搬回去住，跟以前完全一样。”

“对的，儿子，”爸爸说。“求你了，儿子。”

“我考虑考虑，”我说。“我会仔细考虑的。”

“呜——”妈妈说。

“啊，闭嘴，”我说，“不然的话我会让你好好呼嚎一番的。我会踢掉你的牙齿。”弟兄们哪，说完这个我感觉舒服多了，好像新鲜的红红血液流遍全身。这事情我得盘算一下的，就好比置之死地而后生。

“不能这样跟母亲说话的，儿子，”爸爸说。“终究是她把你带到世上来的。”

“对，”我说，“而且是又脏又臭的世界呢。”我痛苦地闭上眼睛说：“走开吧。我会盘算回家的事。但情况得彻底变样喽。”

“好的，儿子，”P说，“你说了算。”

“你们要痛下决心，”我说，“谁说了算。”

“呜——”妈妈继续抽泣着。

“很好，儿子。”爸爸说。“一切都听你的，只要好就是。”

他们走掉后，我躺着思考。各种头绪纷繁的事情，就像不同的画面掠过格利佛。女护士回来了，把床单拉直。我对她说：

“我住院多久了？”

“一周左右，”她说。

“他们对我做了什么？”

“呃，”她说，“你浑身是伤，严重脑震荡，大量失血。他们不得不抢救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可是，”我说，“有人整治我的格利佛了吗？我是指，他们有没有玩弄我的大脑内部？”

“无论他们做什么，”她说，“都是与人为善的。”

几天后，来了几个大夫，都是笑眯眯的年轻人，还随带来一本画册。一个说：“我们要你看看这些，并谈谈你的看法。好吗？”

“怎么啦，小哥们哪？”我问。“你们又想出什么疯狂新主意了？”他俩很难堪地笑笑，在床铺两边坐下，并打开画册。第一页上是堆满鸟蛋的鸟窝照片。

“什么？”一个大夫问。

“鸟窝，”我说，“堆满了鸟蛋。很好很好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对待它呢？”另一个问。

“哦，”我说，“捣碎它。统统拿起，扔向墙壁啊，山崖啊什么的，看鸟蛋都打破有多畅快。”

“好好，”他俩都说，翻过书页。上面似乎是一些被称为孔雀的大鸟，绚丽的尾巴炫耀地张开来。“什么？”一个大夫问。

“我想，”我说，“拔掉所有这些尾巴羽毛，听它大声惨叫。谁让它炫耀的。”

“好，”他俩说，“好好好。”他们接着翻书，有绝代佳人的图片，我说我想与她们统统性交性交，外加大量的超级暴力。还有靴子踢面孔的图片，到处是红红血，我说我愿参与其间。有教诲师推荐的赤膊老头哥们的图片，背着十字架上山，我说我愿意拿榔头钉子伺候。好好好。我说：

“这都是干什么？”

“深度睡眠教学法，”其中一个人差不多用了这个名词。“你好像已经治愈了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治愈了？”我问。“这样绑扎着困在床上，你却说治愈了？我我是在恭维我吧。”

“等着，”另一个说。“没有多久了。”

我等着，弟兄们哪，我已经好多了，可以大嚼鸡蛋和土司，喝大杯的奶茶。有一天，他们说我将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客人。

“谁？”我问，他们在为我整理床铺，梳理光亮的头发。我格利佛上的绷带已经拆掉，头发开始留长。

“你会看到的，会看到的，”他们说。我果然看到了。下午两点半，来了摄影师和报社记者，带着笔记本、铅笔等等。弟兄们，他们为了这位要员来看望叙事者鄙人，真是兴师动众啊。他来了，当然还是那位内务部长，即差劲部长喽，穿着时髦，嗒嗒嗒的噪音纯粹是上等人的。他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，照相机咔嚓咔嚓响着。我说：

“嗒嗒嗒嗒嗒。怎么啦，老哥们？”大家好像没有听懂，但有人粗暴地提醒我说：

“对部长说话要礼貌点，孩子。”

“卵袋，”我像小狗一样嗥叫。“去你妈的大卵袋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”内务差劲者马上说。“他以朋友的身份跟我说话，是不是，孩子？”

“我是大家的朋友，”我说。“除了敌人。”

“谁是敌人呢？”部长说，所有的记者沙沙沙地记录。“告诉我们，孩子。”

“所有虐待我的人，”我说，“就是敌人。”

“好，”差劲部长说着，在我床边坐下。“我和我参与的政府要你把我们当朋友。对，朋友。我们把你纠正过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得到了最好的治疗。我们从来不想害你呀，但也有人再三地伤害于你。我想你知道是谁吧。”

带发条的桔子

“对对对，”他说。“有人想利用你，对，利用你达到政治目的。他们高兴，对，高兴你死掉，因为他们以为，那样可以怪罪于政府。我想你知道这些人是谁吧。”

“有个人，”内差部长说，“名叫 F. 亚历山大的，专写颠覆性文章，他叫嚣着要喝你的鲜血。他狂热地想要刺你一刀，但你现在的安全得到了保证，我们把他送走了。”

“他假装是我的哥们，”我说。“起先对我就像是母亲一般。”

“他发现你虐待过他。至少他认为，”部长快速地说，“你虐待过他。他脑袋里形成了这个观念，说你造成了他某个至爱亲人的死亡。”

“你是说，”我说，“有人告诉他的。”

“他怀有这个观念，”部长说。“他是个讨厌鬼。我们送他走，是为了保护他。还有，为了保护你。”

“好心，”我说。“你真好心。”

“你出院以后，”部长说，“不要有什么顾虑了。我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。好工作，高薪水。因为你在帮助我们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们自始至终帮助朋友的，是不是？”他抓住我的手，有人喊道：“笑！”我毫不迟疑地拼命笑，咔嚓咔嚓咄咄，拍了我和内差部长友好相处的照片。“好孩子，”大人物说，“好孩子。看，有礼物。”

拿进来的是一个亮晶晶的盒子，我看清了它是什么东西。是一台音响。它被搬到床边，打开，有人把电源线插入墙上的插头。“放什么呢？”鼻梁上架眼镜的人问，手里捧着各种亮晶晶的唱片套子。“莫扎特？贝多芬？勋伯格？卡尔·奥尔夫？”

“《第九交响曲》，”我说。“光辉的第九。”

果然是《第九交响曲》，弟兄们哪。大家开始慢慢离去，我闭上眼睛躺着，聆听着可爱的音乐。部长说：“好孩子，”拍拍我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的肩膀，然后离开了。只留下了一个人，说：“请在这里签名。”我睁开眼睛签名，不知道在签什么，而且，弟兄们哪，丝毫不在意。随后就让我一个人独享光辉的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了。

啊，真是太美妙，呀姆呀姆呀姆。到了谐谑曲部分，我分明看到自己跑啊跑啊，提着轻巧而神秘的双腿，用长柄剃刀雕刻着噪叫的世界的整个面孔。还有那慢节奏乐章，可爱的最后合唱乐章准备出来呢。

我完全康复了。

7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一伙子人里面有我，叙事者鄙人，另有三个哥们，分别是楞恩、里克和布力。布力的名字引申自他的粗脖子，大嗓门，就像大公牛受惊了哇啦哇啦哇啦大叫。大家正坐在柯罗瓦奶吧的店里，议论着今晚到底要干些什么？这是个既阴冷又昏暗的冬日，阴沉沉地，非常讨厌；幸亏没下雨。奶吧里面全是人，喝足了搀上速胜、合成丸、漫色等迷幻药的牛奶；它可以引领人们远走高飞，摆脱这邪恶的现实世界，进入幻境，观赏左脚靴子内呈现上帝和他的全班天使、圣徒，头脑中处处有灯泡炸开迸发。我们所喝的呢，是“牛奶泡刀”，这种叫法是我们想出来的，它能使人心智敏锐，为搞肮脏的二十比一做好准备，但这故事已经跟你们讲过了的。

我们穿着入时的服装，当时流行大脚裤，松垮的黑又亮皮大衣，翻领衬衣内塞着领巾，还时髦用长柄剃刀刨格利佛，大半个格利佛剃得光秃秃的，只有两边才留些头发。但是，脚上还是老套套，大靴子极其爽快，踢起面孔来可瘪进去一块的。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四个人中数我年纪最大，他们都拥我做头儿，但有时我想，

带发条的桔子

布力的格利佛中盘算着取代我，因为他个子大，嗓门大，打起群架来呐喊声哇哇哇的。但所有的计策都是鄙人拿主意，弟兄们哪，还有一件事，我知名度高，照片和文章等等见过报，而且四个人之中我的工作最棒，现在在国家唱片档案馆的音乐部工作，周末发工资时漂亮的口袋里装满了花票子，外加大批的免费唱片，供自己欣赏之用。

当晚，柯罗瓦奶吧里有很多的男女老少，嘻嘻哈哈，喝酒饮奶；可以听到音响放出的流行歌曲，是耐德·阿奇莫塔演唱的“那一天，对，那一天”，这打断了人们的交谈，盖过了人幻境者的念叨，“戈戈掉人虫虫喷雾满尖屠球”之类。柜台边有三个穿着入时的纳查奇姑娘，长头发没有梳齐，却染成白色，假乳峰耸起一米多高，非常非常紧的短裙，里面衬着白色泡泡纱；布力不停地说：“嗨，我们可以进去的，我们三个人。楞恩反正没兴趣，让他一个人与上帝做伴吧。”而楞恩不停地嚷：“卵袋卵袋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的精神哪去啦，小子？”突然，我感到既精疲力，又精力旺盛，跃跃欲试，我说：

“出去出去出去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里克问，他的脸孔活像青蛙。

“哎，就出去看看在伟大的外边有什么动静，”我说。然而，弟兄们哪，我感到十分厌烦，甚至有点绝望，这些日子我常常这样感觉的。于是，我转向旁边坐着的一个家伙；整个地方都围摆着这种宽大的豪华座位，这家伙已经酩酊大醉，在念念有词地唠叨，我迅速地啪啪啪揍了他的肚皮。可是，弟兄们，他丝毫不觉得，只是念念有词：“车车德行，顶尾巴爆玉米花到底在哪里？”我们随后跑出门，融入冬夜暮色之中。

我们沿着玛甘尼塔大道走一程，那里没有条子在巡逻。看到一个老头从报亭买报纸出来，我就对布力说：“好吧，布力仔，想干就干吧。”这些日子，我越来越专注于发号施令，随后退到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一边看执行。于是，布力揍得他呃呃呃，另外两个则绊倒他，踢蹬他，大笑着看他倒下，由他一个人抽泣着，爬回到自己的寓所。布力说：

“喝一杯好的挡挡寒怎么样，亚历克斯哪？”我们离纽约公爵店已经不远了。另外两个点头说好好好，但大家看着我，看看可不可以。我也点点头，我们便过去了。雅室内，坐着那些瘪嘴老虔婆，也就是小说开头时出现的老太太们，她们马上开始念叨：“晚上好，小伙子们，上帝保佑你们，天底下最好的孩子了，没错，”等待我们说“下面玩什么花样，姑娘们？”布力一按铃，跑堂进来了，在油腻腻的围裙上不停地擦着手。“叶子放在桌子上，弟兄们，”布力边说边把自己的钱丁零当唧堆于桌上。“我们点苏格兰威士忌，老太太老花样，好吗？”我说：

“见鬼去吧，让她们自己买。”不知为什么，近日来我变得非常吝啬，格利佛里冒出了把花票子全部留给自己的欲望，囤积在那儿预防什么。布力问：

“怎么啦，兄弟？亚历克斯出什么事啦？”

“见鬼去吧，”我说。“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是这样的，我不喜欢把辛辛苦苦赚来的花票子挥霍掉，就这样。”

“赚来的？”里克说。“赚来的？不必去赚吧，你是知道的，哥们。取来的，就这样，取来的，对吧。”他大笑，我看见他有一两颗牙齿不怎么的。

“啊，”我说，“让我想想。”但看见这些老太太眼巴巴地等白食吃，我耸耸肩，从裤兜里拿出自己的叶子，钞票和硬币混在一起的，哗啦啦掷在桌上。

“每人一客苏格兰威士忌来，”跑堂说。不知怎么回事，我说：

“不，仆欧，我只要一客小杯啤酒，对。”楞恩说：

“我可不吃这一套，”他开玩笑地伸手摸摸我的格利佛，仿佛

我头脑不正常，但我像狗一样咆哮着，让他快快住手。“好吧，好吧，哥们，”他说。“你说什么是什么。”但布力张大嘴巴，盯着我掏钱时从裤兜里带出来的东西。他说：

“嗬嗬嗬。我们倒不知道的。”

“把东西给我，”我咆哮着把它夺过来。弟兄们，我难以解释它是怎么夹到那里去的，那是报纸上剪下来的，婴儿的照片。婴儿咯咯咯笑着，口边滴着牛奶，仰头对着众人笑，光屁股，胖乎乎，肉团紧挨着肉团。大家嗨嗨嗨地抢夺我的剪报，我只得反复向他们咆哮，抓过纸片来撕得粉碎，如雪片般撒落到地上。威士忌端来了，老太太们说：“祝你们健康，小伙子们，上帝保佑你们，孩子们，天底下最好的孩子了，没错，”如此等等。其中一个瘪嘴没牙、满脸皱纹的说：“孩子，不要撕钞票。如果不需要，可以送给需要的人。”脸皮真是厚得无以复加。布力说：

“那不是钞票，老太太哪。那是小不溜丢宝宝的照片。”我说：

“我有点点累了，是的。你们才是宝宝呢，全部都是。嘲笑、取笑，你们就会笑嘻嘻地、懦夫般地推搡不会还手的人。”布力说：

“好啦，我们总以为你是那些事的领头，而且是教唆犯。不好，这就是你的麻烦所在，哥们。”

我看着面前这杯淡啤酒，肚子里真想呕吐，我“啊啊啊啊”的一声，把一肚子臭泡沫吐了一地。一个老太太说：

“勤俭节约，吃穿不缺。”我说：

“嘿，哥们。听着。今晚我就是没有情绪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可事情就是这样。今晚你们三个就自由活动吧，不要算上我。明天老时间老地点见面，我希望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哎，”布力说，“我真的抱歉。”可以看出，他的眼睛闪闪发亮，因为今晚他可以掌舵了。权力权力，人人都要权力。“我们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心里的打算，”布力说：“可以推迟到明天的。这打算嘛，也就是闯进加加林街的商店。好好干一把啊，哥们，捞一票。”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什么也不要推迟的，可以自搞一套嘛。好了，我去了。”我从椅子上站起来。

“去哪儿呢？”里克问。

“那就自己也不知道了，”我说。“我只想单独一个人，理理头绪。”老太太们见我就这样出去，感到非常纳闷；我一副满腹心重的样子，不像从前那样兴高采烈的。可是，我说着：“啊，见鬼，见鬼，”便独自一人冲到了街上。

天色很黑，刀割般的寒风越刮越猛，四周行人很少很少。巡警车载着凶神恶煞般的条子开来开去游弋，不时可见三两个幼小的警察在街角处跺脚取暖，在寒风中喷着热气，弟兄们哪。我想，现在条子对抓获的人极尽折磨之能事，估计大部分的超级暴力和烧杀抢掠已经消失殆尽了，事实上，现在的形势成了调皮捣蛋的纳查奇和不失时机舞刀弄棍，乃至拔枪相向的条子之间的械斗。而这些天困扰我的问题在于，我已经什么也不在乎了。仿佛某种温柔之气侵入了体内，而我却不懂得为了什么。当时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连喜欢躲进小室聆听的乐曲，也属于以前要耻笑的曲目，弟兄们。我现在更爱听小小的浪漫歌曲，即所谓的“德国抒情歌曲”，是钢琴伴唱的，很恬静，很有思慕情调；而不是从前那样全是大乐队，身体躺倒在床上，夹在小提琴、长号、铜鼓之间。我的体内正在发生蜕变，我不知道那是病变，还是他们那次在我身上注入的东西在捣鼓我的格利佛呢？说不定它在逼我走向疯狂呢。

我一边思索着这些，一边低着头在城里到处乱逛，手嘛插在裤兜里；弟兄们，我终于感到累了，并且非常想喝一大杯奶茶。想到奶茶，我脑海中顿时浮现出自己坐在紧靠大火炉的扶手椅里边，拼命喝茶的情景，有趣的、稀奇古怪的是，我显得极其哀

老，古稀老头已经须发皆白，且络腮胡子是新留的。我看到自己成了老者，坐在火炉边上，接着该图像隐去了。怪异极了。

我来到一家茶和咖啡店；弟兄们，透过长长的橱窗，只见里面挤满了傻乎乎的人，普通老百姓，脸上毫无表情，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。他们毫无人害之心，都平静地坐着闲聊，喝着无害的茶和咖啡。我进去了，来到柜台旁，替自己买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，并添加了大量的牛奶，然后坐到一张桌子边去喝。同桌坐着一对年轻人，边喝边抽着过滤嘴致癌物，一个人小声说笑着。我根本不加理会他们，继续喝茶，迷迷糊糊地思忖着，体内到底是什么在蜕变，我到底会发生什么事。忽然，我发现同桌陪伴这位小伙子的姑娘面容姣好，不是那种诱人邪念，想要去放倒来性交一下的雌儿，而是体态优雅，面容美丽，口含微笑，头发金黄，诸如此类的废话。旁边的小伙子呢，格利佛上戴了帽子，脸没有对着我。他转身来看墙上的大钟，我这才看清他是谁，他也看到了我是谁。他是彼得，就是说当初的三个哥们之一，那时候的四个人分别是乔治、丁姆、他和我。彼得已经老多了，虽然他只有十九岁多一点。他留着小胡子，身穿普通的白天装，还戴了这顶帽子。我说：

“嗬嗬嗬，哥们，怎么了？很长时间没有见面。”他说：

“可不是小亚历克斯吧？”

“正是，”我说。“打那些死亡的、过去的好日子以来，又过了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。据说可怜的乔治已经入土，老丁姆成了穷凶极恶的条子，这里是你我。消息怎么样呀，老哥们？”

“他说话是不是很有趣啊？”这姑娘咯咯笑着说。

“这位，”彼得告诉姑娘，“是老朋友啦，名叫亚历克斯。请允许我介绍我太太。”

我的嘴张得大大的。“太太？”我目瞪口呆。“太太太太太太？啊，不可能吧。你年纪那么小，不会结婚的吧，哥们？不可能不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可能。”

这位号称彼得太太（不可能不可能）的姑娘又笑了，问彼得：“你曾经也是这样说话的吗？”

“哦，”彼得笑笑说。“我快二十啦。这个年纪成亲有什么不可以的，已经两个月了。你很小，很早熟，记得吧。”

“哦，”我张口结舌。“我实在是想不通啊，老哥们。彼得结婚了。啁啁啁。”

“我们有个小公寓，”彼得说。“我在国家海上保险公司，微薄的工薪，但情况会好起来的，这点我知道。这位乔治娜——”

“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我问，依然疯狂地张大嘴。彼得的太太（太太，弟兄们）又笑了。

“乔治娜，”彼得说。“乔治娜也有工作的。打字，知道不。我们凑合着过，凑合着过。”弟兄们，我实在不能不盯着他看啊。他现在长大了，嗓音什么的也老成了。“改天，”彼得说，“一定要来玩啊。你虽然已经饱经风霜，看上去还年轻着呢。对对对，我们读报后都了解的。当然，你现在仍然年轻的。”

“十八啦，”我说，“刚刚过生日的。”

“是十八吗？”彼得说。“样子很像吧。啁啁啁。哦，我们得走了。”他深情地看了一眼他的乔治娜，双手抓着她的一只手，而她回报一个秋波，弟兄们哪。“对，”彼得又转向我，“我们要去格雷格家参加一个小小聚会喽。”

“格雷格？”我问。

“噢，你当然不认识格雷格的啊，”彼得说。“格雷格落在你的后面。你走后，他便出现了；他喜欢搞小聚会的。主要是酒杯交错和填词游戏。但很好，很愉快的啊。无害的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？”

“对，”我说。“无害。对对，我看那很爽快的。”这位乔治娜姑娘听了我的话又笑了。随后，他俩就去格雷格家，管他是谁

呢，参加臭填词游戏去了。就剩下我一个人喝奶茶，冥思苦想，茶都凉了。

可能它就是，我不断地想。我也许年纪大了，不能再混以前那种生活了，弟兄们。我刚满十八。十八可不小啦。沃夫冈·阿玛丢斯十八岁就已经创作了协奏曲、交响曲、歌剧、神剧之类的垃圾，不，不是垃圾，是天籁。还有老门德尔松也是早早就创作了“仲夏夜之梦”序曲。还有其他的人。还有这位法国诗人，就是由英国的布里顿谱曲的那位，他十五岁就完成了全部的佳作，弟兄们哪。他的名字叫亚瑟吧。因此，十八并不算很年轻的。但我怎么办呢？

我从这茶和咖啡店里出来，在阴暗寒冷的街道上行走，眼帘中尽是幻景，就像报纸里的卡通画。其中有叙事者鄙人——亚历克斯下班回家，来享用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，还有这么一位小妞亲热地迎上来，问长问短。可是我无法看清她，弟兄们，想不出到底是谁。我突然间强烈地意识到，如果我移步走向这炉火温暖、热饭上桌的房间的隔壁，就能找到我的真正追求；此刻，剪报照片，巧遇老彼得，这一切都纠缠在了一起，亦真亦幻。而隔壁房间里，婴儿床上就躺着儿子，咿啊啊地发声。对对对，弟兄们，是我的儿子。我感到体内有这么个大窟窿，连自己都感到诧异无比。我知道发生什么事啦，弟兄们哪。我是在长大啊。

对对对，就是这样的。青春必须逝去，没错的。而青春呢，仅仅是动物习性的演绎而已。不，与其说是动物习性，不如说是街头地摊售卖的小玩具，是铁皮制的洋娃娃，内装弹簧，外边有发条旋钮，吱吱扭扭紧，洋娃娃就走起来了，弟兄们哪。可它是直线行走的，走着走着就蹦蹦地撞到东西了，这是不由自主的呀。年纪轻，就好比是这种小机器啊。

我儿子，我儿子。等我有了儿子，一旦他长大懂事了，就要把这一切跟他讲。但我知道，他不会懂事的，或者根本就不愿意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去懂，一意孤行要去重蹈我的覆辙，直至杀害与猫群相依为命的可怜老太婆，我实在无法加以制止。而他呢，也无法制止他的儿子去作奸犯科。这样不断地，直到世界末日。周而复始。犹如某位巨人，就像（柯罗瓦奶吧所提供的）上帝本人，用巨手转着一个又脏又臭的甜橙。

当务之急，是寻找某位姑娘来做这儿子的母亲。明天就得着手找，我不停地思索着。那是一项新任务，这是我要着手进行的，翻开新的一篇章。

弟兄们，这就是我下面要玩的花样吧，于是，我的故事也就告一段落了。读者已经跟着哥们小亚历克斯四处奔跑，历尽艰险，同时也看到了上帝创造的某些最最龌龊的杂种，都跟老哥们亚历克斯过不去。一切的一切是因为我少不更事，太年轻。但在本书的故事结束时，弟兄们，我已经不再年轻了，决不。亚历克斯长大啦，的确是这样。

可是我这次去的地方，弟兄们哪，是单独一人的去处，不能带上你们的。明天充满了香花，它属于旋转的臭地球、星星、还有上面的月宫，你们的老哥们亚历克斯要独自去找对象啦。诸如此类的废话。真是可怕的肮脏臭世界，弟兄们哪。小哥们向你们告辞了。并向本书中所有的其他人，发出深沉的唇乐卟卟卟。他们可以拍拍我的马屁的。而你们，弟兄们哪，要不时惦记小亚历克斯哥们啊。阿门。以及像这样的废话。